



老蘭

小說新報

第七期



背擬石谷子
大意

沈寶竹



貢少芹主任

國華書局印行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沈寶竹賓山真水

小說新報

第七年 第七期

目錄

沈竹賓山水真蹟

◎封面

吳漁山山水真蹟

新羅山人人物真蹟

方環山山水真蹟

王小某山水真蹟

坤角小金鋼鑽與鼓娘金小蘭合影

鼓娘金小香倩影

天津名花李雙鳳倩影

北京名花香妃倩影

◎說海

偵探說實十五年後諧婚記

偵探說開密電

俠說開拿破命之日課

理說想三十年後之上海

滑稽說妄想

(盧父) (少芹) (定夷) (癩媛) (寄塵) (民哀)

小滑稽說積說刺 孟蘭盆會

小慘情說瘋 板凳又冷了

小哀情說同為情死

小社說會財奴悔語

小諷說刺模範教員

自討苦吃

以上短篇十三種

小社說會座海燃犀錄

最小時說芝蘭緣

章滑稽說一零八

小滑稽說會珠江風月傳

以上長篇四種

寒蘼草堂筆記

武俠叢譚

昔非軒隨筆

新輶軒誌

思潮

◎風俗

(賊菌) (鬟雲) (碧梧) (慶霖) (逸民) (冷波) (毓清) (少芹) (定夷) (雙熟) (塵父) (癩媛) (塵父) (眼雲)

談心

◎豔藻

艷文

合肥胡天然新翠芳譜序

艷詩

題歌史翠娘小影

艷牘

送某女士入尼菴書

◎劇評

一知半解的劇譚

無垢室劇譚

嘯雲齋鼓話

◎諧藪

諧文

絡絲娘傳

河鼓天孫一夕談

反乞巧文

悲秋吟

羊城竹枝詞

諧經

(賊菌)

(東園)

(珏生)

(物外散人)

(民哀)

(醒民)

(寄聲)

(賊菌)

(秋水)

(秋水)

(賊菌)

(天球)

新四書

諧牘

自由女詆荷花大少書

諧曲

蘇州留園即景新開篇

諧談

花萼樓諧乘

◎文苑

梅芬閣本事詩詞集序

詩文

壬戌上巳潘蘭史周夢坡邀同人集學圃榭飲

作

和醉愚韻

恭輓齊孟芳先哲仙遊

詞

壽星明

◎報餘

嘯塵贅墨

守誠齋詞話

滬妓近訊

補白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靈鳳)

(黔夫)

(一明)

(民哀)

(問梅)

(沈焜)

(慶雲)

(東園)

(東園)

(癩蟻)

(稚儂)

(老匏)

道集

懺題

上海華書局發行

壹千部

詩文鈔

預約券

先生

嚴幾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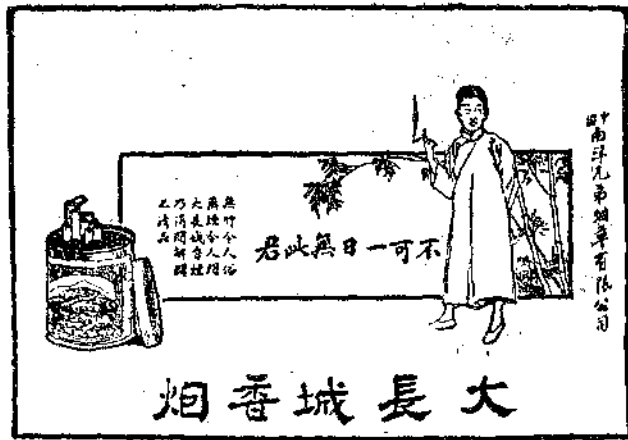
侯官

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學貫中西文踵秦漢允稱當代文學大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曩譯天演論及原富等書均曾銷售數十萬冊惟生平著述除彙譯西書外詩文集作殊屬罕見茲由容蔣太華先生竭力蒐集詩文百數十首皆是歷年侯官得意之傑作且為外間所不經見者末附桐城吳摯甫致侯官書七通尤足以賅先生詩文之價值刻全稿已歸本局出版並尊名著起見特用三號字排分連史紙及有光紙二種精印全書分訂六大厚冊外加布套一函連史紙每部定價大洋二元有光紙每部定價大洋一元四角準於陰曆七月有光紙每部定價大洋一元四角行預約券一千紙自出版前因優待顧客起見特為止凡購預約者一律照對折出售外埠如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惟每元須貼水五分寄費每部外加二角茲已出版特價千部照碼概售七折期以一個月為止凡崇拜先生文字者幸勿失此便易機會也

▲文學家不可不讀
▲哲學家不可不讀
▲政治家不可不讀
▲教育家不可不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北京圖書館
★ 1953.1.30
期刊庫

墨井道人吳漁山山水真蹟



江都吳文璜真藏

新羅山人人物真蹟



新羅山人人物真蹟

江都吳文璜珍藏

北京圖書館
★ 1953.1.30

方環山山水真蹟



江都吳文璜珍藏

王小某人物真蹟



江都吳文璜珍藏

坤角 花衫 小金 鋼鑽 與鼓 娘金 小蘭 合影



蔣寄聲先生持贈

影小香小金娘鼓



贈持生先聲寄蔣

影小鳳雙李花名津天



北 京 名 花



香 妃 小 影

談海

海鳴
嘯

李涵秋的好青年再版
社會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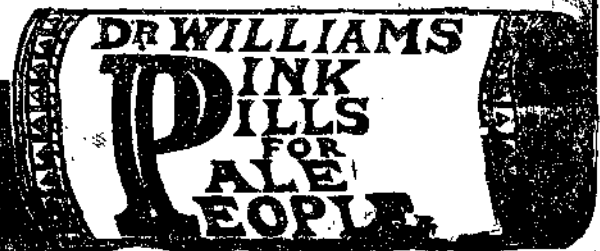
這部好青年的小說要算李涵秋先生近數年來的第一傑作在前登載新聞報時候諸君諒已讀過了本局在賣預約的廣告上又將此書的好處提要鉤元說了大略所以購券諸君爭先恐後不到一個月那一千張券紙早已售盡三月初十日預約截止之後購者仍是紛至沓來因券已賣完以致供不應求委實抱歉得很本局因急欲滿愛讀好青年諸君之望及不失信用起見加工趕印如期出版再將這部書的內容說與諸君聽聽現在青年男女的道德可算墮落已極了不是倡言平等大同便是高談自由解放究其弊端不至悞入歧途沈淪孽海的地步不止的涵秋先生做這部書本苦心孤詣的微旨作補偏救弊的文章書中所敘的青年男女為個人力爭人格為家庭革除積習為社會圖謀幸福為國家造就人才展讀一遍不但能使頑廉儒立而且有益世道人心可為青年男女當頭的喝棒傲世的警鐘本局刊印的時候又請先生將全書大加修改首尾啣接一氣無懈可擊全書四十餘萬字洋裝六大厚冊外贈錦盒一隻定價大洋二元八角茲已再版出書特價千部每部照碼六折售洋一元六角八分外埠函購郵費一成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神彩煥然體精力壯

廣東紅十字會會員
聲稱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如何治愈
血薄氣衰
疾病頭痛

廣東潮安縣林柳如先生照



康強與疾病二者有何區別那答之曰惟液各
殊也倘若血薄似水不潔淨者則身體必不能
強健即腦筋與肌肉亦必衰弱且週身乏力
亦由軟弱無力不能消化飲食頹減均皆虧損腦
部均不獲健全之滋養以致各部均皆虧損腦
筋衰弱或有時並發疾病現惟週身乏力
於動作而巳然而此等病狀無異於疾病也
時有因與瘋溼骨痛腦筋虛弱胃失消化或
海氣衰與疾病頭痛凡血薄不潔服用韋廉士
大醫生紅色補丸最為合宜蓋丸一服有一
服之效力每服即能生長血氣新血能使身體
復原強健新血能使面容紅潤胃納增進體量
加增痛苦全消喜樂無比且精力驟增進身體
壯乃因血氣充足清潔強健散佈週身各部使
全體復原康健也即如廣東潮安縣紅十字會
會員林柳如先生自述云鄙人嘗患虛血之病
時常頭痛眼目暈眩之症嘗閱報章見有韋廉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補助氣血乃決意購而
試服之詎料如法服下二星期之久則飲食增
進精神甚壯於是耐心連服神彩煥然精力強
壯可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奇驗
實為我人生之保身妙品也爰誌數言藉表謝
忱能使身體康健復原強壯有力之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分男女天下馳名補血
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
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
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中國大洋
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不論男女小孩均
係詳論衛生也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
片至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復急需者何藥也



非紅色清導丸乎

婦女須當記憶

凡患大便閉結之症能使月事
不調惟服用紅色清導丸可以
療治之如能使大便逐日暢適
有序則面容紅潤美艷絕無紅
癩雀斑等患發於面部且免疾
病頭痛可令口氣芬芳是以此
微利平肝之妙品須常時服用
之也紅色清導丸能利膽汁平
肝腸治痔瘡痛苦且免痢疾腹
瀉之虞功力和平出自天然絕
無大瀉肚腹絞痛之慮即須今
晚試服清導丸明日早晨即覺
神清氣爽快愉無比凡經售西
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
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
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紅色清導丸一瓶可也

寫實 十五年後諧婚



張孀紳夫婦倆都是五十歲的人了膝下凋零
祇生過一位碧蟾小姐年已及笄出落得花枝
般秀麗但碧蟾雖然生在富貴人家却不會染
絲毫驕奢傲倨的習氣平時對於貧寒親戚家
女眷以及家中使用的僕婦婢女們都是表示
一種和藹可親的樣兒較他的父母以盛氣凌
人適成一絕大反比例因此上下人等提到碧
蟾小姐沒一個不交口稱讚不止

張紳的表弟何文煥要算當地數一數二的富
翁他有個兒子歲數同碧蟾相仿生得丰度翩
翩稱得起是裙屐少年何家與張紳本是骨肉
至戚兩姓眷屬時常來往何太太瞧見碧蟾小
姐姿首既俊俏性情又賢達便想娶他回來做
媳婦曾對張紳夫婦當面求婚張紳覺得兩家

雖是門當戶對兩個小孩子雖是年貌相當然
而他的心理上以為女兒許給人家宜攀高門
為是總須門第比我家高些資財比我家大些
男孩子比表姪好些方能提議這門親事又不
便顯然拒絕只得用婉言回覆說小女年紀還
輕俟停兩年再議罷

同時有位黃紳家因碧蟾小姐既美且賢曾央
請冰人到張家替他兒子以恒乞婚原來黃紳
閱閱却是累代簪纓到了目下家道漸漸中落
不過場面上混得好看所幸以恒是個跨籠之
兒今年方十八歲已經在大學校畢過業刻下
正預備出洋留學這以恒賦性篤實好學沈毅
有為將來總可光大門閥的碧蟾才德兼全黃
紳久有所聞以為惟這等閨秀方可配得過以
恒便託人前去作伐明知張紳是個勢利場中

人未必肯和自己結親。然而萬分中有一二分希望。或者張紳動了愛才之念。破除買賣式的婚姻。惡習肯將富室嬌娃下嫁式微門第。也未可知。即使遭他峻拒。我爲兒子求佳偶的一片心。可以對得起愛子了。黃紳也曉得以恆是個不凡之器。比較何表姪却大不相同。足爲吾女的良匹。不過現在所處之境。不甚饒裕。是一樁大大的缺陷。這門親事。還是不能做。於是仍用對付何家的那番話。向冰人說了一遍。

然事實上暫時不能達圓滿目的。然而兩家最後希望。並不會因此斷絕。張紳一面延緩兩家。一面物色快婿。接連好幾年。一總沒有當選的。這時以恆已經在美洲紐約大學畢業。回國了。雖獲得博士學位。但家中的財產。因供給以恆自費求學。差不多耗去大半。那何文煊近來做了兩件投機事業。甚是得利。經濟界上。比從前原有額數。溢出半倍以上。一邊坐擁絕大私。一邊祇有克家令子。就目前看來。黃家聲勢。自然不及姓何的。赫奕兩家的老頭兒。因張紳對於兒子婚姻上。曾有成約。遂不約而同的一齊向張紳復申前議。

當兩姓冰人到張家提議婚事的時候。自然各自根據前言。要求張紳立即允許。一個說。令媛給了何家。拿得隱享受一世豐衣足食的日子。

若失却這個機會只怕除了他家再尋不出第二個富豪來一個說憑黃以恆的品性學問抱負將來前程未可限量三五年間說不定有總長公使的希望到了那時令媛做了貴夫人便是你們老兩口兒也與有榮幸咧依我的意思這門親事萬萬不可錯過張紳本是個很明白事理的人聽了黃宅冰人一番話心下便有些活動及一轉念以恆發達本是意中之事但是能決定榮顯與否不見得十二分靠得住設或事與願違不是誤了我女兒的終身麼反不如在富翁家做個媳婦的好又恐以恆他日真夠飛黃騰達放棄這乘龍佳婿未免可惜於是允否兩念心口商量了半會工夫不能決斷最後對冰人嘆口氣道世界上沒有兩美的事假若黃以恆是何表弟家的兒子便好了可是兒女

婚姻大事我却不便專主候我和老妻籌商下子再有確實信息回覆你罷那冰人啫啫連聲告辭而去

一間室內有老夫婦兩個坐在沙發椅兒上唧唧噥噥的談心半晌只見婦人面部上現出很鄭重的顏色說道依我辦法還是將碧兒給何家爲是一來咱們是至親二來他家放着千百萬銀子資產三來我那表姪雖沒甚大作爲然而性格溫存舉止穩重和碧兒做夫婦很可配得過而且保得住一生不致有甚麼勃谿詬誶之事發生你不必游移老實些允諾何家罷張紳道我也是這個意思但我很愛慕那黃以恆……夫人忙搶着說道誰教他家境况一日不如一日呢你若執意要同他家結婚我從此不過問此事了便是成功絕對不承認這女婿

：張紳聽妻子的話說得恁般斬截，便有些不耐煩道：「我何嘗一定要將碧兒給他，不過和你打商量的，你不等我的話說完，居然這樣嚴聲厲色，也未免太跋扈了。」夫人道：「你既無心將碧兒許配以恒，爲甚麼儘管在口頭上說我不願聽他的名兒？張紳見妻子出言強硬，如何忍得下，卽和夫人角起來，各說各的理由，兩方相持不下。後來張紳想出一條解決的章程，向他妻子說道：「碧兒是我們倆生得婚事，雖然由我們作主，然而也須得他的同意，最好叫碧兒前來，適何適黃，憑他一語取決。」夫人以爲女兒向來柔順，這件事準是順從自己的意思，忙不迭招呼婢女請小姐出來，才見面，夫人便將此話告訴了他，並探詢他的口氣。碧蟾好生無味，低着頭一言不發。夫人笑道：「好兒子，這是你終身

大事，爺娘面前有甚麼含羞，你須有個切實答覆。我和你的爺就沒有爭論了。」碧蟾仍不開口，怎禁得起夫人再三催促，又吆喝婢女們退出去，然後挨身到碧蟾旁邊，笑嘻嘻說道：「兒呀，你快些說了罷，免得我同你爺着急。」碧蟾被逼得沒法想到此也，顧不得甚麼羞澀，先望了他的爺一眼，接着低低說道：「娘的意見預備將我給何表叔家，可不是呢。」夫人點點頭道：「是的。」碧蟾道：「娘爲甚麼要叫我給何家？」夫人嘆喏一聲，笑說：「痴孩子，我因他是財主，所以才肯將你許配何表叔兒子的。」碧蟾又道：「他家財產共計有幾多？」夫人道：「除得千百萬資財之外，又有田地若干畝，房產若干處，甚們衣服哪首飾，哪委實勿計其數。」碧蟾笑道：「娘因他家這偌大資財，又有這些動產與不動產，只才

和他家結親。據此說來，女兒那里嫁給何表叔的兒子，簡直兒嫁的是他家千百萬資財，和若干田地，若干房產，以及無數的衣服首飾，在娘的意旨，是很愛女兒的。其實這麼一來，反將我看得一錢不值……此時何父親驚然站起來，跑到他女兒身旁，哈哈大笑道：「好孩子，你年紀雖輕，說話倒很有見識，而且痛快已極。和我的心理不謀而合，我着實佩服你。言訖，又向夫人道：「碧兒這番話已經表示不願與何家聯姻了。至對於黃以恒的問題，雖不曾明白承認，但聽他鄙薄何姓口吻，也可在言外微會他的意思。既然如此，我即根據碧兒言語，和黃姓冰人接洽了。夫人先被女兒一頓搶白，一肚皮積忿，正沒處發洩，此刻聽老頭兒這番話，正好拿他出氣，便啐了老頭兒一口，罵道：「碧蟾是我女兒，他

的婚事誰敢干涉。我偏將他給姓何的，你這老殺才若說一個不字，看我和你拚命。張紳平常雖是懼內，到此也容忍不下，遂同夫人大起沖突，鬧得不像個樣兒。碧蟾因是關於自己的事，不便勸解，含着兩泡清淚，回轉房內去了。張紳的意思，本沒十二分決心，將女兒非嫁給黃以恒，不可因妻子和自己行使強硬手段。索性翻過面皮，遂絕對不與何姓議婚。夫人對於黃姓結親一事，也在可否之間。如果老頭兒用好言商量，未嘗做不到。如今既是這樣，專不由老羞成怒，拿定主意，寧可就誤碧蟾終身，不嫁也不能放着愛女去。到這窮鬼家做媳婦，他們夫婦倆主，張各走極端，果然將碧蟾婚事輕輕擱置下來。這個消息傳入何黃兩家耳朵裏了，以恒雖絕

了。希望却對他老子說道：張府的小姐要算近今閨秀中沒有第二個的兒子福薄，不能得他爲婦，願甘終身不娶。他父親只當他是一時氣憤話，却不理會。何家聞得張紳老夫婦爲女兒婚事發生意見，便負氣說道：憑我家門第，還愁攀不到高親，既是這樣，他即使將女兒送給我，我也不要了。並且從此和他斷絕戚誼。上關係不上多時，遂聘娶同邑某富戶之女結婚的。那一天香車寶馬特地繞道從張紳家門首經過，真是奢侈闊綽到極頂的地步。張紳妻子既恨且悔，和丈夫拚死拚活的大鬧一場，說你若不堅執不行，今天我我家碧兒不是珠圍翠繞錦簇花團嫁到他屋裏去麼？那里臨得到別家女兒享這甜甜蜜滿的幸福呢？除了何家從今以後再不准碧蟾嫁了。老頭兒也憤憤的說道：除却

黃以恒，我也不許我女兒與他姓。議婚老夫婦但知意氣用事，不打緊碧蟾又在閨中待字幾年，他本是個賢淑女子，對於父母就誤自家婚事，毫無怨懟之意，以爲老親風燭殘年，處處需人照應，但得多在膝下侍奉一日，到底多盡一日孝思，誰知那不做美的天公，即此家庭之樂，也不容他享受。這一年張紳因舊症復發，纏綿床褥兩個多月，竟一病不起。

張紳在日族中沒一個不覬覦他的財產，如今見他死了，都藉替他立嗣的大題目，各自携帶兒子前來，攪着過繼，鬧得三不了一四不休。後來經親友調處，雖然在近支中指定一個嫡姪名，叫大坤的承祀，那班向隅的族人又想出甚麼陰繼愛繼的各種名詞，要求承諾。張夫人被他們糾纏，不過只得各給一筆錢文，大家方才平

息接着遠房族黨和一般貧苦親戚都來需索大有不得罷休之勢張夫人沒奈何又拿出許多錢來分別攤派只才了事大坤跟着他父母過了二十多年的苦日子倒也安分守己現在承繼張紳這邊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嗣母供給一個窮小子驟然過這錦衣玉食的光陰不覺漸漸忘却本來面目從前一班朋友因他有了錢便都來同他拉攏並引他到妓館裏白相大坤不曾開過這個眼界見了那班妖艷女子自然似着了迷的一般流連忘返沒錢使用便往屋裏去討起初張夫人尙不甚吝惜比及見他需求太多遂詰問有甚麼用途大坤又說不出個理由張夫人心下大疑便嚴詞拒絕大坤反過臉來向嗣母大開談判說我既承繼你做兒子便是主人翁所有家私當

然是我的用錢一層你絕對不能干涉張夫人再三和他爭執怎禁得起大坤用強硬手段瞧見錢便攪了走這也不止一次張夫人氣極了請出親友們同他辦析產交涉除用掉了不計外再將所有財產照三股分派自己和女兒碧蟾共得兩份一份給大坤承執不料他得了錢任意揮霍未及一年倒又完了沒法想復行跑回來囉唵張夫人拗他不過又在自己資財項下給了他若干由此三番兩次纏擾不休張夫人是有年紀的人自從丈夫死後沒有一樁適意的事加之受大坤種種逼迫悔恨交集其先得了一個失眠之症末後百病叢生延醫服藥毫無效力竟拋撇那形影不離的愛女碧蟾去了大坤聞得嗣母病故說不盡心中愉快忙回來

料。理。喪。事。入。殮。後。他。便。實。行。嗣。子。職。權。勒。令。碧。蟾。將。資。產。一。併。交。給。自。己。碧。蟾。明。知。這。財。政。權。落。在。他。掌。握。之。中。決。計。保。存。不。住。的。但。他。既。是。承。祀。父。母。若。不。交。出。又。恐。於。情。理。上。說。不。過。去。遂。邀。同。親。友。向。大。坤。婉。商。道。娘。的。財。產。理。應。歸。你。所。有。我。的。一。份。仍。然。存。在。我。處。做。將。來。的。養。贍。費。大。坤。勉。強。允。一。經。錢。到。了。手。那。消。多。時。化。爲。烏。有。又。向。碧。蟾。借。貸。碧。蟾。決。計。不。行。大。坤。遂。嗾。使。好。多。無。賴。夜。間。往。屋。裏。行。劫。持。刀。威。嚇。逼。着。碧。蟾。將。所。有。錢。物。拿。出。來。可。憐。碧。蟾。是。在。弱。女。子。無。力。抵。抗。只。得。聽。他。們。搜。括。而。去。事。後。大。坤。假。意。報。官。追。緝。一。總。也。不。會。破。獲。無。賴。中。有。個。名。叫。李。小。乙。的。向。來。極。工。心。計。他。瞧。見。碧。蟾。生。得。俏。麗。忽。然。起。了。歹。念。不。多。時。大。坤。將。行。劫。他。姐。姐。的。財。物。漸。次。用。完。和。小。乙。商。

量。第。二。步。對。付。碧。蟾。的。辦。法。小。乙。趁。間。進。言。慫。恿。他。將。碧。蟾。出。售。既。可。得。若。干。身。價。錢。他。的。餘。資。又。通。同。爲。你。所。有。不。是。一。舉。兩。得。麼。大。坤。好。生。喜。歡。卽。央。小。乙。代。覓。受。主。小。乙。得。了。他。許。可。忙。去。囑。託。蟻。媒。周。太。婆。周。太。婆。也。久。聞。碧。蟾。豔。名。暗。想。這。筆。交。易。如。果。成。功。我。很。可。得。些。利。益。欣。然。向。小。乙。道。巧。極。了。目。下。京。裏。有。位。關。官。欲。討。一。個。才。貌。兼。全。的。小。老。婆。正。派。人。到。這。兒。來。物。色。張。家。的。雌。兒。很。看。得。過。可。惜。年。歲。稍。大。了。怕。的。不。能。入。選。小。乙。道。無。妨。他。雖。是。年。近。三。十。却。生。得。皙。白。妍。麗。只。像。二。十。歲。上。下。的。人。這。一。層。不。必。顧。慮。我。所。愁。的。假。若。前。途。看。合。了。式。我。們。的。買。賣。做。成。了。那。雌。兒。未。必。肯。伏。伏。貼。貼。的。跟。隨。來。人。到。北。京。去。如。何。是。好。周。太。婆。笑。道。有。我。呢。你。不。必。擔。心。於。是。向。小。乙。耳。邊。說。了。幾。句。

小乙笑着連聲答應急急去會大坤佈置計騙碧蟾的圈套。

這一天大坤帶同北京達官派來的家丁到屋裏向碧蟾說道現在有位朋友給我在南京政界裏介紹一件事亟待啟程因資斧無着懇求姐姐仗助我一百元聊壯行色碧蟾料定他是假話自然一口回絕大坤故意現出着急的樣兒對碧蟾說了好多哀懇話遂和那人去了約莫傍晚時候大坤又獨自來了問碧蟾道姐姐一百元款子曾齊備麼我明日即要動身碧蟾冷冷答道誰允你來我此刻連衣食都不敷了那有這許多錢給你大坤有意來尋釁的藉他這句話登時與碧蟾大吵大鬧並將屋內什物衝毀無數嚇得碧蟾嚷救命左鄰右舍不知爲着什麼事都跑來詢問原故便是來往行人也

圍攏在一處兒瞧望他姊弟倆向鄰舍們各自訴說理由衆人總責備大坤不是大坤猶笑道好好都是幫助我的我也犯不着同他們計較有話明天轉來說罷言訖氣忿的走了大家見大坤這種兇很模樣很替碧蟾小姐擔着憂慮。

這個當兒有一位年紀約六十多歲的婦人向碧蟾望了半會方問道你不是張鄉紳的小姐麼碧蟾一壁點點頭一壁問道你怎麼認識我的那婦人道十五年前我在李大人家充當僕婦夫人常常帶着小姐到李府上去彼時我曾經伺候過你難道小姐倒忘却了麼碧蟾以爲事隔多年那里記得清楚便含糊着應了一聲那婦人又問他老爺太太在與否碧蟾即將父母亡故大坤承祀的話原原本本說了個詳

細那婦人聽了。臉上呈露一種不平的狀態。說道：「哎呀！小姐照此情形看起來，你們倆那里是姊弟？簡直是個活對頭了！你的後患正復無窮呢！小姐你總宜和他離開的好。」碧蟾流淚道：「我何嘗不想及此哩！但是我沒有親人叫我依靠着。誰縱然藏匿在親戚家中，近在同城，他都是要尋覓着的，仍免不了受他蹂躪。」那婦人道：「遠處可有親戚？麼？」碧蟾凝想良久，說道：「只有一個姨母，嫁給陳家，住居上海，從前曾有信往還。自從父母死後，音問逐漸疏遠了。那婦人亟僂言道：「小姐，依我愚見，你若想耳根清淨，莫若暫且往你姨母那邊避一避風頭，爲是好在上海離此地祇有兩三天路程，交通又極便利，你何必不去呢？」碧蟾道：「我也久有此心，因孤身女兒，胆子又小，不敢造次，所以遷延到今日。」那婦人

頓時義形於色的道：「小姐莫煩心，你果然要去，我情願陪伴你走一遭。」碧蟾道：「難得你有這樣熱心，好極了！但我須斟酌下子，俟我決定主意再來麻煩你罷。」那婦人一面答應着，一面安慰碧蟾幾句，方告辭自去。第二天清早，大坤又回來了，才見碧蟾面便要一百元。碧蟾剛搖了搖頭，大坤揪着他，就打嘴裏說道：「你沒錢給我，悞了我的事，我非殺死你不可。再不然，即將你賣去，也可得一千元或八百元哩。」碧蟾被逼得沒法想，遂央求道：「好兄弟，你且饒我罷，容我變賣什物，湊一百元給你，就是了。」大坤這才鬆下手來，勒令儘明日晚間交錢。否則定有極慘酷的法子對付你。」碧蟾見大坤走後，由地上慢慢爬起，關好了門，挨到榻上，自念我貪圖在世上做甚麼，倒不如一死乾淨。

正在傷心之際。忽然有人拍門。只當大坤到了。謊得抖抖顫顫的將門開下。望時原來是昨日的那個婦人。瞧見碧蟾這樣兒。忙問。所以碧蟾哭着將適才的事告訴他。婦人也陪他淌了眼淚道。小姐你不聽我的話。致喫這虧。苦你再不走。萬一你兄弟竟做出那野蠻事來。你又待怎麼。小姐事急了。你須早爲之計。

看官大凡人當哀痛氣恨之際。任憑你再鎮定些。方寸總是要亂的。那外人的話。便容易入耳。尤以婦人女子。更甚。碧蟾與這婦人初次晤會。便聽信他的計劃。正是坐着此弊。當下很堅決的跪在婦人面前。泣道。你若救我的命。我很感激。你我決定。今日晚間和你同行。當晚碧蟾打疊銀錢衣飾。撥擄在一隻皮包裏。悄悄隨着那婦人。就道。

隔了兩日。婦人對碧蟾說。已到上海了。問明他姨母家住址。叫了兩輛人力車。拉着就走。須臾車抵一家門首。婦人叫碧蟾下來。說這便是你姨母屋裏。你進去。咧。碧蟾望時。崇門高閣。儼然仕宦人家。又見門外懸着黃宅門牌。便不敢擅入。轉身問那婦人道。這不是我姨母住宅。只怕認錯了。那婦人道。是的。你姨母和黃家合住。不信時。你到裏面瞧一瞧。即知道了。碧蟾點點頭。遂邀他同入婦人道。你姨母是紳宦門第。我們當僕婦的。何敢冒昧登堂。我在門房內候着。你先進去。俟招呼時。我再入內。碧蟾即將皮包交給他。移步進門。果然有個侍婢引着他。穿過幾進房屋。直至內室。方叫他坐下。碧蟾向侍婢道。我的姨母在屋裏麼。煩你告訴他。就說我來了。侍婢道。這兒沒有你姨母。碧蟾道。你們主人是

不是姓陳侍婢搖頭道沒姓陳的我們主人姓黃碧蟾道錯了說着站起來便走侍婢攔着他道你往那兒去你已經賣給我主人做姨太太了……

碧蟾猛聽得這句話宛似半天響了一個霹靂半晌說不出話來停了良久方問道誰將我賣給你家主人的侍婢道是你的兄弟碧蟾道胡說我明明同親戚家僕婦到這裏尋我姨母的怎麼說我賣給你主人做妾那僕婦在你家門房裏呢可叫他進來問一問侍婢笑道你提到那僕婦麼他正是牽合兩家買賣的原經手人對不起他已經去了碧蟾到此地步方知着了他們的道兒橫着必死的決心便大哭不止又睡在地上以頭碰地婢僕們勸他不住正喧嚷間即見有位年老婦人從後面扶着拐杖出來

一羣僕婦吆喝道太夫人來了你須肅靜些碧蟾兀自不睬越發哭得沈痛那太夫人並不動怒轉笑着向碧蟾道有甚麼委屈你起來慢慢講你果然不願在我家做妾我也可成全你的碧蟾見這位太夫人面貌慈祥語言和靄亟由地上爬起站着不動太夫人叫他坐下問他的家世及怎樣被兄弟售賣的碧蟾據實述了一遍太夫人熟視碧蟾有頃面龐上現出很驚訝的狀態道哎呀你原來是張家小姐麼奇極了於是向侍婢附耳侍婢急急去了不多時即見有一個老者和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進來太夫人指着碧蟾告訴那男子道這便是十五年前兩次乞婚未能如願的張碧蟾又指着那男子告訴碧蟾道他便是為你願甘終身守潔的黃以恒如今鬼使神差一方面遵父母之命

納妾生子一方面受兄弟之騙掠賣到京偏徧牽合到一處兒雖然兩下裏辜負青年大好時光畢竟償了志願那天公待遇你們可算不薄的了於是將以恒對於碧蟾用情的緣由說了大略原來以恒自張氏拒婚後立志不娶直至位列要津仍不改前言此番派人回精購妾因堂上望孫心切的原故碧蟾只才恍然大悟撫今思昔不由落了些既感且愧的眼淚不幾日以恒和碧蟾假六國飯店行文明結婚大禮了合巹之夕夫婦倆並肩共語碧蟾道我到今日方志得意滿惟憶及大坤設計賣我是一切齒之恨以恒道若非他這樣幹怎能今日呢他是我們倆的真正媒妁你也須感激他才。是碧蟾聽了登時紅暈雙渦望着以恒微笑了。一笑。

十五年後諧婚記



(心)

(詩)

詩心宜有託
 歲序自悠悠
 曉月淡於畫
 孤燈冷若秋
 溪山百年屋
 湖海幾家樓
 來日愈荒莽
 老懷無盡愁

(予石)

地藏節

(一 瓢)

七月三十俗名地藏誕日。吾邑東門外三官堂。每值地藏誕前一日夜間。遊客之僱畫舫。挾歌妓往遊者。人多如鯽。熱鬧異常。燈船連接。數里不絕。光燭上下。歌聲遠揚。紙醉金迷。酣嬉達旦。然後始賦歸去。計是夜所耗金錢。約以萬數。官廳雖有禁止之明文。而地方人士之喜熱鬧者。相沿舊習。終不能革。邑人某君。曾賦詩以記是夜情狀。云：街頭金鼓。敲玲瓏。雲車齊出城門。東千紅。萬紫。輪霞綵。恍惚貝闕。琉璃宮。云是今朝佛誕日。青驄連騎同遊歷。夾岸楊枝萬樹青。沿堤楓葉千株赤。管絃簫鼓聲。聲來燈船畫舫相徘徊。忽聽一聲試燈燭。上下照耀金銀臺。拈髭少婦連裾出。雲鬢共鬪傾城色。杏子衫兒綉杜鵑。石榴裙影飛蝴蝶。火樹銀花燭九霄。琵琶清音水上飄。華筵初試三更酒。花舫爭過白板橋。天空眼色烟痕起。游人結隊同歸里。絲竹千聲隱約間。扁舟一葉微茫裏。商飈習習吹花枝。夜深競學衣單時。歸來偶染生花筆。恍詠東風湖上詩。熱鬧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一位着黃色制服的警察署長。坐在他辦公室裏一張寫字桌前。一手夾着雪茄。一手拿着一張電報。他對着這張紙。只管出神。雪茄的烟頭。七曲八灣。裊裊上升。彷彿他的神魂。從七竅裏。透出上九天。而下九淵。也是這般模樣。他一壁出神。一壁還時刻皺眉。似乎電報紙上寫着的。有許多深微奧妙。一時想不透澈。正在此時。忽有一位警士。走進辦公室。手裏托着一個小小盤兒。盤裏是一張卡片。走到署長面前。把卡片置在桌上。說道。渭澤密探長。到可就請見。署長正在運用十二分心機的時候。忽受這一個打擊。連忙回復。常度說聲。有請警士奉命退出。不一時。便有一位短小精悍的矮人。走進辦公室內。不問而知。爲就是渭澤密探長了。渭澤和

這位署長。鈴木深仁。是常相會見的。所以不用再由警士引進。只要先通報一聲。便是當下。鈴木見渭澤利太郎進來。便起身相迎。兩人也不作什麼客談。鈴木便把那張電報遞給渭澤。渭澤一看。已經譯成尋常文字。上面寫道。

碧潼曙旭街十六號金鴻禩鑿雞脚十鼠百已發狐兔甚狡毒蛇受阻何日烹割速復光

渭澤看罷。說道。這個不問而知。爲亂黨的密電了。鈴木道。我也是什麼想。這個電報。是報局裏的檢查員。扣下送來的。我接到之後。已經把以前搜獲的密碼本子。都看過。却沒有這許多名字。方才派人到曙旭街十六號去查訪。據去的人回來。答復十六號的住戶。並不姓金。祇有母子兩口兒。相依度日。他娘給人家打雜。兒子還

不。上。十。六。歲。是。學。鞋。匠。的。看。他。那。樣。寒。苦。情。景。不。像。智。識。階。級。的。激。烈。分。子。經。去。的。人。多。方。盤。詰。他。們。家。裏。有。無。姓。金。的。時。常。往。來。他。母。子。也。堅。稱。沒。有。又。向。鄰。居。探。問。都。說。他。們。家。裏。門。衰。祚。薄。平。日。絕。對。沒。有。應。酬。簡。直。是。孤。獨。生。涯。所。以。我。今。天。費。上。半。日。工。夫。毫。無。結。果。就。我。看。來。前。回。不。是。有。一。個。假。電。報。的。案。子。麼。後。來。累。得。我。們。忙。個。發。昏。章。第。十。一。終。究。毫。無。影。響。恐。怕。這。回。又。是。來。弄。狡。獪。了。渭。澤。道。話。雖。如。此。但。我。們。職。責。所。在。也。不。容。不。求。他。一。個。水。落。石。出。鈴。木。道。這。件。事。就。奉。煩。足。下。了。依。足。下。高。見。當。如。何。辦。理。渭。澤。道。俄。羅。斯。的。過。激。化。已。宣。傳。到。我。們。境。內。一。般。暴。烈。的。青。年。本。有。不。規。則。的。行。爲。自。不。免。有。與。激。黨。勾。結。的。嫌。疑。所。以。近。來。各。處。來。的。報。告。狠。多。風。聲。非。常。嚴。緊。恐。怕。這。個。電。報。

大。約。不。是。開。玩。笑。的。說。罷。日。灼。灼。對。着。署。長。表。示。等。候。答。復。的。意。思。鈴。木。却。不。加。判。斷。顧。而。語。他。說。道。你。那。一。天。要。用。警。察。就。到。我。這。裏。來。調。罷。有。幾。位。狠。是。幹。練。的。渭。澤。點。頭。答。應。又。道。你。詢。問。我。如。何。辦。法。我。此。刻。已。略。有。計。畫。等。到。辦。得。有。些。眉。目。再。來。報。告。罷。說。完。拿。起。那。張。電。報。藏。入。懷。裏。便。起。身。告。辭。鈴。木。把。這。件。事。交。給。渭。澤。之。後。覺。得。肩。膀。上。的。擔。子。輕。鬆。了。一。半。

曙。旭。街。的。中。間。一。顆。樹。蔭。底。下。一。天。傍。晚。時。候。有。兩。位。高。麗。人。在。那。兒。站。住。彼。此。眼。眼。相。覷。傳。達。心。裏。的。意。思。約。莫。離。開。四。五。十。步。地。方。疎。林。一。角。灌。莽。縱。橫。別。有。一。人。蹲。伏。在。裏。面。却。防。被。這。兩。位。高。麗。人。瞧。見。形。狀。狠。是。詭。秘。時。時。吐。露。他。的。腦。袋。兒。滑。溜。溜。的。雙。瞳。瞧。着。樹。蔭。底。下。不。問。而。知。道。是。監。視。這。兩。位。了。但。是。他。的。行。動。這。

兩位早已知道。所以屏息歛氣。站在樹蔭裏。眼相覷。正是互相通報。後面有人跟着的意思。過了一回。天色漸漸黑暗。兩位裏面有一位。軀幹矮小的。便到後邊去。瞧那位蹲伏的人。已查無影蹤。不知他在什麼時候走了。當下回到樹蔭底下。告訴他那同伴。他同伴道。今天他跟着我們。好半天。難道我的行踪有人知道麼。他答道。我。也。要。去。了。以。後。你。自。己。留。神。些。罷。說。過。兩。人。就。相。分。手。他。自。長。揚。而。去。但。這。位。在。樹。蔭。底。下。的。高。麗。人。還。立。着。呆。想。咧。

這天晚上。曙旭街十六號的房屋。被二三十名警察團圍。住密不通。風彷彿捕大盜一樣。這屋裏的住戶。本來說是只有母子兩口兒。但是被警察網縛。載上囚車的。却有三人。是一男一女。和一個十餘齡的小兒。那女的和小兒自然

不用說。就知道是居住的母子兩口兒了。惟有那男的是左右鄰向不知道的。此時的左右鄰大家閉門。歛氣。沒有一家敢出來探望。因為恐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世界上的法律保障。是把亡國奴隸除開的。當下警察將男女三口。一直解到區裏。又在屋裏翻天覆地大搜。特搜可憐。這樣的貧戶。屋裏有的東西。一目瞭然。你那樣傾筐倒篋。也搜不出什麼來。但他們的目標。物是爲着一件密電秘本。和尋常案件不同。不能栽贓了事。既是搜不出什麼來。自然只有空手而回。當下捕去的男女三口。寡婦和幼童。都是次要。犯警區裏。尙不十分重視。獨有那位男子。警署長鈴木深仁。認定他是金鴻禎。緊問他的口供。男子自稱李政國。絕對不認。姓金署長。又將秘電遞給他。看他更茫然不解。署長非

要他解釋。不可並詰問他。既不姓金。所為何事。要到曙旭街十六號去。如果不姓金。他們家裏又素無外人走動的。政國被鈴木所窘。實在答復不出。因知道他自己所幹的事。妨礙他人名譽。為愛護他人。打算只有硬着頭皮。不承認。後來電報局裏又送來一個奇怪的電報。仍是給曙旭街十六號金某的區裏。便將一千人證。移送司法衙門辦理。一般亡國奴隸。是享受不到法律上人權保障的自然。不免刑訊。但是李政國雖屢次被非刑弄得死去活來。總只認姓李。名叫政國和十六號寡母孤兒的關係。始終不曾吐露隻字。直到奄奄一息的時候。被那寡婦知道心裏大為不忍。自願從實代供。將自身和那男子的關係。從頭至尾。直吐無隱。原來李政國就是那一天。站在樹蔭底下的一位和寡婦

向有秘密關係。但高麗人對於貞節兩字。看着很尊重。所以他倆來蹤去跡。極其秘密。連左右鄰舍都沒有。一家知道。那天傍晚。政國和一位朋友。正想去取樂一番。不料途遇暗探。他們自己胆怯。便站在樹下躲避。一回後來。政國以為暗探走了。就和朋友分手。分手之後。便輕身躡足。直往十六號而去。那裏知道暗探還跟在後面。見他這樣鬼鬼祟祟。行蹤不端。認定是隱謀不軌的金鴻禩。所以當夜就被警察團圍住。一雙野鴛鴦和幼童。均拿到區裏去了。法官聽見寡婦口供。疑信參半。政國不勝非刑。擄掠在獄裏。一命嗚呼。到底死的是姓金。姓李。法官雖然萬能。也再沒有方法。可以對付死人。因此從輕發落。將寡婦母子釋放回家。一回又關照警區。請隨時注意十六號住戶的行動。大

概。法。庭。裏。的。釋。放。寡。婦。母。子。還。埋。伏。一。個。妙。計。終。須。把。這。件。案。子。辦。得。水。落。石。出。方。才。罷。休。此。後。區。裏。便。派。兩。名。暗。探。一。個。跟。隨。寡。婦。一。個。監。察。幼。童。不。上。一。禮。拜。工。夫。漸。有。眉。目。寡。婦。確。是。和。人。家。打。雜。品。行。也。並。不。十。分。不。端。大。約。除。已。死。的。李。政。國。外。沒。有。第。二。個。姦。夫。了。幼。童。呢。雖。說。年。紀。還。沒。有。上。十。六。歲。他。的。行。蹤。却。極。可。疑。他。本。來。的。職。業。是。鞋。匠。的。徒。弟。是。一。種。下。流。的。生。活。但。有。時。竟。有。狠。體。面。的。上。流。人。物。到。鞋。舖。子。裏。去。看。他。他。是。每。天。下。午。必。定。出。門。一。次。到。朝。陽。街。二。十。九。號。屋。裏。去。暗。探。天。天。看。見。這。種。情。形。自。然。心。領。神。會。了。

道。金。先。生。不。在。這。裏。如。果。有。什。麼。信。件。我。們。也。可。代。為。收。轉。報。差。信。口。答。應。就。把。電。報。留。下。而。去。這。一。番。的。交。涉。寡。婦。母。子。可。就。走。進。圈。套。了。原。來。報。差。是。偵。探。假。扮。的。就。是。那。一。份。的。電。報。也。是。勾。結。電。報。局。裏。假。造。的。因。為。前。兩。次。扣。留。的。電。報。日。期。已。過。且。展。轉。傳。閱。已。經。皺。舊。所。以。重。經。假。造。紙。上。寫。的。是。完。照。抄。第。一。次。的。密。電。語。句。當。下。把。這。假。電。送。去。之。後。暗。探。監。察。寡。婦。母。子。越。加。嚴。緊。沒。有。多。時。便。見。寡。婦。出。門。直。往。他。兒。子。鞋。舖。裏。畧。為。停。留。隨。即。回。家。幼。童。見。他。母。親。回。家。便。從。舖。子。裏。到。朝。陽。街。二。十。九。號。裏。去。跟。隨。的。暗。探。料。定。這。個。時。候。假。電。定。在。幼。童。身。畔。幼。童。是。去。送。信。的。便。不。等。幼。童。走。到。二。十。九。號。地。方。約。莫。尙。隔。三。四。家。招。呼。警。察。把。幼。童。攔。住。假。稱。捉。拿。扒。手。幼。童。見。是。警。察。神。色。驟。變。

在高麗地方警察對於住民本有無上的威權。拿人抄家均不用先問人證。就使拿錯抄錯也毫不爲怪。亡國奴隸的一切自由早經與國俱亡。說來可發一歎。當下警察檢搜幼童身畔果然不出暗探所料。密電在裏衣的口袋裏。自然將他帶往區裏去了。區裏又派十餘個警察到朝陽街十九號一查住戶。確是姓金。不過並不叫鴻禩。知道鴻禩兩字是他的化名。便入室檢搜屋裏。祇有姓金的和一位僕役。並無眷口。除搜出密電的秘本外。又查得許多違禁物品。不問而知。姓金的當下帶往區裏轉解法庭去了。姓金的名炳京到了法庭。直供不諱。原來他在碧潼地方組織同光團。自爲團長。和獨立光復軍互通聲氣。秘密募捐。餉將圖大舉。這個電本是鴨綠江附近光復軍中央總部頒布的。將

一切文字均用暗號替代。少可把他電本裏和這件案子的一頁抄錄出來給諸位看者。

總督(天官) 憲兵司令官(地官) 軍司令官(人官) 警務局長(君官) 憲兵隊長(父官) 道知事(師官) 內務部長(仁官) 財務部長(義官) 警察部長(禮官) 郡守(鶴) 分遣所長(狼) 警察署長(兔) 分隊長(獅子) 憲兵補(小牛) 面長(面官) 面書記(記官) 郡書記(鳩) 親日派(雉) 巡查(大隊) 密探(狐) 韓人巡查(小豚) 槍(毒蛇) 手槍(雞脚) 子彈(鼠) 實行(烹)

照上文譯來。第一次電報應該譯成「碧潼曙旭街十六號金鴻禩鑿手鎗十子彈百已發警署長及密探甚狡鎗被扣何日實行速復光」

金炳京因爲自身做了團長來往函電甚多恐怕起警探的注意所以分託團員做他的通信機關這件重案發覺之後金炳京自然受了極刑連這不上十六歲的愛國幼童也爲祖國犧牲此外還株連許多人啦

倚聲之道自唐迄今作者林立專集選本高可隱人惟女史之以詞名者論專集則有漱玉斷腸嬌美兩宋論選本則千餘年來僅見藝蘅而已（藝蘅名令嫻梁氏粵之新會人卓如先生女）藝蘅選本上溯唐五代下迄有清博視竹垞詞綜而無其浩濬精視皋文詞選而矯其詭奇繁簡斟酌頗具苦心藝蘅亦一詞壇之功臣與

綠 頭 巾 先 生

掃 花

綠頭巾先生者乃吾邑之登徒子也陸其姓美其貌豐其衣終年不涉世事惟逐日息跡花叢恃乃祖若父產而浪擲纏頭久乃與某妓定嚙臂盟遂置以金屋不久綠頭巾因經濟不支乃轉商於某妓某妓因伉儷情篤義不可却遂復出山應徵卽樹艷幟於某里署名曰金如玉後聞其故舊生涯亦頗不惡綠頭巾因此得其美名仍得逍遙於事外而曠影游戲場中蓋緣此而思久嫖成龜之佳話誠不誣矣

義 丐

(稚 儂)

傳聞有乞丐某燕人也。子然一身。游行市閭。討得殘羹冷炙。果腹後。就街衢上。席地眠。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顛播囊裂。落銀二枚于道。丐呼之不覺。狂奔而去。遂拾之。自忖曰。吾以此寶易錢乎。彼肆主見吾襤褸。必疑爲盜。何以自白。且被捕者。見之必攘去。即不然。同儕見吾多金。有不思殺而奪之者乎。然則此禍基也。不如獻諸官。以脫吾身。非曠然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宰奇之。曰。得遺失物。交官者。給之半律。有明條。今汝能如此。輕財亟應。照例分給。汝其受諸丐叩首曰。匹夫無罪。懷玉其罪。籌之審矣。非所願也。幸益奇之。適失主馳歸。呈訴。宰語之。故還其寶物。金主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義士渠之所慮者。無宅以庇身耳。小人願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乎。余亦給之。資本以旌其善。乃呼里長爲之謀宅于市廛。且贈之以匾曰。拾金不昧。賢哉丐也。



偵探小說
新婚慘案

隨父

私家偵探劉慕良曰。余視此案。大有研究之價值。問官輕率至此。其賤視人命也甚矣。余誓以腦力精神。與爲最後之奮鬥。以盡我偵探之天職也。慕良乃往見女死者之父沈雅生曰。先生僕偵探劉某也。今茲與於檢查之役。自審能以極迅速之時間。爲此新夫婦雪其沈冤。先生苟願賜教。焉則爲幸。滋多雅生方痛其女之慘死。憤問官輕率定案。加女以不潔之名也。得慕良自告奮勇。則大喜。感激之忱。溢于眉宇。泣而言曰。小女與婿新婚而強死。官復憤憤。妄以偏見爲息事計。此僕與周氏所腐齒。椎心弗能自己。

新婚慘案

者今足下不嫌勞苦。有意爲兩家雪奇冤。匪第死者心感。卽兩家長幼亦實受其賜。於是導慕良共之。男家周氏所聞之。亦大喜。過望殷勤。延見慕良曰。今茲非酬應時。願得新夫婦死狀再詳言之。周翁乃揮淚言曰。始豚兒與沈氏女郎以同學相往還。頗密。共請於兩家父母訂爲婚姻。自訂約至於結婚。未嘗有間言。卽在結婚之後。二小時內。新房之外。尙聞彼等笑語之聲。雖不可辨。而親愛之情。概可知也。時余等以倦甚。先睡。僕婦及伴娘宿於新房之後。迨至四時許。伴娘忽聞新房中有聲。砰然疑爲身體之轉側也。弗爲念。旣而復聞砰然之聲。凡兩發。畧以爲異。試喚之。無應者。意其酣眠。遂弗復喚也。已而天明矣。衆訝新夫婦晏起。叩戶弗應。重叩之。又弗應。始大驚駭。擣而入。則二人咸死。血泊

中檢其傷處。新郎裂其喉。新娘洞其腹。傷處均深厚。可數寸。案上遺有小七首一。弗識爲何人。物外此惟圓凳一本。置床側。後乃移之。床後窗下。是爲可異耳。合種種情狀觀之。雖我與親翁不能信及。新夫婦之一方有謀殺行爲。而問官乃以無可置疑者。堅謂新娘另有情人。乃殺新郎。以圖他適。及後自覺罪重。復以刃自殺云云。似此妄測。何以服人。今先生辱臨而惠教之。其必以老夫之言爲可信也。慕良聞言深佩。此老人料事之精。謂足以助已偵查之進行。因鞠躬言曰。長者言然。苟匪懷疑。僕安得輕於造府。敬告長者。僕於此案已決定。非問官所斷。而深與長者表同情也。且長者所言。固有益於僕之偵查。而僕之所見。且有勝於長者。在就其傷痕言之。僕嘗親見創處。皆深入寸許。固知新娘無此

力量。且非此小七首所能勝任。即以自殺之理論之。普通方法。必刃於頸際。而未有傷於腹部者。况新娘之貞節。馴良對於新郎之懽愛。親密尤在。在足以證彼無行兇之情事。言甫出。周翁與沈皆大悅。似破案之期。即在目前。慕良因請於周翁擬親檢室之四周。翁可之。導以入。慕良問曰。室中什物位置。自案出。至今有移動者乎。曰。否。有增損者乎。曰。否。彼室隅之圓凳。何又易至室隅也。曰。此檢驗者移之。慕良笑曰。似此檢驗。可謂辱沒煞人。因趨前視凳。見有足跡。二上分而下。連復移。置窗下。登其上。正可及窗。慕良微笑。意甚得然。弗語。啓窗望之。爲一花園。近窗處有大樹樹枝。幾及於窗。細察之。略見攀折形。此時慕良心中已瞭然。此案之真相矣。方欲却步。忽見柯枝之末。懸一衣。鈿益喜。即取而藏。

之於是始出語二人曰先生彼新夫婦在日平素與有嫌隙者否二人乃搔首沈思終不可得卽有稍涉芥蒂者然屬細故不至以性命爲報復久之不得要領慕良乃辭去其去也從園中繞行復至大樹之下頰仰有頃則見有模糊之足印自窗外下達園門蓋出事之夕天方雨故足印易辨也復以指約其大小適與新房中圓凳之足迹若合符節慕良乃出紙以鉛筆畫足印尺寸與所得鈕釦并藏之方自園門出返家集衆人而語曰吾視此案洞若觀火此新夫婦之外必有第三者與新夫婦之一爲仇於成婚之夕自後園入攀枝及窗以入新房先殺一人其一人覺而欲呼遂併死之據伴娘言累聞室內砰然之聲卽彼行兇之時也今亟宜研究者此第三人屬於何種性質其爲妬情乎然就兩

老所言似新夫婦於互相愛慕之外未有他種分子攙雜其間且余得有鈕釦一枚此物當然爲兇手所遺彼因攀樹枝而誤纏其衣遂將鈕釦鈎脫其鈕釦之端尙有藍色布條一縷卽爲脫鈕釦處之衣布由此布檢之又可證爲下等社會或貧賤者之衣以常理論之決無與彼等用情之資格也然則案非爭風又可知矣余意兇手與夫婦之一方如非爲仇或爲宵小穿窬來者不幸爲彼等所覺故遂下此毒手今姑以鈕釦與布條示若曹可徧查城市其有衣此布御此扣者速報我是必兇人也衆應命而去明日其屬某甲飲於市見同座少年目光閃爍神色陰鷲知非善類而所衣短衫與慕良所示布縷色同復注視其鈕釦果缺其一而以他鈕代之缺鈕處且有縫補痕迹顯而可徵大喜立出呼

侶守之。即歸報慕良。慕良乃僞爲布商者。往視之。而信伺其出。隨以行。凡里許。至一室。其人叩扉。有嫗延之。入。問曰。阿三歸邪。今日來何宴也。其人怒目作不屑狀。悍然入。慕良守於門。久之。有向之買布者。慕良絮絮與論貨價。且問鄰居何人。業何事。買布者作鄙夷狀曰。彼無賴也。子問之何爲。慕良詭言以去。其疑買布者。乃言此家姓林氏。母子二人。母爲邑中周氏女。聞頗殷富。每年飲助甚多。而林子小。毛不務正。輒以所得供狹邪飲博。資故衣食常虞不敷也。慕良問周何名。曰。周君羨。語未畢。慕良陽驚曰。噫。是卽新遭不幸一夕而死。其子婦者邪。曰。然也。今此案了矣。慕良詫曰。此奇案如何了結。曰。此卽未知第聞人言。新婦有外遇。欲死其本夫。而從情人也。慕良更詢之。似無所深知者。辭而出。

翌日。白諸官。請捕林小毛。以鈕釦爲證。官悟而允之。小毛既就。逮召周沈兩方到案。告以故。二人皆駭怪。因共觀鞫。而小毛臨鞫。堅不承殺人。慕良以鈕釦及布縷爲質證。時小毛所服之衣。適未易去。且出所藏足印。驗其足大小亦同。小毛乃哭曰。冤哉。我乃以嬉戲之事。犯殺人重辟。邪。雖然。卽此一端。固尙有可以證我爲無罪者。方周沈兩家結婚之夕。我隨母氏往賀。夜半朋輩相謔。謂能竊得新娘襲衣者。當釀筵賀之時。我已沈醉。欣然担任。因冒雨撬窗入。身被風雨。體忽噤。酒亦醒。猛憶茲事。非法設爲。舅父知者。罪且不貸。因此未敢竊倉皇自窗出。衣觸樹枝。遂裂。且失其鈕也。翌晨聞新夫婦死。耗我懼。素連未敢告人。然所與戲謔者。張子莊劉次明二人。今咸在。可召而問之也。且竊衣之議。倡自次

明。供。畢。復。哭。官。復。問。慕。良。慕。良。以。爲。情。乃。押。小。毛。而。拘。張。劉。至。鞠。之。供。辭。同。慕。良。見。次。明。目。光。炯。炯。神。色。張。皇。心。疑。之。與。小。毛。分。押。於。獄。懼。其。串。供。也。其。夜。慕。良。入。獄。問。小。毛。若。入。新。房。約。在。何。時。曰。二。句。鐘。矣。問。進。房。後。新。夫。婦。睡。熟。否。曰。睡。熟。酣。聲。起。矣。問。出。房。後。曾。晤。劉。張。否。曰。晤。張。而。劉。則。未。見。問。劉。何。往。曰。不。知。曰。子。未。問。張。邪。曰。固。問。之。張。言。適。外。出。不。知。何。往。問。後。此。劉。復。來。否。曰。時。將。四。時。許。彼。云。欲。返。囑。我。送。之。行。後。事。未。之。知。也。聞。劉。平。日。行。爲。如。何。曰。張。頗。謹。飭。曾。在。油。行。執。業。且。有。財。產。劉。則。以。博。爲。生。居。處。無。恒。且。無。室。家。也。問。案。出。後。曾。見。次。明。否。曰。曾。見。之。於。其。家。問。彼。作。何。語。曰。但。共。相。研。究。案。中。眞。相。劉。且。語。我。若。夤。夜。入。新。房。且。在。出。案。之。時。恐。嫌。及。若。身。後。此。宜。慎。言。語。毋。輕。洩。其。事。諄。囑。

再。三。我。亦。懼。又。之。張。所。囑。張。毋。爲。人。道。我。儕。嬉。戲。事。故。此。事。外。間。無。知。者。慕。良。聆。言。已。確。定。案。中。要。犯。必。非。小。毛。而。疑。次。明。矣。又。問。汝。出。房。後。曾。闔。窗。否。曰。未。也。問。何。不。闔。窗。曰。倉。卒。偶。忘。耳。慕。良。益。瞭。然。錄。其。語。於。日。記。册。返。身。出。以。告。官。復。鞠。次。明。次。明。見。獨。審。已。已。駭。面。色。灰。敗。顛。慄。不。能。自。持。官。厲。聲。問。曰。若。何。故。殺。人。次。明。支。吾。狡。賴。官。冷。笑。曰。證。在。是。也。若。與。小。毛。謔。給。往。新。房。而。若。後。隨。之。及。見。小。毛。出。窗。未。闔。若。因。起。邪。心。背。小。毛。而。重。入。新。房。若。意。將。何。爲。乎。不。圖。新。夫。婦。已。醒。若。懼。禍。因。而。殺。之。遂。遁。回。因。慮。事。洩。復。以。言。恫。小。毛。與。子。莊。使。共。守。秘。密。此。皆。若。奸。謀。今。爲。余。燭。破。矣。尙。思。狡。展。耶。次。明。欲。辨。不。得。神。色。益。異。乃。供。曰。

我。和。周。沈。兩。家。統。是。親。戚。我。的。娘。是。新。娘。的。

堂房姑母從前我家有錢姑母和我娘是很要好的曾經言定待我長成即將表妹許我爲妻這是親戚中大概都知道的後來我父母死了我家就窮了姑母不但不肯照應還把我表妹許給周家這也罷了本來男女結親須要門當戶對我窮到這種地步那裏配得上他們富人家的女兒呢但姑母不應再向人說我種種不肖而且還帶着譏諷我已死的父母我因此又羞又恨想要尋他們報仇苦於沒有機會這天我去吃喜酒席間有人講某某家做喜事新娘子失了一雙鞋子幾乎鬧出事來我聽在肚裏倒認作一個報仇的方法因此利用這小毛在酒醉之後激了他幾句讓他去偷出衣服來我就捏造謠言說新娘和誰有私情的這就出了我的氣了

不料小毛進房之後就退了出來衣服仍舊沒有偷到手我這時跟在他的後面見窗門沒有拽上就自己挨身進去又因天雨鞋子濕了怕留下痕跡所以將鞋子脫在外面穿着襪子進去原意也想偷他的衣服罷了誰知新夫婦正好醒來我一時情急懼罪剛剛身邊藏有小刀是日間在村中殺雞用的我親拿了出來先將新娘殺死新郎正待呼喚我又將他刺死就逃了出來不料竟給你們捉了來了事已如此從直供認請快快將我殺了

問官聽了這番供詞便據情定讞此案始結



小說 拿破命之日課

(癩 蝮)

「時危思猛士。世亂憶英雄。」西歐怪傑之拿翁。往矣。而備述拿翁遺事者。自翁逝世。以至今日。猶津津焉。若有餘味。寧非所謂事以人重者歟。法國佛安男爵。當仕拿翁朝。爲秘書官。於翁生平知之最審。有手鈔日課數則。留傳於世。而此西歐怪傑之精神氣魄。乃不翅活躍於其間。爰撮錄之。以餉世之私淑拿翁者。

拿翁初即位時。勅左右仍稱將軍。不許稱皇帝。(按即此一端。已非袁世凱輩所能及。)每夜二時。即起。蓋其就寢僅四小時。許耳。起時仍着寢衣。端坐。無言。若有所深思也。者翁嘗語人曰。吾生平一切偉大事業之規畫。皆在初起之一二小時間。觀於此。而良信。

晨五時。再就寢。睡味極濃。至七時。復起。乃着禮

服。出內室。蓋翁之內室。自秘書官以外。從無敢擅入者。翁常獨坐。是室澄思渺慮。爲種種之研究。室中置書案一。凭處作半圓形。其中稍凹。而兩端凸出。書櫃之類。置兩端。如山積。翁起。隨閣。隨斟。決無遲留。秘書官恒苦之。然終無如何也。翁於書法。最拙。故執筆作字時。甚稀。或興高采烈時。偶一爲之。則字體模糊。筆迹凌亂。使人不易辨識。至其演說。亦殊未易筆記。蓋其思想至複雜。而又出之以錯綜。故無秩序。無條理。譬若神龍之翔於寥廓。東鱗西爪。莫可端倪。聽者以意逆之。什得其五六而已。且其名詞。亦往往外誤。如西班牙之耶布爾。河則誤呼爲德意志之耶爾。布河。葡萄牙之薩那。漫克則誤讀爲俄羅斯之司那。冷克。諸如此類。不可勝舉。人雖告之。翁乃漫不省憶。故旋輒謬誤。如初人亦終無如

何也。

翁晝食必正午。恒命圖書官霸爾俾耶氏侍食。圖書官非閑秩。其職守爲購置書籍。編製目錄。乃至整理其卷帙。翁所嗜讀之書類都一千册。印刷裝訂之事皆以特別爲之。而霸爾俾耶實司其事。翁臨戰地。恒以書自隨。其所嗜讀書千册。中宗教書四十册。詩集百册。劇詩四十册。小說百餘册。日記回想錄等六百六十餘册。蓋翁於治事之暇。手殆未嘗釋卷。其爲學之孟晉。實甚可驚。彼妄謂英雄不讀書者。猶未免爲翁所竊笑也。

諸掌又嘗取敵國軍事之情形。一一與己國相比較。因之而發明戰術之秘妙。從而爲極精緻之計畫。雖其左右密邇之人物。尠有能窺見其底蘊者。翁每得一軍事調查之報告。輒默讀至三數十遍。必使完全能納於腦際。無毫髮遺漏。而後已。翁自莫斯科敗歸之日。有俄國哥薩克一騎拾得翁一文庫。中有俄國軍事調查書。獻之俄帝。帝讀而大驚。以爲神術。翁之邃於軍略。於此亦可見矣。

翁於午後數時間。或親臨行政委員會。或與國務大臣會議。探其政見。或靜聽他人之議論。有異議者。輒厲聲叱之。伍爾列亦大臣也。嘗與翁抗辯。翁怒。躡其履。且面唾之。伍遂終爲所屈。翁常檢察會計報告。雖一錢之誤。必暴怒。至不可遏。其無容物之量。又如此。

晚餐必於六時。每餐費時約二十分。餐後即退而執業。無惰容。至十時乃就寢。此其一日間之常課也。翁嘗有言曰：丈夫當以能力起運命。彼庸人者，直以運命為能力而已。今觀其日課如是，則其造運命之能力為何如？崇拜拿翁者，可以思矣。

與昌才兒野步

與兒同野步，閑話度前津。
茅屋兩三架，茶寮八九人。
地生時問路，風冷不成春。
水旱頻仍後，農家戶戶貧。

石 予

惜華軒

(蘊石生)

柴門雖設獨蕭然，屋後橫塘綠一川。
柳暗無聲春水暖，戶庭深靜暖芊芊。
蒼苔上砌迷幽徑，黃鳥緝蠻調似弦。
軒外園林寬半畝，春來衆卉競芳妍。
籬繞樹緣藤葛架，上蕃靡蔭後簷。
古木蓬鬆形似蓋，新篔簹含翠淨無烟。
主人寂寞常醜酒，酒醉時憑石鼓眠。
醉後不知塵世事，花開花謝送流年。

梅廬雜錄

(鄭逸梅)

朱子楓。應別署。浮漁有滑稽才。去歲予與眠雲共編消閒月刊。楓隱曾以其蘇州俗語對見。示旋消閒中。止是稿置諸敝篋。今偶檢得錄以爲新報補白。對云：壽星唱曲子。鍾馗捉小鬼。夏雨隔井田。春天爛爛地。賭錢輸極漢。有理打太公。十句九脫落。一步三回頭。醜人多作怪。窮漢硬出光。三碗六鉢頭。九缸十八盞。尼姑養兒子。癡漢等老婆。死桃樹開花。爛草繩掃路。一本假正經。兩面非討好。脫落面臉骨。爛斷肚腸根。白脚花狸貓。紅嘴綠鸚哥。無尾巴。獼猴尖屁股。螞蟻眼睛放。出火牙子。非漏風。烟癮肚裏餓。嘴硬骨頭酥。青筋白脚背。紅臉綠鬚鬚。歪嘴吹喇叭。啞子吃黃連。冷廟裏菩薩。座上上鄉紳。六月非借扇。三日不落蓬。頂石白串戲。抱牌位。做親印。勿清紙馬。敲不開木魚。賊吃一半虧。酒飲三分醉。左手非託右手。身上相到下。身外腰。弗如裏肚近。鄰勝過。遠親面孔老。肚皮飽。拳頭大。臂膀粗。花對花。柳對柳。馬非馬。驢非驢。揀日弗如撞日。今年巴望明年骨頭沒。有四兩重。鼻涕拖得尺二長。光棍弗說無理話。強盜也會發善心。良心擺拉腰。子上眼睛生在額角。頭君子落得爲君子。阿留到底。是阿留。額角頭。浪亮。津津。屁股底下。光場塌。狀元裝在瓶袋裏。皇帝也有草鞋親。真人門前說假話。強將手下無弱兵。清官難斷家務事。皇天不負苦心人。矮子肚裏多疙瘡。鸚鵡頭上放空光。一命二運三風水。七塔八幢九餛飩。世間沒有爹娘好。有錢難買子孫賢。男是冤家。女是債公。要餛飩婆。要麪一人弗及二人。智十年。倒有九年荒。該仔和尚罵賊禿。當年媳婦做阿婆。千年田地八百主。萬里姻緣一線牽。十年風水輪流轉。三茂孩童知老時。均諸巧可誦。

理想 三十年後之上海 (胡寄塵)

話說在下從鄉間到上海來忽忽已將二十年了我初到上海時電車也沒有現在已四通八達了汽車也少有只不過禮拜日在大馬路上偶然看見一二輛現在差不多一出門便接連連的遇著了我初到上海來時上海城還沒有拆現在坦坦蕩蕩的中法民國路還一半是城基一半是臭水浜連愛多亞路也是一條臭水浜現在都變爲馬路了我初到上海來時大世界新世界都不曾有連樓外樓也不曾有現在這些遊戲場已不算時髦了我初到上海來時我現在所住的地方還是一片曠地和幾個荒墳現在却變爲朱門華屋了我記得我初搬到這裏來住時四周還是鬼的世界高高低低許多荒塚夜裏還聽見鬼叫忽忽又是數年那

些荒塚也不知不覺的改造做人的住宅了門前門後的店舖也多了菜館酒館也慢慢的開設起來了因此我便想起上海的事變化得這樣快我到上海前後不過二十年眼睛裏便見了如許的滄桑倘然再過三十年又是怎樣呢人的壽數是說不定的我倘然再活三十年那麼無論甚麼事我都能親眼看見也用不著事前推測萬一我活不到三十年我又確知道三十年後必有大變化但是到底變個甚麼樣子我又不能預知因此我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很沈悶因沈悶而疲倦不知不覺的躺在床上便睡覺了說也奇怪睡著之後覺得並不是臥在床上乃是和一個很時髦的女朋友手携手的在街上行走只見兩面的房屋都是幾十丈高却又一

望。通。明。好。像。是。走。入。水。晶。世。界。我。向。我。的。朋。友。道。這。是。甚。麼。地。方。莫。不。是。水。晶。宮。麼。我。朋。友。哈。哈。大。笑。道。你。離。了。上。海。三。十。年。舊。地。重。來。便。一。些。不。認。識。麼。我。道。我。實。在。不。認。識。了。我。不。知。二。十。年。前。這。是。何。地。我。朋。友。道。三。十。年。前。這。是。寶。山。路。那。邊。便。是。北。車。站。你。不。看。見。麼。我。回。頭。看。看。果。然。是。當。年。北。車。站。的。光。景。車。站。的。洋。房。在。當。年。算。是。很。高。大。的。房。子。但。在。今。日。和。其。他。的。房。子。比。較。起。來。要。算。是。矮。屋。了。停。了。幾。部。開。不。動。的。火。車。冷。冰。冰。的。人。也。沒。有。半。個。我。當。時。見。了。這。個。形。情。我。便。問。我。朋。友。道。我。現。在。有。幾。件。不。明。白。的。事。向。你。請。教。你。可。細。細。的。指。示。我。麼。我。朋。友。道。你。有。何。事。只。管。說。來。當。時。我。們。一。壁。走。一。壁。說。我。一。件。一。件。的。問。他。也。一。件。一。件。的。答。

我。問。道。第。一。件。我。不。明。白。這。些。房。子。都。是。這。樣。通。明。的。我。朋。友。道。都。是。擊。厚。玻。璃。造。的。我。道。爲。甚。麼。要。用。玻。璃。呢。我。朋。友。道。這。個。問。題。却。極。有。關。係。也。極。有。趣。因。爲。以。前。有。許。多。的。學。者。承。認。天。空。的。本。體。本。來。是。很。光。明。的。因。爲。各。種。物。質。的。障。礙。便。造。成。各。種。的。黑。幕。譬。如。一。塊。空。地。攤。在。清。天。底。下。地。上。甚。麼。事。都。是。很。光。明。的。忽。然。把。他。造。起。許。多。的。房。子。來。重。樓。疊。閣。曲。檻。迴。廊。從。此。裏。面。的。事。外。面。便。看。不。見。了。愈。是。深。邃。愈。是。秘。密。愈。是。秘。密。黑。幕。愈。是。多。小。而。一。副。西。洋。鏡。的。擔。子。鏡。箱。中。間。許。多。花。色。一。旦。折。穿。了。值。不。得。一。笑。大。而。上。海。三。十。年。前。五。馬。路。滿。庭。芳。一。帶。地。方。多。少。深。邃。多。少。秘。密。有。燕。子。窠。有。堂。子。有。賭。博。場。有。小。客。棧。多。少。花。色。但。一。旦。拆。去。房。屋。變。成。一。片。空。地。任。便。甚。麼。秘。密。都。藏。納。不。

下了。因此有許多學者研究這個問題以爲房屋既然不可少黑幕又不能有好將房子一例用玻璃製造這便是玻璃房屋出現的動機了。有此動機經了一二年的工夫便實行起來。你看眼前的玻璃房屋豈不是很好麼人家裏的動作路上人都看得清楚還有甚麼秘密呢。我朋友說著我便向右邊人家望去只見有的是酒館子有的是洋貨店有的是照相館有的是藥房都是透明的內外無礙這時忽看見一家小鐘表店裏一個夥計在臥房裏差徒弟替自己做私事徒弟不肯夥計便將他打了一拳徒弟哭起來正在這時路上的警察早已看見便叩門來干涉了我當時見了這個情形也不覺稱快暗暗地稱贊玻璃屋的好處我又問我朋友道這玻璃屋還是到處皆有呢還是寶

山路特別有的我朋友說寶山路最先有也最講究以外的地方也有仿行的如南市一帶都已仿行了我聽到這裏不等我朋友說完便先問道租界上難道還不會有麼我朋友笑道你真是老古董租界二字乃是二十年前的老名詞現在這名詞已取消了上海只是上海沒甚麼租界不租界我聞言大悟說道莫不是治外法權已收回了麼朋友道正是我道當年的大馬路四馬路是上海頂熱鬧的地方現在是怎樣呢寶山路熱鬧到如此地步大馬路四馬路是不消說更進步了我朋友道這却不然因爲上海的市面起初是集中在大馬路四馬路一帶現在却是四面平均發展了大約東至楊樹浦西南至日暉港北方極力向寶山縣地界展拓去市面既然四面平均發展當年集中的地

方自然不會發達了。

我又問道。第二件我不明白。寶山路爲甚變化得比南市快。我朋友道。也許是前數年因爲貼近北車站的緣故。所以交通便利。變化得也快。我又問道。第三件我不明白。北站爲何反不比當年熱鬧。難道火車的營業。反而退步麼。我朋友笑道。這個自然因爲飛機通行。了出門的人。那個再肯坐火車。火車只不過供給運貨用罷了。西到南京。南到杭州。固然有長途的飛機。一天開十三四回。便是在上海本地來來往往。也都是飛機。汽車。電車。早已變爲老古董了。說着他指點天上。叫我抬頭望望。我隨即仰首望去。只見滿天飛的都是蜻蜓。往來如織。也不知道有多少隻數。我道。這都是飛機麼。我朋友道。正是大約普通的人。每人自己各有一隻飛機。大

小如當年的籐椅子一般。一人坐在機中。自己開了機關。便飛起來。要到那裏。便是那裏。好不自由。說著。我便看見有好幾隻飛機。從天上落下來。飛入三層樓的窗子裏去了。我趁此機會。看那飛機。飛入窗裏。橫豎房子全是玻璃的。他飛入樓中。我也看得見。只見有一隻飛機。飛入樓中。將兩翼一斂。立刻變了一隻椅子。那人還是坐在椅子上。也不須走下來。再停一回。他又鼓著兩翼。飛出去了。我覺得他實在和蜻蜓一般。真快樂到極點了。

正在這時。忽聽有人在我耳畔說道。妹子。快來。我坐這裏。等你吃午飯了。我聞言。覺得奇怪。回頭四顧。並不見人。只見我朋友從衣袋裏摸出一根筆管來。對著他一端。說道。萱姊。請你等一會子。我便來了。我還有一位朋友。同來哩。我朋

友說完了話藏起筆管我才問他道剛才和你問答的是甚麼人爲甚麼問聲不見面我朋友道這是我的同學劉萱他方在南市一家酒館裏等我吃午飯這是他打來的無綫電話我剛才掣出來像筆管一樣的那便是無綫電話機了這種無綫電話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無論對於甚麼人都可以打得

當時我聽了我朋友的話還有些不大明白剛要再問只聽見我朋友道他正在那裏等我便同你去罷我道也好但是步行呢還是坐飛機我朋友道自然坐飛機來得快我朋友又從衣袋裏摸出電話管來向空中叫飛機好像當年我們喊黃包車一般一分鐘光景便有空的飛機從半空中落下來我們二人才坐上去振翼一飛片刻數里再落下來時早已到南市了

飛機剛落在一家酒館三層樓的門口看那酒館的招牌乃是天空第一樓我當時也不暇細細研究天空第一樓五字是何命意只跟著我朋友走進樓去先注意劉萱女士是個甚麼樣的人這時劉萱女士已立身來招呼我們我朋友便介紹我和劉萱相見却是他先說了幾句話我完全不懂既不是英國話也不是法國話又不是上海話更不是廣東話復不是北京官話我聽了不懂只白著眼睛望望他正在這時我朋友低聲向我道你不懂世界語麼我道我不懂我朋友道劉先生說的便是世界語這時候我們問答的話已被劉女士聽見了他立即操著普通的中國話說道先生你不懂世界語我們還是用中國土話談談天罷我初聽了一中國土話一四字以爲很奇怪仔細一想毫不

奇怪。譬如廣東話或蘇州話在中國境內早有「廣東土話」「蘇州土話」的名目。那麼中國話在全世界上也可稱為中國土話了。現在是全世界社交公開的時候。自然要用世界語當普通話。甚麼中英法德各國的語言只好一概說是土話了。正在這時我忽然看見劉女士的妝束。到又覺得奇怪起來。只見他頭上戴一頂土耳其式的帽子。身上穿一件中國式男子的長衫。頸下掛了一串金鋼鑽。鼻上架了藍色的長方眼鏡。脚下著了中國式的草鞋。草鞋裏面却是極精細的絲襪。褲腳短到膝蓋以上。手上套了雪白的手套。他伸手來和我握手的時候。我見了。到有些怕起來。這時候我細細的看他周身上。下他並不留意。只管和我那女朋友談話。他們談的話。我又不。懂。却也很簡單。易記。我

便一字一字的把他記下來。劉女士先道。路惠魯斯路魯。而我朋友道。而得。而劉女士道。而得。莫擊耳。我朋友道。那斯馬耳他們談完。便將桌子上一隻杯子。移了位置。那原放杯子的地方。忽然活動起來。從桌底下。呈上一碗菜來。劉女士又道。路惠魯斯。我在這時。便趁空問道。你們二位說的。也是世界語麼。劉女士忙道。不是。不是。乃是天空語。我道。天空語。是甚麼。我從來不曾聽見過。我朋友拍着我的肩笑道。你還是三十年前的腦筋。自然不知道。天空語。原來。天空語。乃是天空各星球裏。所通用的。無論地球。火星。土星。金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甚至於彗星。他們各星球裏。人類沒有一個不懂。天空語的。我道。今日得聞。天空語。真為聞所未聞了。可是天空語的範圍。比世界語。還要大得百倍麼。劉

女士道：何止百倍！自從我們地球和天空諸星交通以來，彼此往來，何止數萬個星球！因為語言不同，極感困難，因此大家商量，特別創造一種天空語，自從有了天空語，世界語也已變成土話了。中國的普通話，乃是土話中的土話了。我道：你們二位腦筋實在靈敏，甚麼世界語、天空語一學便學會了。劉女士道：這也是不得不然。既生在這個時候，怎樣可以不跟著時勢潮流走呢？譬如這個酒樓，便叫天空第一樓，他的意思便是在天空中算第一個酒樓往來的人。各個星球裏都有，所以在這裏通用的是天空語，倘然不懂天空語，這裏的酒菜便吃不成了。劉女士剛說到這裏，我便指着碗裏的菜問道：這是甚麼？劉女士道：這個菜，天空語便叫路惠魯斯。我道：譯出中國話來，是甚麼呢？劉女士道：

這却難譯，不得已而譯出來，也是極累贅的。劉女士想了一想，才道：譯成中國話，可說是「冰醉的魚子拌生荔枝紅炒蟹黃」。我道：這樣奇怪的，名目已是少聽見，何況今日竟得親嘗麼？我朋友道：請你嘗嘗滋味如何。

我當時看看桌上擺的飲食之具，既不是中式的杯筷，也不是西式的刀叉，乃是一種特別的用具，好像是中國舊式的水烟袋，差不多一端是一枝曲折的銅管子，中間是空的一直通到一個大圓球，球下有一個架子，放在桌上，球的上面有一個盤子，盤子底上有一個大洞，這時我正見劉女士將銅管含在口裏，一面用茶匙般的東西取些菜放在盤中，自然而然的由盤底大洞裏漏入球內，消化，想由管內便輸入人口裏了。我朋友道：球內有消化器，所以食物不

須嚼入口便可入喉。不須再費消化之力。所以食量能較增廣一點鐘內可嘗百數十種滋味。並不覺著疲倦。我道這樣的飲食之器真可算是文明極了。我說話時我朋友已取了些菜放在我身邊的器具裏。說道你且試試勿促之間我來不及將管子含入口裏只見那消化了的流質菜已由管口射將出來射得滿桌子是菜忙擊出手巾來揩了却已惹得劉女士忍不住笑了。當時我也覺得慚愧漲得滿面通紅。自己思量還沒有被堂官看見不然更是一件笑話了。

這時劉女士將杯子一移那碗「路惠魯斯」忽然不見了。又見另一個地方從桌下另呈上一碗菜來。我問道這樣菜叫甚麼名字呢。劉女士道天空語叫而得莫擊耳。中國話叫「清嫩

的牛油燒的糖拌西瓜精」我朋友道這回你好好的吃罷。不要再鬧出笑話來了。我正答應著。旁邊忽來了一個賣報童子。劉女士問他要了一份報。我飄眼看看都是天書一字不識。想是用天空語撰述的。我問我朋友道這是何報。我朋友道這是今晚本樓的晚報。都是載得本樓今晚的新聞。我朋友剛說到這裏。劉女士向我道先生你鬧的笑話也載在上面了。我驚問道我鬧的笑話除我們三人而外無第四人知道。他們從甚麼地方打聽得去。實在奇怪極了。劉女士道這有何奇。你不見這房子都是玻璃造成的。麼四面透明。你在中間任便做了甚麼事情。人家沒有看不見的。我子聞言之下不覺大悟。但是面越紅得利害。自思再不能在此受罪了。我實在不願嘗試各種珍品。我只願快點

逃去這酒樓門罷。便向我朋友道：「我們不能先走麼？」我朋友會意，便說：「我正要走了。」我們便同行罷。當時便辭別了劉女士，向樓門口招了空。中的飛機來，兩人上了飛機。我問：「往那裏去？」我朋友道：「這時候還早，我們往公園裏去走走。好不好呢？」我道：「公園麼？在那裏？」我朋友道：「在吳淞路雖多，但飛機不消五分鐘已到了。」說罷，我朋友已吩咐開機的人，開到吳淞去。機聲軋軋，使人聽了頭昏，不知不覺。我便如醉了一般的。不省人事。所以下文不能再記。看官諸君欲知後事如何，再待飛機到了吳淞公園，我再續報告給諸君聽罷。



三十年後之上海

韋昌輝

(何椿蓀)

太平天國時有北王韋昌輝者，本清監生，迨既預洪羊之役，天王洪秀全下金陵，時曾與鄉試命韋為主。考試帖題為款乃一聲山水綠，韋擬作一首頗能刻畫題神，爰錄如下，勝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青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巉，舵尾澄流迴，峯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鳧雁，濃陰鬱檜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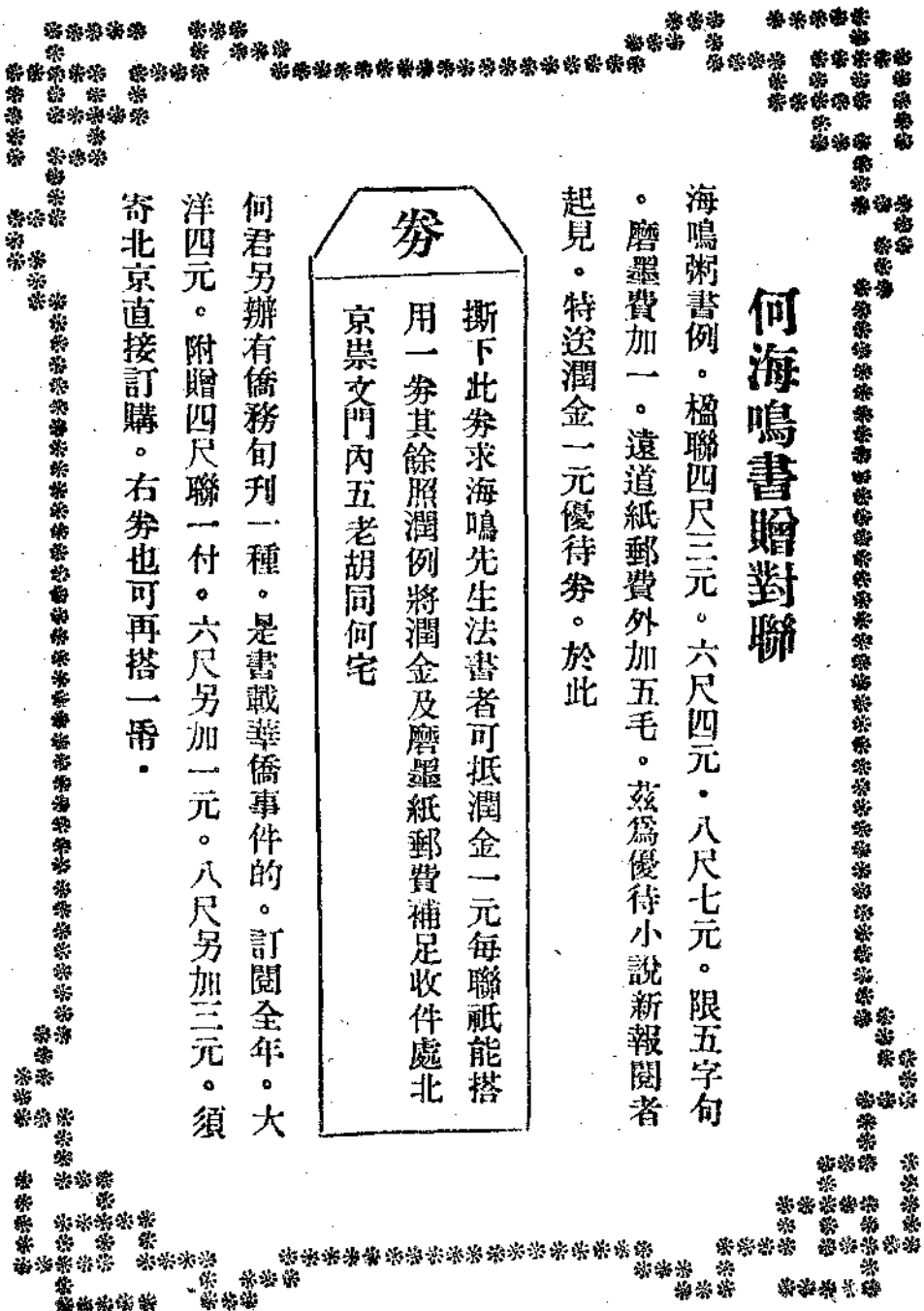
何海鳴書贈對聯

海鳴粥書例。楹聯四尺三元。六尺四元。八尺七元。限五字句。磨墨費加一。遠道紙郵費外加五毛。茲為優待小說新報閱者起見。特送潤金一元優待券。於此

券

撕下此券求海鳴先生法書者可抵潤金一元每聯祇能搭用一券其餘照潤例將潤金及磨墨紙郵費補足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五老胡同何宅

何君另辦有僑務旬刊一種。是書載華僑事件的。訂閱全年。大洋四元。附贈四尺聯一付。六尺另加一元。八尺另加三元。須寄北京直接訂購。右券也可再搭一帀。



京城裏有個叫化子叫徐大因爲住在帝都百官交易所的交易場內平常看那些富翁貴人金天銀地不免把他眼睛看紅肚子裏時常怨天恨地有一天喝了兩盃酒指天劃地的罵不絕口道老天爺你作事全沒半點公道爲甚一樣的人要作兩般看待誰不是父母所生父母所養誰沒有五官四肢誰沒有七情六慾既然生了我這樣人應該與那坐電車（北京稱呼汽車叫電車）一視同仁不存偏袒才對爲甚社會上貧富塔級分得這樣厲害那般天殺的財主生生世世瞧不起我們窮苦子弟了耳邊廂老是聽得一家哭一家笑永遠沒有萬家歡喜的日子其實有錢的安富尊榮吃的穿的使用的並非是你徐大掙得來他們的牛馬都是

妄
想

臉朝黃土背朝天日晒雨淋的農夫如果農夫說這種話想起來天還肯領受像徐大叫化子雖然下流他也肩不挑手不提利有錢的一樣仰人而食論起罪來有錢的固然有不是就是告化子也逃不了責備現在徐大到罵起天地來氣不過有錢的這真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了怪不得天地要生氣哩

徐大天天咒罵從春天到夏從夏交秋沒有一天不嚼嚙嚙的那一晚是中秋節徐大赴了後門宴會歸來一路上唱着月亮灣灣照九州的山歌跑着卓別令式的脚步歪歪斜斜一直回到金剛殿老公館從金剛身後取出南洋製造的鴛鴦被（南洋煙草公司的鴛鴦牌香煙招貼紙）在地一鋪對着魔家四將道你們打牌去吧對着彌勒佛道你去兜風乘涼吧又看

了。看。韋。馱。鼻。子。裏。哼。了。一。哼。道。你。儘。管。全。體。武。裝。仗。着。手。裏。軍。械。欺。人。正。所。謂。閒。將。冷。眼。觀。鶻。蟹。看。你。橫。行。：。到。幾。時。沒。有。出。口。身。子。一。歪。側。撲。到。鴛。鴦。被。上。竟。然。睡。着。了。剛。一。合。眼。有。兩。個。公。差。模。樣。站。在。面。前。說。是。奉。了。包。龍。圖。部。令。來。抓。他。徐。大。還。認。是。冒。牌。龍。圖。的。董。聖。人。和。兩。個。公。差。嘻。皮。笑。臉。的。辯。駁。道。我。沒。有。跟。裁。員。混。在。一。起。動。手。打。他。抓。我。去。則。甚。後。來。問。明。白。是。老。牌。龍。圖。的。牌。票。方。覺。得。沒。有。命。哩。叫。苦。連。天。哀。哀。求。告。說。也。奇。怪。像。他。這。種。人。就。死。嫌。遲。活。在。世。上。也。沒。道。理。何。必。叫。饒。命。呢。這。真。是。窮。人。性。命。同。有。家。私。的。銅。鈿。一。樣。寶。貴。那。兩。名。公。差。却。是。龍。圖。手。下。有。名。的。張。龍。趙。虎。鐵。青。面。孔。辦。公。事。見。他。又。一。個。大。錢。不。化。空。口。求。情。怎。肯。答。應。不。由。分。說。把。徐。大。鎖。了。就。走。徐。大。挨。不。過。了。

心。上。想。道。我。這。種。人。生。在。世。上。愁。穿。愁。吃。死。了。到。乾。淨。生。平。雖。然。遊。手。好。閒。依。人。而。食。却。未。曾。過。分。爲。非。作。歹。或。者。包。龍。圖。體。惜。我。半。生。落。拓。招。回。去。投。生。到。富。貴。人。家。調。劑。調。劑。我。這。世。痛。苦。亦。未。可。知。想。到。這。一。層。爽。爽。快。快。跟。着。兩。個。公。差。就。走。不。多。一。回。到。了。一。個。地。方。陰。風。慘。慘。可。怕。得。很。上。面。坐。的。一。個。黑。炭。頭。指。着。徐。大。大。罵。死。囚。鎖。日。的。怨。天。恨。地。使。本。王。地。下。不。安。據。你。的。怨。恨。世。間。都。應。生。富。貴。人。不。應。生。貧。賤。人。你。可。知。沒。有。貧。賤。人。那。富。貴。人。的。衣。食。靠。誰。况。且。沒。有。貧。賤。怎。生。顯。出。富。貴。來。呢。徐。大。辯。道。既。然。如。此。我。何。以。不。富。貴。呢。難。道。我。是。天。生。的。貧。賤。命。麼。包。龍。圖。道。蠢。才。你。要。明。白。你。貧。賤。的。道。理。麼。立。刻。叫。判。官。把。萬。年。冊。子。拿。給。徐。大。看。徐。大。才。知。道。

前生也曾做過宰相。所以今世要貧苦了。再看現在有勢的人。前生多是村農。苦工小販。乞丐。也有的是強盜。倡伎。總之前生愈苦。今生愈富。徐大方才明白。盈虛消長。周而復始的道理。向着包老黑哀求道。因果小的明白了。爲甚不平均分配。使得世世一樣分不出什麼等級來。豈非省了許多爭執。包龍圖歎口氣道。這種種階級。是社會自然的現象。於我們陰曹什麼相干。我們把富的轉貧。賤的轉貴。總算平均的了。但是世間人還想不穿。看不破自己。捉弄自己。徐大又哀告道。小的今生總算苦了。來世總能求閻王爺給我一個舒服罷。包龍圖罵道。蠢奴這樣的點化。還是一毫沒有覺悟。你要富貴。我就送你到轉輪王那邊。給你一個富貴人。身你道好不好。徐大聽了。有好好人身。投跪在地上。不

妄
想

住的叩頭。頭都幾乎磕腫了。徐大到了來世。果然投到一家宦家去了。食饜膏粱。衣被文綉。面如冠玉。唇若塗朱。總算如他前生的志願。有一天帶了幾個小廝。騎着一匹駿馬。行到十字街頭。却瞧見許多人在那裏看一張告示。他下馬分開衆人。擠進去一看。原來是紅毛國主要招一個俊俏騎馬的皇榜。他自己覺得翩翩濁世的佳公子。很有這個資格。趕緊上馬回家預備着。齊泊林飛艇一直飛到紅毛國首都。效那自荐。毛遂到紅毛國宮中去細述來意。話未說完。跑出許多宮娥彩女。把他拉扯拉扯。拉進宮裏。口口聲聲稱他駙馬爺。徐大到這步田地。反而糊塗起來。不知道怎樣才好。半推半就。到了宮裏。宮娥替他沐浴更衣。并且要穿耳纒。足他奇怪起來。仔細一問。方知道此

地是女王治世男人反要女打扮了去伺候女人與中國適成一個反比例徐大想管他女王男。王我能穀入選總比前生要飯適意就是纏足穿耳也不過難過一時適意却好適意一世哩。況且那女王一定花容月貌嬌嬌滴滴做她的男妃總比隨便什麼趁心過了些時欽天監擇定吉期徐大和女王結婚了到交拜天地的時候偷眼把國王一看。看。看。猶可。一看。險些兒把徐大的魂多嚇掉原來那女王就是前天坐在殿上那個臉似藍靛髮似硃砂膚粗如石牙黑似漆的國王徐大急得真要哭出來一到洞房裏頭那女王同他行起接吻禮來說也奇怪女王的兩腮也生着鋼刀似的金鬚在徐大臉上一戳戳得徐大哭笑不得從此之後徐大便失了自由一舉一動一擊一笑都受人監督和

指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仔細一想上了包老黑的當了早知這樣生活永遠不及做叫化子適意投什麼富貴人身又氣又急又怨又恨便天天的痛哭起來哭了些時忽然作嘔頭痛太醫院院長來診一脉連道恭喜說貴人立刻就要臨盆哩徐大也覺得腹中疼痛一刻緊似一刻不多一回竟然腹中作動的像小孩兒要下地似的徐大長歎一聲道我自己祇怨自己太不安本分才受這痛苦哩……話剛出口豁然驚醒原來仍睡在金剛殿的鴛鴦被上因為白天多討了些油膩吃腹中疼痛要緊拉矢了

贈眠雲吟兄

(樂園)

蹉跎自笑長爲客
渴仰神交趙倚樓
何幸風塵遇知己
偶然傾蓋在蘇州

王太太是王三老兒的續弦。年紀雖在五十以外。却喜歡打扮得乾乾淨淨。生了一兒一女。兒子有二十多歲。也在中學校裏掛了一個學生名目。但是不曾有一天在學校裏整整齊齊。上一天的課。也不曾有一天在家裏溫習中西文和科學。早晨出去。半夜回來。是他的老規矩。暑假裏更不必問了。女兒桂珠。今年纔十七歲。模樣兒還不難看。修飾打扮。是他每天唯一的功課。他却不到女學校做個文明的女學生。也不裁縫刺綉烹飪紡織做舊式家庭女孩兒的常工。每天打扮得標標緻緻。不是門口站站。就是鄰舍家去。姐姐妹妹的談談笑笑。王三老兒鄉下有將近三百畝的田產。到了秋天。親自到鄉間去收租。一心一意只在種田的佃戶身

上用心計家庭的一切事體。都交與他。這位續弦太太。一手掌管前妻。又不曾生一男半女。這位續弦太太生的一兒一女。嬌養得和金童玉女一般。連王三老兒也不敢呵斥一聲。

七月初旬的天氣。纔下了一陣雨。雨散雲收。那蔚藍天色。比平時格外清潔。夕陽將下。斜掛樹梢。王太太浴後。換了一身乾淨單衣。捧了一枝水煙筒。站在門外納涼。閒話對門鄰居張家四阿嫂。丈夫遊手好閑。四阿嫂雖是女流。狠有三分把勢。氣荐買荐賣。到狠能賺幾個錢。王太太有一男一女。雖不曾男婚女嫁。却是婚嫁應用的東西。有一點便宜。四阿嫂都要大大的獻個殷勤。來找王太太。現成的主顧。所以沒事的時候。兩人碰見了。都要談談東長西短。這天王太太跑到門外。四阿嫂也坐在一張矮杌上。乘涼

一見王太太出來笑容可掬的先叫了一聲太太然後問道今天午前城隍廟開會太太曾去看熱鬧麼王太太道不要提起真真跑上當了我只道去的人很多定有什麼好頑意兒那知上半年怪熱的天氣空跑了去受了炎熱四阿嫂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王太太道我先也弄不清楚後來那些男男女女的學生瘋瘋傻傻說了一大套纔知道是開的一個集款贖路會不知道山東省的一條什麼鐵路從前押給了把德國人後來又轉到日本人手裏了幸虧我們中國人和外國人打花會打贏了准許中國人回贖但是狠要許多萬數的銀子纔能贖回山東人沒有這些錢這些男男女女的學生幫山東佬子的忙好像自己家裏的當贖不出來的一般哀求衆人幫忙什麼每月少看一次竹

牌呢七月裏不要做孟蘭會省下錢來去贖路呢我不知道山東的鐵路贖不贖關我們江蘇人什麼事人也不許看牌消遣了鬼也受不到利孤的好處了我實在不願意再聽他胡說八道我就回來了你看我家大小爺也是中學裏的學生他就不跟在他們裏面發瘋我家桂小姐所以是不到學校自然沒有男男女女混雜不清的胡鬧的了

四阿嫂笑道這真奇了他們打小算盤打到鬼身上孤魂野鬼只靠了七月裏施些食拿點紙鏢用用把利孤的錢省了去贖路鬼也要在鐵路上迷着他的路的王太太道他們像你這樣明白到不糊塗去瞎淌臭汗了但是他們說他們的今年各處利孤轉比往年日期提得早熱鬧得多呢初二縣前街的孟蘭會有八九百

盞燈初五北門口龍虎五大士還放了三千盞荷燈聽說初八東街的孟蘭會格外熱鬧單汽油燈備了十幾盞呢四阿嫂道一點不錯今日王萬興像生店紮的一丈多高紙城隍土地判官小鬼有十幾個也是東街孟蘭會上用的嘍嘍旁處地方的利孤都是高高興興只有我們這條小街上每年都是冷冷清清放一臺焰口焚幾個紙鏢人家談起來都笑我們這條街上不是興隆氣象也不知道是沒有出錢的人還是沒有出力的人王太太道不是說句欺人的話說住戶人家齊整要數我們這條小街了只要有人爲頭熱鬧一次那一家是不肯出錢的今年你就做個女頭家叫你家張阿四約幾個閑散沒事的人幫你們忙我就先出四塊大洋常往來的各鄰居家我幫着挺住他們出錢大約

算一算要湊五六十塊洋錢是不狠費事的四阿嫂道太太真要爭一爭氣熱鬧一天出力的事我到是不肯退後的呢今晚阿四回來我就把太太的話吩咐他約幾個熟手要扮得出色包管人人稱讚王太太道把錢數寫齊了日期最好就是十五中元利孤再好沒有了四阿嫂點點頭天也要黑了王太太捧着煙袋回去了中元節的這一天王太太家門外街上搭了有二十丈長的布篷五六道的花圈門壁上掛的紙燈空中掛的西瓜菜瓜挖空了鏤成花紋的燈城隍土地判官小鬼只有二尺多高頭和手足都是活動的把大麗花配搭顏色紮了五個大花球襯着青綠的柏葉分外的好看又拿玉簪花穿了許多的花籃花費不多狠爲別緻一個花球旁邊安了一盞汽油燈僧道對臺兩邊

都是和合。燭口兩個正座對面坐。另外搭了一個小小的高臺。請了些會吹打的人在臺上。單奏細樂。這一天晚上男男女女真是滿坑滿谷。寶要貨食物和賭博的攤兒。沿着街旁擺滿了。燈燭輝煌也助個熱鬧。

王太太家提早鐘點。吃完晚飯。桂珠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隨着王太太在門外看熱鬧。王太太使那用的。小大姐裝水烟。老娘姨隨着小姐。街東街西逛了一轉。到十一點鐘的時候。僧道正上台。王太太在門外看見幾個花花綠綠的女子。和幾個少年男子。手挽着手。有一個頭偏着的。像似他兒子的模樣。但似未曾看得分清。心裏有些疑惑。向桂珠說道。老娘姨。怕是睡了我。去看和合。燭口怎樣。上台的法子。叫小大姐陪你在門口看看。桂珠道。晚上一個人不好走。

叫小大姐攙着。娘。我把老娘姨喚起來。幫我候門。娘儘管多看。看守和尚道士下了台。再回來睡覺也不遲。難得這樣熱鬧。是不常有的。我不是肚子有點微疼。到和娘一同去看看了。

王太太本是要做個偵探。看是不是兒子攙着。妓女走的。但是人多。僧道上台擠攆了一街。不好再向前走。張四嫂在那里照料。看見王太太連忙叫人拿了一張檯。靠牆放着。叫小大姐攙着太太。站上檯。去看僧道上台。王太太心裏正好。以高視下偵探。他的令郎過了兩三點鐘。腿也酸了。人也漸漸稀了。交還了檯子。扶着小大姐回去。進得門。大門虛掩着。小大姐道。小姐倒睡了麼。怎樣。客座裏燈也熄了。太太道。老娘姨怎樣不關門也睡了。正要走到自己的臥房。門帘一掀。一個少年把王太太撞個滿懷。王太太

跌倒了少年竄脫了桂珠在房裏連喊有賊老
 娘姨驚醒了連忙和小大姐把太太扶起來桂
 珠心裏奇怪門是我親手下鈎搭的娘怎樣不
 敲門就得進來老娘姨拿燈四下一照說道不
 好了客座裏自鳴鐘沒有了這時桂珠心裏一
 凝神明白了到難爲他這一偷連忙的來扶着
 娘道娘會跌傷了麼我有些困倦把門關好了
 到床上歇一歇不怪老娘姨是不會把他喚
 醒好者賊人纔進房我剛剛驚醒一聲喊把他
 嚇走了另外查查看曾少什麼物件好去喚地
 保來查案王太太點頭到不疑心甚麼只怪老
 娘姨不該貪睡小大姐不會把賊人捉住

(世)

(事)

(幻)

(鏡)

贈鄭逸梅唐忍庵兩同社并

引

(吳東園)

救國救民匹夫有責鋤奸鋤惡俠
 客敢爲直舉董狐空文司馬言之
 者固無罪聞之者其知懲乎

唱和新添滿篋詩詩王詩史幸同時
 世當禍亂唐衢痛圖寫流亡鄭俠悲
 議賑議蠲猶有憾病民病國更難醫
 衣冠盜引干戈盜除問西山總不知
 是誰皮裏有陽秋惹得張衡賦四愁
 王莽劇秦收逐客曹操挾漢討諸侯
 東西日久無鱗鱓南北風殊尙馬牛
 况復民窮財力盡量沙能唱幾多籌

詩謹

(鄭逸梅)

唐孟浩然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帝責以自不求用。朝廷未嘗棄之云云。明洪武朝。有一外官。被召至京。暇日微吟曰。四鼓鑿鑿起。着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田園志。睡到人間飯熟時。偶爲宮中所聞。召見文華殿。諭之曰。爾詩尙好。然嫌遲之嫌字。何不改为憂字。耶。其人驚悚。謝罪未幾。放還田里。有清初年人。心未盡。附文士。率多以譏刺。獲罪如詠紫牡丹。則曰。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飲飯酒。則曰。拔倒壺兒。又一杯。此固與無心觸諱者不同。而皇帝之量并斗筲。亦不可歎也。前年有一時甚旱。某君詠詩云。老龍常向深宮伏。要把干將染血腥。余見之。戲曰。君此詩。幸在民國爲之。否則且族誅矣。君要斬老龍。是要殺皇帝也。相與大笑。

滑稽
小說
板凳又冷了

雲英

毛囤小姐是一個水木作頭張司務的女兒張司務生着兩子一女兒子粗笨異常毛囤小姐雖說不得閉月羞花沈魚落雁却是秀麗天成綽有大家風範因此上那張司務很爲寵愛便是親戚人家也說是老鴉窠裏出鳳凰了到了及笄年歲一班同業都向張司務登門乞婚張司務竟推三阻四的不肯就是素有來往的木行磚灰中人向他問名還不在張司務的眼裏你道爲何原來張司務有一個獸性因他少時曾讀過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兩句神童詩便心心念念豔羨那讀書人見自己女兒生得如花似玉一般決計要把他配一個讀書種子事有湊巧那東鄰的小王取進了一名秀才張司務着實羨慕要把女兒嫁給伊家請西鄰

板凳又冷了

李老爹前去做媒無奈小王雖是寒士却自恃着世代書香見毛囤小姐雖然美麗嫌他生長小家很不願意結這門親經李老爹再三慫恿方勉強允到那迎娶時候張司務便賠了許多妝奩將女兒送了過去那王府上仍嫌張家是個手藝人對着新娘不甚憐愛幸喜毛囤小姐爲人賢達事姑敬夫克盡厥職方纔博得堂上的歡喜和丈夫的親愛但翁婿間勢成冰炭了小王自恃是個秀才嘗對着妻子說你家老子是做手藝的粗人體面的朋友見了不雅最好請他兒機少到我屋裏來兩位舅爺也在背後對人家說我家妹丈是坐冷板凳的書獃子和我們兒了面冷冰冰的不滿三言兩語即走開去委實令人討厭不多幾年科舉忽然停止這時却急煞了小王自言自語道那還了得科

舉不廢。我那尖嘴薄舌的兩位舅爺，還說我是坐冷板凳的書獃子。如今科舉一廢，板凳不是由冷而冰麼？說罷，不覺嗚咽起來。那張司務得了這信，也憤憤不平，說廢掉科舉，從此以後，我姑爺的舉人進士狀元，丟掉我女兒的狀元夫人，也從此沒有希望了。因此也爲着這事，唉聲嘆氣了好一會。幸虧天無絕人之路，科舉雖廢，學堂又開，小王靠着朋友的拉攏，在學堂中當了一名國文教員，不到一年，校長因事他去，小王便由教員升任校長。每月薪水賺得大洋三十圓左右，省吃儉用，除去開消，每月却還餘得六七圓八九圓不等。便代那老太太毛囤小姐，兌點首飾，添上衣服。那老太太念着阿彌陀佛，道如今板凳熱了。毛囤小姐也歡天喜地的說道如今板凳熱了。那小王更是搖頭幌腦的道

如今板凳真個熱了。將來恐還要達於沸點呢。一家歡歡喜喜被他丈人峰張司務聽得便喚他兩個兒子說道你們平時看不起王家小子說是坐冷板凳的書獃子如今你再瞪着兩眼看看他如今做着校長和紳士老爺們往來再闊氣也沒有哩俗語說磚瓦尙有翻身日照此看來這話真是不差但我們父子天天翻磚弄瓦倒不知那時纔有翻身日子哩兩個兒子聽了那敢道個不字祇得隨聲附和他老子道妹丈的板凳果然熱了果然熱了有一天兩位舅子做完了工正走回家忽見他外甥隨着妹子立在門前購買果兒外甥一見舅舅便一把拉着道舅舅裏面坐坐兩舅爺碍着妹子臉面祇得進來那時恰是夏天小王也正暑假在家數衍了數語兩位舅子本是粗人便拉着一條板

欖正想坐下那小王手取一把蒲扇似笑非笑的說道兩位舅爺且慢如今暑天這條板欖曾經太陽曬過怕還很熱呢說畢飛了一眼那兩位舅子也覺着話中有因含糊的應着一聲坐片時告辭回去小王這時哈哈笑了一陣很爲得意不料人事變遷最爲難測轉瞬十年那毛囤小姐倒是一位子孫太太連二接三男男女女小孩子却生了一大羣那時又是米珠薪桂百物昂貴小王三十圓的月薪雖沒有少着分文却也沒有添得一個那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外又須出房租添衣履購買小孩子的餅餌糖果并有什麼會費什麼參考書以及朋友的應酬親戚的往來官紳的婚喪壽誕分子左支右絀漸漸的將幾件好衣服寄入長生庫裏去首飾送還銀樓裏面衣帽不週飲食

板欖又冷了

欠給了有一天那兩位舅子又經過門前家中小孩子又照例的拉着舅舅衣角請他進來坐坐那兩位舅爺倒也並不勢利一走進門順手拉着一條板欖便坐小的一個舅子却是心直口快的忍不住對妹子說道姨妹子爲什麼如今板欖又冷起來哩一語未完那小王正放夜學回來聽得清楚不覺忸怩着歎口氣道板欖如今果然又冷了那妹子也垂淚對着兩位哥哥說道好哥哥板欖冷了怎樣是好老太太正在廚房裏燒夜飯聽了這話出來說道兩位舅爺板欖既然冷了如今柴荒米貴人口衆多我又老了不能夠到富貴人家當老媽子去請你們看兄妹分上代兩個大的外甥設法設法兩位舅爺倒也爽快說既如此兩個大外甥倒不如跟我們去做小木匠罷毛囤小姐還沒開口

板凳又冷了

那小王却大喜道：勞工神聖再好，沒有說罷。便喚兩個兒子，隨身去出了門。兩位舅爺還聽見背後小王唱：「長嘆道：唉，如今板櫃又冷了。唉，我不料板櫃到了今天，仍舊會得冷呢。」



七夕

(華鬢館主)

新涼瑟瑟，畫屏秋手熱。沈檀待女牛，但願雞聲遲唱曉，讓他細訴一年愁。
瓜盤收徹，夜迢迢好夢驚回別。夢揀為勸牛女休，着恨明年依舊會今宵。

四

挽陳昌平

(石予)

困苦為奴，暗自傷。(君挽張志驥聯云：「有家可守，奈何困苦欲為奴，蓋自傷也。」) 憐君出語太悲涼，二年可假方三十。(君居勝每言不敢望三十) 雙淚如冰，兩鬢霜。病骨難支，夜不眠，但祈速死，不祈延。(君嘗語人：「困憊以早死為樂。」) 西風雙塔鈴聲冷，一夕渾如度一年。一宵雪壓闔閭城，萬戶奇寒借酒爭。破屋穿風，燐黯黯五更啼斷，杜鵑聲。龍池禪院共徜徉，古屋荒江淺水旁。今日重來尋舊夢，一梢廡下夕陽黃。

施蕙妹的婚姻問題好容易纔算解決了。在這幾年當中來做媒的人幾乎跑破他家的階石。都爲了蕙妹容貌既秀麗性格也溫和很得親戚們的稱許兼之他家有些財產蕙妹又祇有一個小弟弟並無姊妹大約粧奩定能豐厚。所以那些門戶相當的人家都想結成這頭好親事轉灣抹角託人來做媒但蕙妹的父母有了這等好女兒自然想尋個好女婿每逢人來做媒任他將男家說得怎麼好都不肯輕信必得親自去打聽打聽出的實在又往往和媒人說的話不符因此更不相信媒人的話祇是十全十美的女婿一時又怎能尋到於蕙妹的終身大事就耽擱下去了。直到了他二十歲的那年纔有一家姓方的可以滿足蕙妹父母的望

瘋

想這方姓本是政界中人在當地略有聲名蕙妹的父親向來有些曉得不過無有來去罷了。方家的兒子名叫俊卿年紀二十一歲家裏請着一位教讀老夫子他就終日坐在書房裏念書難得出門一步腦筋雖不免陳舊些但品格却老實極了一樣嗜好也沒有蕙妹的父親探聽着這些情形便和妻子商量道蕙妹的年紀已大婚事不能再遲這方家似乎還合式我想就成全起來罷蕙妹的母親道你既這般說我沒有不贊成的但俊卿的容貌怎樣也得預先看他一看我蕙妹女兒好似美人兒一般若替他嫁給個黑面粗大漢豈不是叫他不能稱心麼蕙妹的父親笑道這個自然你我既經同意我便去告知媒人叫他先拿一張俊卿的照片來給我們看看以後的事再說蕙妹的母親道

好。不多幾天，媒人就將俊卿的照片送來，是張四寸半身的照片，照得很清楚，但是面部向右偏着，祇能看出左邊五官，似乎還端正，臉板目呆，有些書獃子的模樣，但蕙妹的父母看了，都很中意，說是與其嫁個浮滑少年，還是嫁給誠篤書生，到可終身倚靠。依着蕙妹父親的意思，就要給媒人個滿意的答覆。這婚事便可正式進行，但蕙妹的母親畢竟是個婦人家，做事不嫌煩瑣，就說道：「照片雖然明白，但有時並不真像，所以祇看照片還靠不住，最好再能親眼看見俊卿一回，我便可放心了。」你去和媒人商量，好在他是男孩子，用不着躲避人的。蕙妹的父親也覺這話很便，和媒人說明這意思，媒人不敢立刻答應，躊躇了一會，說是須先和方家

商議定，纔能給這裏的回信。但他這一去三天，未曾來。蕙妹的父母覺得很奇怪，說：「以前他跑得多麼起勁，有時一天跑來兩次，都是講這回事，怎麼現在三天不來呢？莫非方家不肯答應給我們看麼？」縱然不肯，媒人也得送個回信。我們呀，到了第四天，上媒人纔笑嘻嘻的跑來說：「道這三天中，我天天在方家，和他們商量那件事，先前他家不肯答應，後來我說：『男孩子不比女孩子爲何怕見人，縱然現在躲着將來成親之後，難道也不去見丈人丈母麼？』他們經我這一說，纔肯答應，並已約定明天下午在公園裏擺翠軒相見。他們先在那裏喝茶，你們就打從軒外慢慢走過，不是能看得明白麼？」這辦法可好，蕙妹的父母稱好，又約媒人同去，以便指點媒人，連說曉得，又說了許多喜話，方纔去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蕙妹、父母和媒人一同到了公園園中的景致，無心觀看，便一直走到攏翠軒的面前。蕙妹的父母有意放慢脚步，一步步的走過去，見軒中有一張桌子，坐着兩個男人，一老一少。這少年斜着頭，左邊向外，似乎在那裏問看媒人，便低低說道：「你們看呀，這個少年便是方俊卿，老者正是他的父親，俊卿的相貌真個端重極了，和你們的小姐相配，真是天生地設的一對璧人呢。」蕙妹的父母看了，也很中意，就在媒人面前表示，很爲滿意。媒人見這頭親事居然做成，心裏非常快活，再接再連趕辦以後的手續去了。

以上，是蕙妹、父母替蕙妹訂親的經過。事實用心總算十分周密，將來的結果應當美滿極了。蕙妹是個舊式的女子，對於這婚姻大事，不敢過問一聲，完全由父母做主。不過他心裏也常想道：「婚姻是終身的大事，實在應當由自己作主。雖說是父母替兒女結親，也得揀選。但兒女的心思，他們未必都能曉得。結下親事，就往往不能稱兒女的心。男子娶了不中意的妻子，還可納妾，或是出外面尋花問柳，無聊的精神，還能夠得着暫時的安慰。可是女子若遇人不淑，終身的幸運，却就斷送個乾淨了。不知古人爲何定下這一種限制，說婚姻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纔算合禮。這不是拿兒女的幸福，當做他們的支配物麼？真是不通之極了。怎奈這種限制遺傳到今日，已有若干年，我那能將他推翻？那麼也祇好聽憑父母做主了。幸虧我的父母還能體貼我的心，擇婿如此之苛，一些不肯含糊。看來我這未來的夫婿，或者竟能如我的

心呢。蕙妹雖然這般想，但見他父母那樣選擇東家不好，西家也不中意，選了幾年，還未曾選中一人自己的年紀，却一年大似一年，又不得暗暗發急，道俗話說得好，好花那得幾時紅。人生也是這樣，這大好的青春，若這般過去，豈不可惜。等到將來紅閨日暖，樂事正多，我却已紅顏老去，那就更覺難堪了。蕙妹因此常常不高興，愁悶的神情，不知不覺露在臉上。他父母見了，不知是何道理，時常問他，他怎能說出這重心事，祇有含糊對答罷了。後來和方家的親事已經結成，方覺慳快，再聽說方家很有財產，俊卿的相貌也很漂亮，臉上這纔有些笑容，但又惹起一重心事，獨自想道：女子嫁了人，日常生活便利，和母家脫離關係，須受夫家的約束，是否合攏得來一些也，無把握，若合攏得來，到也

罷了。萬一繫柄不相入，那豈不是糟糕了。麼。所以說女子嫁人，便如再投娘胎以後的命運，和以前的簡直是截然兩事了。這樣想來，女子嫁人真是個危險的關頭。我現在已到了這個關頭，想來真有些害怕呢。蕙妹這一重心事，必須嫁到方家以後，纔能丟開，但光陰似乎有意和他做對，喜期雖不過遠一天，天却過得很慢，好容易纔捱過了半年，有如已過了一年似的。喜期就在這一個月以內了。蕙妹出嫁的這天，因為男女兩家都是富戶，女家又祇有這一個女兒，男家也是祇有那一個兒子，各種禮節就任性鋪排，真是十分熱鬧。那一頂花轎更是出色，轎頂上裝着乾電燈，轎角上也掛着電燈，好似一座燈山。這是蕙妹的父親別出心裁，想出這個頑意兒，授意媒人叫

方家照辦好。出出風頭。果然人人見了。都很爲稱贊。惟有蕙妹坐在轎裏。並未看見。祇管低着頭。閉着眼睛。聽人抬到方家去了。

第三天是蕙妹歸寧的日子。蕙妹的父母大清早上。便已起身。吩咐下人預備好三道茶和請新女婿吃的酒席。眼巴巴的盼望他們早些來。但望到十二點鐘。蕙妹夫婦方纔來到。蕙妹的父母急忙瞪起眼睛。望着俊卿。誰知不望還好。這一望之後。直驚得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原來俊卿的右頰上。有一大塊黑痣。足有巴掌大小。上面還有許多顆粒。凹凸不平。形狀着實難看。俊卿似乎怕人看見。時時用一方手帕。假作揩拭。般將黑痣遮住。其實早已給人看見了。親戚們看見。都不由皺眉蹙額。背後議論道。想蕙妹的父母選擇這個女婿。不算不用十二分的心。

總以爲能夠選到一個全美的女婿了。誰知却選中這個陰陽臉的女婿。真是笑話。蕙妹何等愛好天然。如今嫁着這個醜丈夫。自然傷心極了。他們這般說蕙妹父母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暗想當初在公園裏看見時。分明是一張白臉。慢說沒有這般大的黑痣。便連一個小癍點也未曾看見。怎麼如今有了這個黑痣呢。難道是當時自己眼花。未曾看出麼。還是方家怕這黑痣。難看。串通那個小白臉。給我們看麼。但我們夫妻二人。不能都是眼花。方家料又不敢做這圈套。騙人。而且除了這黑痣之外。分明是我們看見的那人。這真是件奇事了。或者俊卿在訂婚之後。纔生出這個大黑痣的。但無緣無故。怎能生出這般大的黑痣呢。蕙妹的父母委實不明白這個道理。後來忽然恍然大悟。

是了。是了。怪不得那張半身照片上他的臉是向。右。斜。着。在。公。園。裏。看。見。他。時。他。也。是。臉。向。右。坐。着。這。分。明。是。他。的。右。臉。上。有。個。破。相。不。能。給。人。看。見。所。以。這。樣。做。作。祇。怪。我。們。一。時。疎。忽。未。曾。留。心。如。今。是。生。米。已。成。熟。飯。無。法。可。想。了。依。着。蕙。妹。母。親。的。意。思。要。和。媒。人。吵。鬧。但。蕙。妹。的。父。親。竭。力。攔。阻。不。放。他。去。說。道。你。去。和。他。吵。鬧。他。就。得。回。說。女。婿。是。你。們。親。眼。見。過。的。這。般。大。的。黑。痣。那。有。不。看。見。的。道。理。想。是。你。們。不。嫌。他。這。黑。痣。纔。肯。和。他。做。親。的。現。在。親。已。結。成。媒。人。的。責。任。已。卸。向。我。吵。鬧。甚。麼。呢。那。時。你。再。用。甚。麼。話。去。駁。他。這。不。是。自。討。無。趣。麼。這。也。是。蕙。妹。命。裏。註。定。的。了。祇。好。忍。耐。一。口。氣。罷。蕙。妹。的。母。親。道。話。雖。這。般。說。祇。是。太。委。屈。我。的。女。兒。了。這。時。俊。卿。早。有。陪。賓。引。着。到。廳。上。去。坐。蕙。妹。坐。

在。椅。子。上。兩。只。手。遮。住。臉。哭。個。不。休。一。滴。滴。的。眼。淚。滴。在。簇。新。的。嫁。衣。上。頓。時。成。了。很。大。的。濕。痕。有。些。親。戚。們。圍。繞。着。他。苦。苦。相。勸。但。蕙。妹。理。也。不。理。聽。他。父。母。將。話。說。完。便。跳。起。身。來。分。開。衆。人。跑。到。他。母。親。面。前。跌。倒。在。他。母。親。的。懷。中。止。不。住。放。身。大。哭。道。媽。呀。你。害。得。我。好。苦。呀。他。母。親。見。他。這。樣。也。不。由。得。哭。了。一。會。他。母。親。纔。哽。咽。着。說。道。兒。呀。你。莫。哭。了。再。哭。下。去。我。的。心。可。要。碎。了。我。方。纔。和。你。父。親。說。這。真。是。鬼。使。神。差。這。般。大。的。黑。痣。會。得。看。不。出。來。我。們。這。雙。眼。睛。還。要。他。做。甚。還。是。早。些。瞎。了。罷。兒。呀。事。已。如。此。你。也。祇。好。退。一。步。想。了。俊。卿。臉。上。這。黑。痣。難。然。難。看。祇。要。他。的。性。情。好。事。事。能。體。恤。你。你。祇。好。裝。做。瞎。子。不。看。他。的。臉。罷。蕙。妹。哭。着。說。道。虧。你。說。得。出。這。話。我。若。真。是。瞎。子。便。也。罷。了。祇。恨。

天。不。照。顧。我。偏。偏。給。我。一。雙。好。眼。睛。怎。能。不。看。見。人。怎。能。不。看。見。這。朝。夕。相。處。的。人。呢。莫。說。以。後。的。日。子。還。長。就。是。在。這。兩。天。中。我。一。眼。看。見。這。黑。痣。就。覺。得。心。裏。有。說。不。出。的。苦。處。幾。十。年。的。光。陰。叫。我。怎。能。過。得。下。去。呢。蕙。妹。的。母。親。道。不。是。我。害。了。你。還。要。說。這。風。涼。話。相。貌。雖。好。實。在。有。何。益。處。有。許。多。女。子。嫁。個。丈。夫。相。貌。真。個。漂。亮。但。不。是。嫖。賭。逍。遙。難。得。回。家。便。是。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到。後。來。弄。得。家。產。賣。完。連。衣。食。也。不。能。周。全。試。問。相。貌。雖。好。有。甚。麼。益。處。呢。俊。卿。除。掉。這。黑。痣。五。官。還。算。端。正。不。比。那。疤。麻。疙。瘡。不。能。見。人。祇。要。他。一。無。嗜。好。一。顆。心。放。在。你。身。上。夫。妻。們。很。要。好。橫。豎。家。裏。也。有。些。財。產。儘。數。穿。吃。你。也。有。福。可。享。了。蕙。妹。恨。恨。的。道。媽。的。話。雖。然。不。錯。但。我。見。了。他。這。塊。黑。痣。真。是。惡。嫌。不。

瘋

堪。本。想。和。他。說。話。却。就。不。願。理。他。一。理。還。說。甚。麼。要。好。呢。蕙。妹。的。母。親。道。這。個。萬。萬。不。能。你。若。這。樣。他。不。是。獸。子。神。情。自。然。看。得。出。他。若。曉。得。你。惡。嫌。他。便。不。和。你。接。近。那。時。你。可。就。要。受。苦。了。蕙。妹。道。頂。好。他。遠。遠。離。開。我。我。寧。願。受。苦。蕙。妹。的。母。親。見。他。這。樣。堅。決。便。也。說。不。出。甚。麼。祇。是。眼。中。流。淚。蕙。妹。又。哭。了。一。會。復。說。道。你。們。將。我。養。到。這。樣。大。又。將。我。出。嫁。我。原。不。該。抱。怨。你。們。但。你。們。挑。選。女。婿。直。到。今。日。選。着。這。麼。一。個。怪。物。公。婆。的。脾。氣。又。很。大。這。好。似。有。意。將。我。推。下。火。坑。叫。我。怎。能。過。得。下。去。呢。蕙。妹。的。母。親。聽。了。這。幾。句。話。又。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公。婆。的。脾。氣。好。歹。你。怎。能。曉。得。你。是。未。滿。三。天。的。媳。婦。他。們。不。能。就。和。你。鬧。脾。氣。罷。蕙。妹。道。這。個。自。然。現。在。就。和。我。鬧。脾。氣。未。免。太。說。不。過。去。了。這。是。俊。

七

鄉告訴我的。他說上人很有脾氣，很難說話。各事叫我小心些。媽替我想，看丈夫這樣不稱心，公婆又大有脾氣，叫我怎能過得下去。蕙妹的母親道：俊卿向你說的話，一些不錯。你在他們面前就小心些，便了。想他們總不能無中生有，尋你的錯處和你做對。但因此我又要勸你了。你務必敷衍着俊卿，你們夫婦倘然要好，他們定然看在兒子面上，也拿好意待你。萬一你和俊卿鬧翻，不必俊卿在他們面前隨時說你的壞話，就怕他們要和你做對了。那不是自討苦吃麼？你是我的好女兒，向來很肯聽我的話。如今就依從爲娘的話罷。蕙妹連哭帶說道：公婆脾氣的好歹，我說並無關係，因爲可以和他們分開來的。但是這樣的鬼臉丈夫，我見了，委實可惡。蕙妹的母親道：你雖可惡，他試問能奈

何呢？依我勸你，還是耐着性子，自己尋些快活罷。

蕙妹的母親，雖這樣懇切勸慰蕙妹，但蕙妹這種切膚之痛，又怎能忘却？而且這痛苦隨時都伏在面前，更是一刻也不能丟開的。因此他和俊卿雖未曾破口吵鬧，但對他的神情十分冷落。平常坐在房裏，總是捧着本書消遣。俊卿和他說話，他都是似理不理，有時心煩起來，就隨便走出來，頑耍或是回母家，或是到親戚家去，頑得高興時，夜裏也不回去。俊卿派人來接，還是叫來人回去，說今夜不回家了。本來他未曾將俊卿放在心上，慢說離開一夜，便是一年不見面，也不覺得記念呀。但是俊卿爲人十分明白，當初結這頭親事時，他曾向他父母說道：施家擇婿如此之苛，自必想選個十全十美的女

增。我們和他家雖說是門戶相當，但我臉上有這塊黑痣，他家見了，必不滿意。那時被他回却，豈不難以爲情？他父母當即想出那個遮蓋的方法。俊卿又說：這不是騙人的事。縱然瞞過一時，將來總有明白的一天。聽說施家姑娘很愛美，觀尙成親之後，被他看破，自必很不快活。恐怕夫婦之間就得因此失和，豈非反爲不妙？俊卿的話說得入情入理，但他的父母定要娶到這個媳婦，就硬逼着俊卿如法施行。俊卿本是舊禮教中的人，那敢和他父母據理力爭，便勉強答應。但心裏時刻害怕，將來定沒有好結果的。所以後來蕙妹待他冷落，他並不以爲奇。祇恨他父母不聽他的話，結成這一對不歡的夫婦。但他還暗自想道：我的容貌雖醜，不中蕙妹的意，我若拿真情待他，或者能感動他的心。

瘋

所以他的待遇，蕙妹總算是加意體貼。怎奈蕙妹成見在胸，消除不散，一味的冷落他，他忍耐不下，便也惱羞成怒，翻轉面來，拿嚴厲的手段對待他。無事不許他出去，有事出去時，也派人跟着，晚間必須回家。雖在娘家，也不准過夜。蕙妹一肚皮的委屈，何能再受他這約束？因此夫婦們常常吵鬧。俊卿的父母自然帮着他兒子，每逢他們吵鬧時，便來責罵蕙妹，實施他們的。大脾氣。蕙妹一個人怎抵敵得住，抵抗既能無力，就漸漸的屈服了。蕙妹雖然屈服在他的翁姑和丈夫勢力之下，但心裏很不甘服，十分怨恨。平時既不能出去，祇好悶坐在房裏，時刻看見他丈夫臉上的黑痣，又看見那股盛氣凌人的神情，就更加憤恨。又苦於無處訴說，久久悶在心裏，就不知不覺

九

闕。出。心。病。這。心。病。發。作。時。神。志。就。立。刻。昏。迷。簡
直。失。了。知。覺。胡。言。亂。語。信。口。開。河。不。常。的。心。事
都。一。一。說。了。出。來。俊。卿。和。他。的。父。母。在。旁。聽。了
自。然。覺。得。難。堪。也。就。十。分。恨。他。雖。是。請。個。醫。生
來。替。他。診。治。這。個。不。過。是。關。顧。場。面。免。得。被。他
母。家。責。備。罷。了。其。實。何。嘗。是。望。他。病。好。但。是。俗
說。心。病。還。須。心。藥。醫。蕙。姝。既。是。心。病。縱。然。服。藥
也。必。不。能。全。愈。何。況。不。常。服。藥。呢。於。是。他。的。病
症。越。過。越。加。厲。害。先。前。這。種。昏。迷。的。病。勢。一。個
月。當。中。不。過。發。作。兩。三。回。後。來。竟。是。難。得。三。天
不。發。了。發。作。時。說。的。話。也。越。過。越。無。秩。序。越。不
成。話。可。憐。一。個。貌。美。性。和。的。好。女。子。就。此。變。成
個。瘋。子。了。家。中。人。當。他。是。瘋。子。親。戚。們。也。當。他
是。瘋。子。連。他。的。親。生。父。母。也。當。他。是。瘋。子。了。但
在。他。說。的。那。些。瘋。話。當。中。常。常。却。夾。着。一。句。很

有。深。味。的。話。這。話。怎。麼。說。麼。原。來。他。有。時。捶。胸
頓。足。顛。頭。播。腦。大。聲。疾。呼。的。道。這。是。誰。害。我。的
呀。這。是。誰。害。我。的。呀。

鼎丞五十初度贈墨梅幅

系以詩

(石子)

回。首。春。風。三。十。年。鞭。絲。帽。影。各。翩。翩。
同。游。一。瞬。渾。如。昨。握。手。重。逢。老。共。憐。
雙。管。借。圖。眉。壽。句。十。觴。來。醉。杏。花。天。
一。言。頌。禱。無。文。媿。寡。過。知。非。企。昔。賢。

哀情
同爲情死

(慶霖)

烏雲四起如張天幕日光西墜倍增慘佈冷月初升益覺淒涼已而小雨霏霏簷前浙瀝似怨大好春光爲秋雨秋風摧殘殆盡者庭外落紅陣陣均爲風伯凌夷牆角海棠凋零無數此情此景印於女郎眼簾中能無不寒而慄耶女郎李姓字素霞方輾轉病榻吟朱淑真斷腸詩誦潘安仁悼亡賦藥鑪茶灶陳列床前桌上置殘燈一盞火光如豆幽綠似燐被風所吹搖搖欲滅素霞視之鬼域不啻愁緒縈心暗自飲泣悲其身世之飄零意中人復爲人所陷困坐囹圄悲極思睡勉入夢鄉而囁語頻頻作矣彷彿若曰秋鷗哥恕儂有病不能設法拯哥於牢籠以報救儂之恩德侍兒阿玉伏床酣臥爲之驚醒連呼姑姑醒乎嗟嗟素霞蓋有莫大之傷心事

請爲閱者諸君詳細述之素霞浙產也早失怙恃依伯以居曾畢業於高等女子師範學校今則居海月橋西某巨公家教其女公子讀焉今年二十有三歲其與秋鷗邂逅也在滬杭車中蓋其時素霞師邱芝瑛正建設女校於吳門素霞受聘爲教員搭車赴蘇也適有一老尼同車坐其旁另一少年對坐焉素霞見尼頗和藹因與之語其實尼非善類欺彼弱質擬乘其不備施以鬼蜮伎倆耳車聲輾轉行行已入月台紅旗一展而車停矣旅客紛紛下素霞亦出寓某旅社擬盤桓數日再赴吳門翌日檢點行李篋中什物皆不翼而飛顧異鄉作客將伯誰呼惟有自認晦氣而已又明日素霞晨粧才罷憑桌早餐以手支頤停箸若有所思忽門闢有女郎探身入笑呼曰霞姊幾時來滬何竟不以音信

告我初次出門途中豈有所失耶霞聞言起立相迎並道歉曰娟妹何以知我行徑來而不告我知過矣途中失物事誠有之但不過百元左右耳人地生疎無從報官追緝來者爲錢麗娟素霞之同學舊侶也因微笑曰此則無憂今已有不平人爲姊奪回原物明日妹當偕之同來歸還趙璧伊恐冒昧故未偕來特遣妹先容耳霞聞言不知真僞以麗娟言行平素頗倜儻因之唯唯留用午膳暢談良久始相別去並約明日再晤雖然素霞之物果爲人奪回乎所謂不平人者又何所來此則讀者即不詰問吾亦亟欲宣佈也當老尼盜素霞之物時對座少年觀之甚悉又不便逕告素霞惟恐唐突因之踵尼後報告鐵路巡警拘尼查驗果然遂拘尼扣物擬登報招失主去領少年錢姓秋鷗名麗娟之

兄也歸家將此事詳告於妹娟曰此彷彿吾同學姊李素霞也果來滬必寓某旅社今日妹先往訪之若在此再偕之同往警局認領失物可耳不圖鷗至而素霞果在如吾書之所述素霞晨起適雨並有約故未出正盼麗娟復來而麗娟已至另一少年翻然隨於後少年器宇高華一望而知非凡物霞睨之似曾相識然忘其同車對座者少年觀霞覺其艷麗不可以一世又勝於長途役役時之容光矣不覺神爲之移娟默觀兩人情狀乃率意狂笑霞聞笑聲羞乃不可仰視紅雲朶朶透上兩腮少年亦頗維谷娟亟斂笑爲兩人介紹曰家兄秋鷗曾於前日與姊同車來滬姊尙憶之否霞始恍然鷗曰僕觀尼與女士語時已窺其用意本欲破其奸舉以相告又恐唐突是以中止惟有留意其行動後

果見尼盜物入袋。至下車時。僕即告警。初不意女士與舍妹爲同學好友。此事殆亦奇矣。素霞申謝再三。鵲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吾人應爲之事。何謝之有。三人遂偕往警局認領失物。秋鵲證焉。嗚呼。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多情哉。老尼爲禍不足。且將一縷情絲爲秋鵲素霞暗地相牽矣。霞以開學在即。勾留三日。離滬赴校。光陰迅速。曾幾何時。瞬息又屆年假。素霞亦返家度歲。此一年中。伊與秋鵲兄妹往來。鴻雁固未嘗稍有間斷。先是霞赴杭校就事。不二月。其伯即將彼許婚於湖州某村夫之子。爲室利其聘金多也。明年二月。即屆婚期。素霞假歸。懵然不知。比至爆竹一聲。桃符新換。往舅家賀年。始告之。始知歸途病矣。迨病痊。距婚期僅十日耳。秋鵲曾肄高等法政學校畢業。後分發浙江。以知

事任用。嗣以政途齷齪。遂與脫離。爲某報記者。筆墨謀生意。頗自偷暇。則與妹麗娟同視小窗。共論詩文。一日得素霞一函。拆視之。函云。

鵲哥。娟妹同鑒。適奉手書。以霞婚期在即。書以賀我。其實悼我不啻也。霞生於惡家庭。爲黃金所崇。一生幸福。削剝殆盡。君等知娟我者。果爲何許人乎。蓋一目不識。丁鄉間之牧豬奴耳。得婿如此。此生有何樂趣。霞新病初愈。心緒如焚。設走他方。又碍法理。嗟嗟。不自由。毋寧死。後會有日。當在黃泉道上耳。

素霞謹上

秋鵲兄妹閱書。竟不勝驚駭。尤以秋鵲更爲煩惱。霞嫁後。牧豬奴戀其顏色。尙稱愛好。乃日久生厭。此種鄙夫。又安知情之所鍾哉。舊癖復發。日沉於博賭。一日負某公子三千金。計無所償。

商諸賭徒阿毛阿三願以素霞作抵押品由牧
猪奴畫押絕賣之某久涎霞美欣然允諾又恐
爲兩家偵知陰喚牧猪奴携之滬上再行署券
幸事機不密爲霞知急以密函暗達秋鵬兄妹
乞援娟得書頗以爲憂鵬曰是無妨此舉足拔
素霞脫離苦海也此間某警署署長爲我同學
好友少當往商俟伊等夾時一鼓擒之可耳麗
娟曰然則霞姊當與彼人離婚乎鵬曰此事理
必然初無足諱妻而可賣不離何待卽彼保障
人權之法律亦所不容

某公子牧猪奴均科以罰金了事爲素霞離婚
後之贍養費彼黨阿毛阿三亦略施以薄懲霞
從此遂留跡滬濱爲某醫院任看護職牧猪奴
等狼狽回鄉某公子聞此事主謀一切係秋鵬
所爲表面雖與牧猪奴糾纏索債而心實脚鵬
刺骨此後日月鵬與素霞婚事已有成約不料
天禍飛來秋鵬忽被某公子誣爲過激黨人下
獄霞時方心病復發而孱弱身軀已一再摧殘
不堪再受驚嚇吾書開篇時即素霞纏綿枕席
病危時也嗚乎藥石無靈素霞竟長辭人世而
香銷玉碎矣秋鵬以父執力爲之辯誣得釋比
出獄聞霞已死乃距躍三百痛哭曰卿何不幸
亦至於斯吾二人者可謂好事多磨吾亦無意
於人世願鄉於黃泉道上稍待也昔日讖言不
圖實用於今日天實爲之夫復何言言已遂暈

絕比。麤得精神。疾三閱月。亦死。倜儻如麗娟。亦復時常珠淚雙垂。深悔當年多事。爲此一雙癡男女。媒介致遺阿兄。與好友抱千古之恨。而長眠於地下也。

七夕閨詞

(馬世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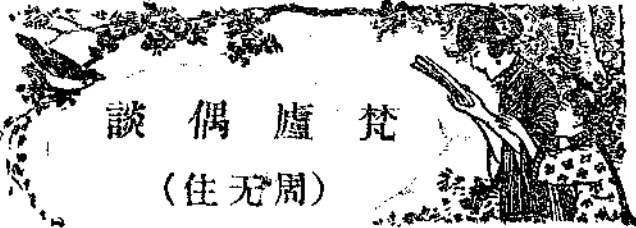
碧天耿耿見銀河。回首空房歛翠蛾。
怕見夜深香霧重。歡情不似怨情多。
渺渺銀河此夜盟。人間遙望不勝情。
殷勤爲道經年別。幾度拋梭織未成。
星光月色兩相宜。星帶歡娛月帶癡。
殿迴雲深叢桂鎖。愁看牛女渡河時。

同爲情死

哭話

梅逸

晉王濟累使妻常山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泣。請帝留齊王攸。帝怒曰。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遺婦來生哭人。
清洪退翁甲申之變。視髮爲僧。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服焚香。北向揮泣。
南北江仕清母墓爲野火燒。仕清哭三日。
清施聖。接父歿。廬墓三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和。
南北宗敬微不榮人間。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莊。自隨子孫拜送悲泣。



梵廬偶談

(住无周)

河間翁以行伍起家。不二十年。位爲極座。財二千四百餘萬。(外傳四千餘萬。不確)富貴逼人如是。如是惜乎。南柯方酣。黃梁遽熟。而肘腋之間。已請君入甕矣。飲恨莫白。遂速天年。身後檢餘不存十三。而象賢之子。復不能一一如願。然則紫標黃榜。徒爲人所譏耳。多財賈禍。可勝歎哉。或曰。項城于夫人之喪。慧能至。欲典產。雲躑躅滬江。售書畫。度日河間。雖不幸。侵蝕所餘。尙有七百餘萬。使項城當亦多貽數百萬。何至如是。余曰。不然。以余所聞。慧能豁達。有容能諳。英法德拉丁四國語言。且書畫并絕。孤懷樽酒。閉門著述。寒雲早有宣南七子之目。近更主持海上文壇。百衲詩名亦震冀北。餘如誠齋之豪邁。巽厂之英落。兩峰之溫厚。鳳標之俊爽。較劉景升子固。有間耳。或又曰。使項城果多貽數百萬。則何如。余曰。使項城果多貽數百萬。則諸子之爲諸子。正未可知也。嗟乎。此中消息微妙。然則河間翁身後之不幸。亦未始非身後之幸也。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話。不是佛乘上說的嗎。人生如朝露。富貴等浮雲的詩。不是先儒所說的麼。現這兩種話頭。却都是勸導世人的口吻。可算得異途同歸呢。要知大千世界中。那種形形色色的富貴功名。不都是一場春夢嗎。偏偏世人都喜在春夢裏淘生活。專做那些損人利己。欺騙。詭詐的事業。到了覺悟的時候。却又悔恨遲了。如我孫星肅這個人。不是當年氣使。頤指的富豪麼。如今到了這般地步。手足祇賸一半。回想前事。真正可憐極了。

但我的歷史。實在不忍道及。不過我已成了廢人。受苦已到這般田地。還有什麼忍不忍呢。不如索性宣佈出來。可使現在一般爭名奪利的。袞袞諸公。作一個當頭棒喝。不致如我當年終

日。沈迷在夢中。做那些自殺的勾當罷了。我先世係航海起家。以販豬仔爲唯一的生活。販了三十多年。遂成富有。我十五歲時。父母已先後見背。幸師傅得人。遂得長進學業。維持家庭。十八歲那年。書已廢讀了。就娶一位曹家的愛女爲妻。我的泰山。乃是杭州一位巨商家。產約有三百多萬。所以遣嫁的時候。那自然踵事增華。窮極侈麗。惟我妻素性豪放。似開通而非開通的人物。他仗了贈嫁多金。總是盡情揮霍。舉動闊綽。我因愛他過甚。所以不敢說他半句的。到了次年。我因在家無事。想到商界上做些營業。那時就有一個朋友勸我開金店。我就拿出二十萬銀子的資本。交給那朋友馬上組織起來。我天天必到店裏去坐坐。那時一夥兒店友沒一個見我不唯唯承命。而且金店生意都

是與官場及富貴人家往來不上多時就認識了許多司道督撫富商巨紳我見着這班人自然是竭力巴結結果不到一年我的勢力就漸漸的擴大了於是就捐了一個郎中後來官場中請客就把我列入摺紳班中後來每逢辦理各省賑濟事業省中裏要請我帮忙我一面允許擔任一面就利用這個名義暗使我的妙計約莫辦了二十多年却賺了好幾百萬銀子內中的玄妙方法諒諸君早已明白了但我事後感受的反動真是虛而且酷這叫做孽由自作怎能怨天尤人嗎我不妨說個明白使世人讀了亦可當做前車的鑒戒呢。

記得自庚子年的夏間北方忽的鬧起拳匪來京津一帶的居民遭劫最是厲害南方人旅居天津的人爲數實亦不少都是緊緊的圍在一

個城內那時交通斷絕真是逃走不得後來覺羅氏的母子西幸長安城中的秩序不堪聞問我得了這個消息便有文章做了當下就約了幾個同志假座四馬路萬家春餐館開了一個秘會我宣佈過我的計畫很蒙他們贊成就推我做幹事主任次日我即在各日報上發表宗旨說某某善會專誠購備糧食衣服運往京津地方施送被難人民並接取被難官商眷屬南下一面與外人接洽辦法頒給護照種種手續部署完竣我又訂租幾條輪船派人四面號召南北紳商富戶得了這個信息無不同聲讚美我又製了幾千本捐冊挨向各省官紳商學各界分送即窮鄉僻隅亦必託人設法送去並運動中外報紙竭力鼓吹因此不論中外紳商都能踴躍捐助惟恐或後單單上海一部份每天

收入捐款約有十多萬。還有助金珠鑽寶的書畫古董的那時社會的熱心慷慨算得已達極點了。我得了許多捐款暗暗喜歡就放了一隻輪船帶些捐下來的衣服糧食開到天津就在天津施放了一半。又到北京城裏放一半。不知那時北京紳商已如囊中之蠶不敢出大門一步。忽聽得可以保護南下誰不感激零涕。我趁此就廣播捐冊設立辦事機關在那種紳富的心中祇求能脫險銀錢却是不算非但願捐助巨款而且還要獎贈我們辦事人呢。以致我們開一回船那些紳富除了正式捐助外還要餽贈程儀等費爲數倒也可觀。所以每回除掉了船租開支外在事的人沒有一個不滿載而歸。至於船上裝的那些苦人多是這般紳富招呼來的所有供給飲食統由紳富資給並不要

我們破費分文辦了八個多月捐款約有八百多萬。除分派在事員司的酬勞和交際運動等費外尙整整多了四百餘萬。我就造了一篇帳立了許多名目仍在日報上宣布結束並將八百多萬銀子報銷得乾乾淨淨一面約了那班心腹人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將餘下來的錢按股均分。我是忝居主任之列得了九十五萬。又落得許多真珠鑽石金飾古董及各種股票等等也值二十多萬。就一古腦兒拿回家去預備孝敬妻小。可是禍福之來不能逆料。我剛到自己門首奴僕們在鬧着太太不見了房中衣箱亦開了我忙下車問個端詳。即據奴僕輩訴說道自從主人開辦了那個善會輕易不肯回來太太就每天飯後必坐着阿二的馬車往外去遊。有時連阿二都不回來不知往那裏去後

來。主。人。到。北。京。去。了。太。太。越。發。毫。無。忌。憚。阿。二。馬。車。亦。不。肯。駕。了。有。時。我。們。在。馬。路。上。看。見。阿。二。他。竟。僱。了。別。家。馬。車。同。太。太。坐。在。一。塊。兒。兜。圈子。前。幾。天。我。們。得。主。人。返。里。的。信。正。想。要。去。告。訴。太。太。不。料。前。天。晚。上。太。太。忽。轉。來。就。叫。阿。二。到。了。房。裏。密。談。了。良。久。阿。二。就。出。去。了。比。及。今。天。我。們。起。身。的。時。候。看。見。大。門。開。了。趕。緊。跑。到。太。太。那。邊。報。告。那。知。太。太。也。不。見。了。房。內。的。衣。箱。都。顛。倒。錯。亂。我。們。見。了。這。個。樣。兒。曉。得。有。些。不。妙。馬。上。請。了。畢。二。姨。四。下。裏。打。聽。竟。查。無。黃。鶴。不。知。太。太。到。那。裏。去。了。我。聽。到。這。裏。頓。覺。忿。火。中。燒。痛。恨。切。骨。一。轉。念。我。在。社。會。上。做。事。家。醜。還。是。不。揚。的。好。好。得。此。番。賺。着。了。百。多。萬。索。性。多。討。幾。個。小。老。婆。倒。是。消。恨。解。悶。的。良。法。我。於。是。完。全。打。消。憤。恨。的。念。頭。隨。即。物。色。了。兩。

個。如。花。如。玉。的。美。人。在。一。天。上。迎。接。進。宅。所。有。他。兩。個。的。衣。服。首。飾。及。一。府。什。物。總。是。非。常。華。麗。我。左。顧。右。盼。好。生。快。樂。加。之。我。又。是。征。衫。甫。卸。的。人。驟。領。略。那。種。旖。旎。風。味。胸。中。愁。恨。足。可。消。滅。無。餘。足。見。世。上。的。金。錢。真。有。萬。能。的。魔。力。我。假。若。沒。有。這。筆。進。款。怎。能。夠。享。受。此。等。艷。福。咧。

到。了。光。緒。末。葉。的。時。候。我。又。辦。各。省。賑。捐。捐。務。甚。為。踴。躍。那。知。到。了。宣。統。三。年。忽。然。光。復。了。我。趁。此。當。兒。將。收。而。未。解。的。捐。項。老。實。不。客。氣。就。收。到。我。的。金。店。帳。上。去。了。後。來。又。辦。江。北。急。賑。兩。淮。義。振。一。般。慈。善。家。因。我。對。於。賑。務。很。有。經驗。所。以。都。要。請。我。辦。我。因。是。發。財。的。機。會。焉。有。拒。絕。的。道。理。我。既。允。許。擔。任。仍。在。廣。告。上。用。以。夫。人。家。見。了。我。的。廣。告。就。情。願。將。鈔。票。銀。子。送。

到我這裏來。甚至連姓名都不肯留的。我辦理這種賑務一切事件都由我支配。雖然妻小逃走。又得了好多財產。表面上却做得好看。拿出兩三萬做那些門面善舉。反落得個善人之名。這次賑辦完了。又將我那妻子捲逃的虧空。依然恢復原狀。我後來抱定家庭主義。就購了三畝地皮。造了一所很壯麗的住宅。即將當年北方所獲的名人書畫。陳設起來。這種書畫都是無價之寶。此時海內收藏家要算我是巨擘了。那時往來的名公鉅卿。縉紳巨商。那一個不嘖嘖稱羨我兩個花枝招展的一對可人兒。且都生了兩男二女。沒事時兒女繞膝。雙美成行。像我到了這樣地步。也可算得不虛此生。正可趁此壯而未老的時候。享些真正林泉清福了。咳。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任憑怎樣狡猾。總逃不

出上蒼的手掌中。在此當兒。忽的闖出一樁天大的橫禍。來前年的春上。不知怎的上房樓下。忽然火起。等到曉得了。早已滿樓皆火。我顧不得妻子財產。祇得拚逃。老命無如。樓梯燒斷。我想奔竄前窗。將身躍下。竟落在天井中。石礎上。以致折斷了一膀一臂。火勢猶逼向我身上。而我忍痛挨到牆陰下。將身子完全藏在冰缸中。那時兀自聽得妻子號哭幾聲。停一會兒。便不響了。我揣度他們一定葬身火窟中。想救他也沒法子。想等至有人來援。可憐我一家數口。和數百萬財產。早已燒得精光。我雖脫了險。遇身都受了火灼的傷痕。巡捕就送我到醫院裏醫治。但是成了廢人。到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祇賸得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回想從前的事。真是自作自受。却怪誰來。

生大銀行

營業特色

放款

公司股票 棧單貨物
 遇有要需 得以抵押
 青年工商 學有專門
 缺乏資力 可以借本
 婚喪急用 無處告貸
 薪水擔保 得以預借
 小工小商 負販肩售
 欲謀生計 均可借款

保管

新設庫房 堅固非常
 左右前後 風火磚牆
 上層平頂 密布鐵梁
 庫內安設 保險鋼箱
 英國定造 至大至剛
 貴重物品 什襲珍藏
 租用價廉 保管法良
 倘蒙光顧 備有詳章

兼營珠寶鑽石貴重飾物押款

婦女儲蓄會員得享特別利益

營業時間

儲蓄部	保管庫	匯兌貼現	存款放款	匯劃往來
(午下)	(午上)	(午下)	(午上)	(午上)
二時至八時	九時至十二時	二時至五時	九時至十二時	

銅圓

借出 存收

小本經紀 銅圓進出
 隨時兌換 諸多損失
 一經存儲 即可生息
 欲換銀幣 按市照折
 通融出借 藉助資力
 利息公道 手續簡捷
 本行創始 重在公益
 輔助工商 尤期普及

引起儲蓄觀念維持平民生計

諷刺小說 模範教員

(徐冷波)

叮噠！叮噠！東方小學散課了。說也奇怪，平日這學裏下課時，生徒一聞鈴聲，搖動好像放出籠的鳥一般，誰也不挨肩，爭前恐後，鬧嚷嚷，歡歡喜喜的奔出教室來。差不多教室的門限也要被他們踏穿了。踢球啦，賽跑啦，踢毽子啦，拍網球啦，都興興頭頭，活潑潑地。尋他們課餘的快樂去了。可是這天生徒們却一反其常，似乎並沒聽得散課時的鈴聲，好像耳朵聾了一般。其實大家耳朵並未聾塞，走出教室遊戲的也有幾個，不過屬於少數罷了。校長走了，後生徒們便開起無秩序的談話會來。姓劉的學生說好了，好了，明日子新請來的教員授我們的課了。老實說，現這國文教員我非小覷他，腦筋裏委實太舊，只配十八世紀混

混。若在今日正當新潮澎湃的時候，恐怕沒有他的立足之地罷。說時很傲慢似的，磨拳擦掌，價氣又向對面的一個學生道：「苟生，你看對不對？苟生回答說：對極對極。我們受這位先生的苦，可算吃足了。這事原是我向校長說的，誰敢異議，說個不字呀？」正說着，又惹動坐在苟生右邊的一個姓畢的學生道：「這事我却不敢十分贊同。今天換一個教員，明天換一個教員，換來換去，我恐非但終於免不得以暴易暴，反要弄到一蟹不如一蟹呢。」話才說完，座中忽地伸出一手對準畢生耳光，豁過來，大喝一聲道：「你好大胆呀！打你一下再說老子的話，要你批駁，不是嗎？這當兒烏鴉一陣一陣的哇哇的叫，替從屋頂上飛過去，似乎替畢生抱不平一般。但畢生却反不敢向打的人回手，或者說一句半句

話兒。祇是低着頭。呆瞪瞪地坐着。直到大家散了。纔敢把頭拾一抬。腰背伸一伸。理好書包。回轉家去。

學生與苟生。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膽怯如此。而苟生並且也不怕校長責他蠻橫無禮呢。：：唉。原來這校是私立的。男女生。徒倒有一百多人。別校教員對於生徒管束都很嚴厲。可是這校却如前清臣子對於皇屬一般。任是鬧出亂子來。一句話也不敢責他們。一下且慢且慢。我寫到這里。看官們定要奇怪了。從來只有學生怕先生。豈有先生怕學生的道理。唉。這事若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時代。大家聽了。當然都很奇怪。可是在今日黑暗的社會裏。却不稀什麼罕。原是司空見慣的事。五花八門。層出不窮。聽的人都已討厭極了。那些聽了。納罕的人。

究還少見多怪的呢。閑話剪斷。言歸正文。且說現在那些辦教育的人物。他們的宗旨。未嘗不是正大光明。然而仔細考察他的成績。唉。想起來。汗毛都要直豎。啊。所以這校初辦時。宗旨原也正大。明光生徒。亦有三四百人。可是未到幾時。教員因與校長意見不合。相繼辭職而去。學生的家屬。見說幾個教法優美的教員。都已一個個走完。深恐誤了子弟學業。所以自下學期起。多半轉入別校去了。及至明年。有許多生徒。見個個都已轉入別校。於是也隨聲附和。一窩蜂的跟著去了。

暑假後。行開學禮。時校長史效古。見座中生徒。寥寥若晨星。竟然一年少似一年。心裏委實覺得不快。終日不是愁眉。就是苦日。再不然。便支着頤兒。一動不動的。伏在桌上。打算吸收生徒的。

方法可是想了三日三夜終想不出什麼法兒來。駛馬難追的日子倒已過去五六天了。但效古却依然坐在室裏屏聲靜氣抓頭挖耳的苦想。似乎還沒得着什麼法兒。却說有一日正在深思的當兒忽然將手向桌上一拍彷彿得了什麼東西似的斗然立將起來抽出火柴霍的一擦。然着紙尺呼囉呼囉的吸起水煙來。忽又高聲叫校役道：「少華！泡茶說着就有一個矮端端的男子應聲而至拿了茶壺出去。俄頃泡得茶來效古很得意似的呷了約有兩盞茶。復又抽了幾口煙。直到半夜時分這纔解衣除帶倒頭睡在牀上。其時月兒在雲端裏微笑。容用了淡淡的光。穿過玻璃窗射在史效古的臥室裏。似乎慶賀效古成功一般。效古愉快極了。暨閉着眼。直到第二日將近午飯時分方始起。

身盥洗接着又吩咐校役叫姓苟的學生下午天放了學遲些回家。說是校長有話向他說。那校役少華聞言諾諾連聲退了去。便把這話傳給姓苟的學生聽了。一眨眼間已到散課時候。那姓苟的學生自聽了那校役說校長要向他說話。後心中早有些不安。如今正在那里悶悶不樂。不知校長要向他說什麼話。斗然聽得脚步聲響。知是校長來了。心中越發有些皇皇不定。只得忙迎上前去。那校長三脚兩地跨將進來。四下裏望了望。並無別人。遂命苟生對面坐下。苟生見校長面色和祥。方把心神略定了。定聽校長說道：「本校現因擴充學額。起見新訂的辦法。凡在本校肄業的。要是能介紹十個學生。就可免他本人的學費。聽說你的家裏親戚密友。非常之多。倘使你

也。能。鼓。吹。鼓。吹。介。紹。介。紹。幾。個。來。那。麼。你。的。學。費。就。可。免。出。如。滿。十。人。之。上。你。在。校。一。切。費。用。都。由。校。中。替。你。担。負。因。你。平。時。很。能。用。功。所。以。特。來。成。全。你。這。事。機。會。却。不。可。錯。過。呢。說。完。兩。眼。廝。觀。着。荷。生。表。示。一。種。待。他。回。答。樣。兒。可。憐。荷。生。原。很。懼。怕。校。長。的。今。見。校。長。來。向。他。問。話。早。嚇。得。不。知。什。麼。似。的。竟。然。不。知。回。那。一。句。話。是。好。好。容。易。思。了。好。久。呆。望。半。天。才。吞。吞。吐。吐。的。答。應。了。一。聲。「是」校。長。見。他。答。應。了。一。聲。是。便。又。說。道。你。家。去。我。明。天。聽。你。回。音。罷。荷。生。回。到。家。裏。便。將。這。事。告。訴。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本。是。吝。嗇。之。人。一。聽。了。兒。子。這。番。話。真。所。謂。投。其。所。好。天。下。那。有。此。等。便。宜。事。豈。有。不。贊。成。的。道。理。所。以。沒。多。時。便。已。拉。上。三。十。多。個。學。生。真。是。嘴。都。笑。的。抵。不。攏。來。又。可。以。省。了。他。兒。

子。十。元。的。學。費。自。此。之。後。那。學。裏。校。長。便。把。他。兒。子。當。作。恩。人。般。看。待。荷。生。見。校。長。待。他。比。從。前。好。樣。樣。事。情。都。順。從。他。的。意。思。以。為。校。長。總。因。我。母。親。替。他。拉。了。許。多。學。生。才。待。我。這。樣。不。然。決。不。會。如。此。的。他。想。到。這。一。層。因。亦。以。此。自。傲。時。常。借。此。耀。武。揚。威。動。輒。欺。侮。別。的。學。生。可。憐。那。些。被。他。欺。侮。的。學。生。有。時。壯。着。膽。跑。至。在。校。長。面。前。伸。冤。訴。苦。校。長。不。惟。不。責。荷。生。一。句。反。說。這。些。人。不。肯。學。好。他。才。來。管。你。們。的。衆。學。生。聽。了。這。番。話。雖。明。知。校。長。一。心。庇。護。荷。生。然。而。也。奈。何。他。不。得。也。就。只。得。忍。氣。吞。聲。權。且。受。些。委。曲。心。想。表。面。上。雖。說。校。長。愛。他。實。則。骨。子。裏。頭。就。是。害。他。啊。衆。學。生。既。不。與。荷。生。計。較。或。是。爭。長。論。短。那。曉。得。他。倒。反。越。發。得。了。志。有。一。部。分。的。學。生。却。已。被。他。征。服。了。見。了。他。簡。

直話都說不出一句，祇有惟命是從，却是唯一的。天職所以那天開談話會時，內中有個姓畢的學生，言語之間，偶然頂撞了他兩句，被他打了一個耳光，却不敢回手，也就因為怕他的緣故，其實那里是怕他，不過讓他罷了。

且說開談話會的第二天，那位新教員果然已請了來，上他們的課了。這教員姓蕭，名無瑕，是黃渡人，從前也會在什麼西方、北方、南方各小學當過教員，也會在人家當過先生，教過子弟，賺過錢，可是祇因他平時舉動非常輕佻，一點不持儀節，見了學生的姊姊，或是路上遇着面貌比較姣好些的婦女，不論認識不認識，骨頭便要酥了半邊，未到幾時，鬧得衆人都知道了，自己覺得有些站腳不下，辭了職，或是未及辭職，已被那辦學的下了一個逐客令，自己仍回家。

鄉老和婆子守在家裏等候，天上飛來的差使無巧不巧，向來足不出戶的人，如今居然有人登門來請他，真是瓦片也有翻身之日。況且這學校又是滑頭人所辦的，滑頭學校與他性情又最相合，自然樂得就這差使了。他到這校裏來，可是那輕佻不持儀節之習，依然是沒曾改除，但衆生徒倒反說他的是一個和藹可親模範的教員。

有一天正在午飯時分，衆生徒回家的回家，去了在校包飯的仍留在校裏有的，却待家裏送飯來的，內中有個姓畢的學生，也是待家中送飯來的之一，往常送飯人是他家雇的老媽，但這天因他家老媽有病，遂叫他姊姊親自送來。那曉得這模範教員見了他姊姊，又發起老毛病來，骨頭頓酥了半邊，呆望了半日，立刻回到

自己房裏抽出筆來抄了一封老套頭的求婚書忙趕將出來可是人已不見了心中懊喪了半天遂私下裏命畢生交與他的姊姊並說莫給旁人瞧見日後我重重的賞你啊

畢生接了這信雖不知信中說些什麼話但那教員的神情心中已覺察了一半祇因那教員平時與他感情頗惡待學生們有些偏心遂決意將這信交與他父親使他父親知道了便可向那教員辦個交涉校裏辭了他的職務畢生既將信交與他父親他父親接過來看不到兩行頓時臉上便變了氣色拍桌頓足道唉現在民國時代簡直不成東西了只種淫蕩輕佻衣冠禽獸的人居然會做起人家的先生來沒的誤盡人家子弟啊……說着嘆了一口氣復又繼續說道我千不怪萬不怪只怪苟生的娘人

家的孩子好好的在私塾裏千不該萬不該把他騙入這不三不四斷命的學堂裏錢擲在水裏還有響聲我爲何發癡拿這些血汗得來的錢白白的送給這喪廉失恥的人用呢原來民國以來大家鬧着學堂學堂這就所謂學堂啊唉……說着一頭奔出門來原想會那學裏校長畢生的娘見他這樣子連忙趕來拉住他的衣角那里能經得他一揮手裏的衣角早已掙脫了畢生的娘一時掙扎不過只得由他丈夫去了

畢生的父親氣喘喘的跑到校裏向那史校長重重的交涉了好久結果總算打招呼認不是將那模範教員辭退了纔把他的無明火捺將下來可是那校裏生徒們見校長驀然把那教員辭退尚還憤然問那史校長道你爲何把我

們的模範教員辭退你爲何把我們的模範教員辭退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校長束手無策六神無主到後來祇嘆了一聲唉這是我的過

臨江仙 (二明)

鎮日陰霾凝畫本。妝顰半面。
釵鈿含羞不肯向人前。多情
惟吾輩。買棹白堤邊。俠骨
芳魂一坏土。無端風雨。淒然
銷魂人醉水。雲天不須人自
惜。但願使人憐。

集憐心集寄句內

於今更是可憐。生屢卜歸期。
屢變更屈指三春都過了。最
撩人處最關情。
肯把深情託鯉魚。小字重修。
寄遠書別有幽懷。書不盡離
居愁煞病相如。
半輪涼月影昏黃。獨坐相思。
味頗長。酷恨我生歡樂少年
年別緒惱人腸。
不堪勞燕已分飛。近日青鸞。
信亦稀。一語囑卿須記取。木
樨花放便言歸。

走無常

(小春)

里有走無常者能預知人死日或詢以冥間事曰飲食起居一如陽世第不見天日稍苦悶耳或言世所傳閻羅天子信有之乎曰有之某卽閻羅殿下卒也殿如人世貴官署猶記殿門外署一聯云善惡有別貴賤無分再進則爲六房胥吏辦公之所門上亦有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正殿聯云攻其惡罪不容於死強爲善天可階而升按其人僅識之無殆非臆造者也或詰之曰君以生人而司冥役豈鬼乃不足用耶曰否某職司勾魂役鬼不易與生人近故此役獨令某等充之他固不盡然也某嘗爲人言鬼與人同居地球上陽世之與陰世其間不能以寸第各有界線不能逾越耳或難之曰如君所言在在有人在有鬼鬼與人雜居而並處顧人乃不見有鬼何也曰人不見鬼猶之鬼不見人人世有室屋道路街衢鬼亦有之但爲人目所不睹耳鬼與鬼幃幃往來亦并不知人居何所惟某則介乎人鬼之間稍稍辨之然有一異焉譬此方丈之室某醒時則見有人而不見有鬼若睡時則見有鬼而不見有人可知人與鬼固並存於天地之間第彼此不相及耳按某氏所言頗有合於佛氏三界唯心之旨意者殆眞有所見乎不然彼粗人烏解此某姓張氏九華人農家子也

小說

自討苦吃

(毓清女士)

這天胡一琴正走在四馬路上。見一枝香番菜館門口圍上許多閒人。在那裏有慨嘆的。有憐惜的一琴。見這情形不由立住腳也擠進人叢中。伸頭一望見地上寫了十幾行白粉字。原是一個窮途落魄的人在那裏求人資助。再看他這一段洋洋洒洒堂堂皇皇的四六駢文。倒還是個老斲輪手做的。中間有幾句說什麼一蕭吹吳市蘆中之寄慨。何心餐授淮陰城下之垂憐。孰憫尙能桐憐焦尾。方期援手於清波。奈此火急燃眉。祇望獻身於下陳。一胡一琴嘴裏念了這幾句。心裏倒也狠有些感慨。再抬頭望這人約莫四十外歲。彎着腰。垂着頭。跪在一個靛包袱上一琴心裏怔了一怔。暗暗想道。他。不是景漢章嗎。他怎麼落魄到這個地步。這一篇

自討苦吃

駢體四六。却還像他的手筆。想到這裏。不由轉到這人背後。在他肩上拍了兩下。說道。你不是景漢翁嗎。這人轉頭一瞧。條的站起來。那臉上好像隔夜的豬肝顏色。一般勉強笑道。一翁。你是幾時到這上海來的。我竟不知道。胡一琴道。我去年就到了。此地來來。我和你找一所在藉談。這別後離情說罷。拖着他的手就走。景漢章這時心裏又慚愧。又歡喜。早將身上灰塵撲了。撲拎着那個小包。袱隨他就走。一琴將他拖到一家小酒館裏。揀了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些酒菜。來一面替他斟着酒。一面向他問道。你好端端在南京處着。館爲什麼要跑到這上海來。漢章聽他問這話。早噙住一眶眼。淚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生不逢時。命途多舛。我這一幕慘劇。演講出來。恐怕老友也要替我酒

幾點傷心之淚呢。處現在這生活程度高昂時代。本不容易。但我在家鄉裏教了幾個蒙童一家三口倒還不愁飢寒無奈。室人不幸去歲亡故。說到此那眼淚已止不住了。撲簌簌的直往酒杯裏滴下。他却一口氣將這酒嚙都咽都的嚥下。以爲這酒是澆愁遣恨的唯一利器。一琴又替他斟滿了酒。他才措了措眼淚。重又嘆道。我因傷感亡妻。不無荒棄功課。那些學生統進了學校。我這生計上頓時受了影響。一翁呀。還有一件最痛心疾首的事情呢。我那九歲女孩常常牽衣索母。覓棗呼娘。我就是鐵石心腸。怎能處此慘境。胡一琴聽他這話。心裏也狠替他悲痛的急切。又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景漢章這時淚已蓄止不住。他也不怕人來恥笑。他早哭道。一翁呀。我就是落魄到這地步。我也不

怨我這恨去歲一時脂油。朦住心。將那九歲小女賣去。聽說到今年已奄奄一息了。骨肉死亡家室離散。我還有甚麼顏面。偷活人間呢。說罷。拍着那張桌子。叫起撞天屈來。那些鄰座上的。人個個覷着他。發怔。一琴捺住他的手。說道。你真歇嗎。這裏不是你訴苦的地方。來來。來。我和你乾了這杯罷。；兩個人共吃過飯。出了酒館門。一琴又將他引到自己家裏住了。叫他在。家裏教教自己三個孩子。從此那一枝香門口。倒沒有他的踪跡了。

景漢章自從做了胡府西席。果然不上三天。他那乞兒氣態。早已沒有了。不過他那酸溜溜的。味兒。仍然脫不掉。有時捧着五六寸長的水煙。袋兒。在書室裏。踱來踱去。想到這一次。胡一翁對自己青眼相加。說不出他心坎裏一種感激。

在這天他走那六角門經過見地上遺下一個手巾包兒忙拾起來一看見裏面還挾着一封情書他不由怔了一怔復又想到在這時候不是我景漢章報答他的時候嗎這信上明明是約他二姨太太今晚在某旅館會嗎我要告訴一翁豈不丟了他的顏面不如我去勸導勸導他叫他臨崖勒馬一層顧了他的名節二層也不丟了一翁顏面我在這暗中又可報答一翁的大德想到這裏肚臍眼裏幾乎要笑出聲來盼到紅日西沉他才悄悄在那旅館門口左右旋轉果然到了燈火齊明時候那個二姨太太坐着一輛汽車進去他隨即也跟着進來了那房間門口直顧朝裏衝去他也不望清了房間號數在他以爲是一腔俠義到此可報答胡一琴了偏偏那個老天妬他這番功績叫他功

敗垂成也是他的肩運不甚佳妙在這房間裏有個西裝少年坐在床沿邊緊握着那床上婦人纖手在那裏囁情話景漢章瞧這情形憤火中燒那裏按捺得住早在這少年面龐上霹拍兩下打得這少年退在一邊發怔漢章這時多麼得意嘴裏還不住罵道我把你這衣冠禽獸胆敢引誘良家婦女我要不是看胡一翁分上將你們這一對狗男女送進捕房去叫你嘗嘗那鐵窗風味睡在床上那個女人兒景漢章馬嘴不對驢唇的罵早打起身子下了床走到景漢章面前也回敬了幾支雪茄漢章見這婦人不是那二姨太太哎唷一聲都不曾喊得出口雙手掩住嘴巴想要逃出這時西裝少年才轉了一口氣過來知道他是認錯了人一把抓着他的衣領拳足交下那旅館茶

房來了。問了問這少年情形。少年說他是來敲竹槓的非要送他進捕房。不可。景漢章這時那一腔俠義不知不覺的早到爪哇國裏去了。後經衆人勸解才讓景漢章走了。其實那個二姨太太還在隔壁房間裏在景漢章打那少年時聽出是他家西席的口氣。知道有些不妙。早一溜煙乘着汽車回去。景漢章到了他一間書室裏坐在椅子上不住的喘着氣。暗暗想道。分明見那個二姨太太進去。怎麼眼睛眨了一眨變了。這一個婦人。哎。啻。他不要是狐狸精變來的。我早知道他有這神通。我才犯不着在老虎頭上

接看蠟呢。

說也奇怪。一枝香門口有一兩個月。沒有人在那裏圍攏議論。在這天晚上。黑壓壓的又圍攏了許多人。地上仍然寫着十幾行白字。却是詞

句已經變換了。不是那一簫吹吳市。餐授淮陰。不過那個齷齪小包。袱上還是跪着一個前兩月的那個人。唉。這不是自尋苦惱嗎。

集憐心集句寄內（金星）

人非太上肯忘情。小別經年苦憶卿。
清夜欲眠眠不得。擁衾危坐到天明。
極關情處極爲難。淪落天涯興已闌。
一事語。聊自解。定如芳。惹日加餐。
舊游回首已成塵。錯把歡場認作真。
春樹暮雲相憶處。江南愁煞未歸人。
此生大半付蹉跎。偏積離愁百斛多。
悔煞箇中無閱歷。甘居人下意如何。



長篇

社會小說 塵海燃犀錄 (續)

江都貢少芹著

第七回 軍事會議背地懷疑 老師偷牌當場出醜

老常此番到津。雖然不曾攜帶甚麼軍隊。但是他手下的心腹將領。有一大半。偕行保護。老師又怕被人覷出破綻。一律扮做隨員。遮掩外間耳目。比及到了天津。那趙瑤和王大倬子。早一同赴車站迎接。三人見了面。那番假意殷勤。自不必說。依趙瑤的意思。預備邀常老師兒和他愛妾。到自己新造的一所別墅內居住。老常因有種種不便。於是婉言謝絕。說未啓程之前。已經派人來津。租定河北一家大軍裝店。餘屋做行轅了。刻下該店的大班。已經將房屋佈置妥當。我如果不到他那兒去。未免辜負他一番美意。趙瑤也明知老常的作用。便不勉強。祇周旋了幾句世務。同王大倬子。暫且告別。停一會兒。再到他行轅。拜會。老常剛剛將他倆敷衍走了。接着在津一班文武官員。都來迎接。老常不耐和這些人會晤。一律擋駕不見。祇傳警察廳長柳從仁。在月台上立談幾句要言。隨即携着素倩。乘汽車往軍裝店裏來。手下的將領紛紛隨着他走。經過的街道。沿途都有軍隊站立。那瞧熱鬧的人。真夠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須臾已抵那軍裝店了。老常素倩

下車入內。還不曾休息片刻工夫。只見當差的送上兩張名片。說趙大帥和王大帥前來謁見。老常忙不迭叫聲請入第一會客室相見。原來這家軍裝店。雖是華商組織。暗中却有某國的資本。規模非常偉大。但凡這些軍閥首領。購買軍裝器械。都是他家承接。惟有老常和他有密切關係。此番來津。指定這裏爲駐節之所。一者因這家軍裝店屋宇甚多。足敷應用。二者可與他旗幟之下的軍閥便於接洽。當下老常到了第一客室內。見趙瑤和王大倬子對面坐在炕上。旁邊還有一位四十多歲的人坐地。老常認得他是現任財政總長章吳。心下很有些納罕。暗想趙親家邀我來開軍事會議。他不是軍界中人物。居然混入裏面。這就奇了。此時趙瑤彷彿猜透了老常的意思。忙笑着對他說道。這章總長。來是和你認識的。他同我是至好的朋友。今天和咱們一道兒來見你。純粹表示歡迎。你的並沒有別的臭味。老常也笑嘻嘻的答道。章君在政界中。我雖與他不常接洽。然而他的辦事手腕。敏捷。我久經佩服。言訖。便與章吳執手。大家談了幾句世務。趙瑤道。今天晚上。聊備菲酌。奉約到敝處一叙。在座並無他客。務望屆時蒞臨。不必推却。老常笑道。咱們自家親戚。無用開這些客氣。既是如此。今晚一定叨擾。就是了他三個。又說了一頓閒話。趙瑤王大倬子章吳。即告辭而去。老常見他們走後。並不耽擱。攔話出去。備汽車伺候。答拜趙王兩個。並在津的重要份子。那番酬酢。是官場中應有的文章。著書人不必細述。是日晚間。老常果然到趙氏別墅飲讌。趙瑤因與老常有緊要事件商權。不約別客。便是章吳也不會叨陪末座。及至

入席趙瑤和老常各懷各的鬼胎都想互相試探兵力虛實偏生他兩個處處留神不說真話彼此吹了一頓法螺了事那王大侖子雖然是現任半湖巡閱使論位置可與他倆相等究竟還是後進若就資格上論起來如何及得他兩個他抱定宗旨對於兩方面的話總是滿口替同決不下一句斷語老常只以爲他老實易與自家心口商量預備行使些手段和王大侖子聯絡一氣好藉他的兵力來牽制趙瑤使他有所顧忌席散之後三人各自散去老常回了行轅召集手下的心腹參謀秘密討論並發表自己意見衆參謀都說這個計劃甚好老常是個性急的人何肯遲延隨時換了便服不帶衛隊祇携了兩名當差的乘坐街車逕往王大侖子的寓所拜謁王大侖子見老常夤夜前來料定必有事故連忙請入密室相見老常見了他的面未便將真話說出祇告訴他道趙瑤同我雖是兒女姻親却素來芥蒂甚深因兩邊兵力立於平均地位我只好和他虛與委蛇……王大侖子也是外面誠篤內藏奸詐的人聽老常說到這兒早明白他的心事自忖道揣度他的來意是想藉我的聲勢厚他的黨援使趙瑤陷於孤立地步以便擴張他的大關外主意但我的地盤祇佔據在長江上游一帶那鄰省和駐守下游的人雖是和我有同系關係儘管表面上協商甚麼聯防提議甚麼同盟其實誰不是野心勃勃想伸張勢力呢我自知勢孤力獨久想結個外援保全我固有的位置只是覓不到個志同道合的人此次老趙在津開軍事會議我聞約即來就是這個意思前天老趙對我說凡我們同系須結一個大大的團體對付

非本系的軍閥。我雖然允諾，只恐他那番話未必出於誠意。安知他不是想利用我做他的傀儡。咧如今老常的這番話，縱未曾明白宣佈，然而揆情度理，大約也是這般作用。我何不行使那騎牆派的手段，一邊承認老趙的請求，一邊允許老常的密約，使兩方面和我結一個好感情。我却周旋於兩者之間，察看形勢，他們如不翻臉，我即見好於兩邊，萬一有了他項舉動，我外面嚴守中立，暗中瞧誰佔了優勝，便幫助誰，豈不好麼？章程想定不等老常再往下講，忙向左右望了幾望，接連將毛一揮，他的侍從都紛紛退出。王大篋子即移坐至老常旁邊，低低說道：「老帥和老帥有意見，我早有所聞，但是老帥久居關外，軍隊既多，糧餉又足，根基堅固，即使閉關自守，原有的勢力總可永久保守的。可是我雖然坐鎮南方，究係附屬他人，旗幟之下有甚麼重要問題發生，總要秉承黨魁的意旨辦理，倘有不到之處，照常受他們的申斥，若是和他反對，那個牢什子的座位便坐不穩，沒奈何只好忍氣吞聲，往下幹。適才老帥對我說的那些話，我已經心領神會，如蒙不予棄絕，縱使執鞭隨鐙，亦所情願。不過有件事要求最好不露絲毫痕跡，免使老趙生出種種疑團來，因為我的所在地與他相隔不遠，一經有了軍事上行動，朝發可以夕至，實逼處此，我不得不外面服從他，果然到了那時，老帥和他發難於前，我即響應於後，使他立於腹背受敵的地位，任憑怎樣，他總是要失敗的了。老常聽王大篋子說完這一席言語，直喜歡得拍手哈哈大笑，說道：「老王咱們一言定準，決無反悔。王大篋子道：「老帥不必疑慮，我向來是心口如一的。但此

事。須。守。嚴。格。的。秘。密。才。好。老。常。笑。道。這。兒。沒。有。第。三。個。人。咱。們。這。番。計。謀。惟。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罷。了。言。訖。起。身。自。去。王。大。倅。子。生。怕。走。漏。消。息。不。敢。送。他。到。門。口。祇。在。客。室。門。首。和。他。執。手。而。別。看。官。在。他。兩。個。自。以。爲。非。常。嚴。秘。那。知。當。夜。即。傳。入。趙。瑤。的。耳。朶。中。去。了。當。時。趙。瑤。打。算。打。電。話。請。王。大。倅。子。前。來。責。備。他。賣。黨。賣。友。還。是。他。部。下。幾。位。很。有。見。識。的。秘。書。參。謀。亟。忙。止。住。道。他。兩。有。此。密。約。你。仍。然。故。作。不。知。候。這。次。會。議。終。結。之。後。一。壁。想。出。法。子。挑。撥。他。兩。的。惡。感。一。壁。藉。別。的。事。故。慢。慢。撤。除。王。大。倅。的。兵。權。方。是。正。當。辦。法。若。此。時。戳。穿。他。兩。紙。老。虎。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固。結。他。兩。的。團。體。設。或。他。兩。合。起。手。來。彰。明。較。著。的。和。老。帥。爲。難。怎。生。對。付。呢。趙。瑤。聽。了。方。將。這。口。氣。硬。忍。下。去。又。問。衆。參。謀。道。我。約。他。兩。來。開。軍。事。議。會。固。然。是。試。探。老。常。的。虛。實。一。半。也。想。藉。這。個。機。會。利。用。王。大。倅。子。替。本。系。出。力。誰。知。老。常。却。和。他。打。通。一。氣。我。空。費。了。無。數。心。思。反。而。爲。他。們。牽。合。我。心。裏。很。有。些。不。服。適。才。諸。君。所。說。的。章。程。委。實。是。好。我。仔。細。想。來。這。都。是。些。日。後。計。劃。究。竟。目。前。用。甚。麼。法。子。對。待。他。兩。內。中。有。位。參。謀。名。叫。徐。晴。川。的。獻。計。道。這。個。問。題。却。容。易。解。決。最。好。老。帥。對。他。兩。關。於。軍。事。上。一。切。重。要。事。體。不。必。和。他。研。究。只。須。按。照。官。樣。文。章。的。話。數。衍。過。去。專。在。酒。食。上。徵。逐。使。他。兩。將。你。當。做。沒。有。遠。大。之。志。的。人。看。待。便。沒。有。猜。忌。你。的。心。那。就。行。了。趙。瑤。於。是。依。從。他。的。主。意。沒。一。天。不。請。老。常。和。王。大。倅。子。宴。會。甚。麼。吃。酒。賭。錢。叫。局。那。些。頑。意。兒。件。件。都。有。老。常。因。得。了。心。愛。夫。人。素。倩。覺。得。世。界。上。婦。人。沒。一。個。能。比。得。上。他。加。之。素。倩。又。同。

他。借。來。管。束。得。非。常。嚴。緊。所。以。老。常。對。於。嫖。的。這。一。層。却。不。敢。放。肆。惟。獨。賭。博。可。算。從。先。天。裏。帶。來。的。嗜。好。他。無。賭。不。愛。尤。其。酷。喜。又。麻。雀。簡。直。視。同。生。命。第。二。而。且。輸。贏。極。大。起。碼。總。要。五。萬。元。一。底。現。在。聞。得。趙。瑤。約。他。賭。錢。喜。歡。的。了。不。得。便。欣。然。允。諾。第。二。天。到。趙。家。別。墅。裏。竹。戰。在。座。就。是。趙。瑤。王。大。篋。子。章。吳。三。人。因。他。的。牌。鬥。得。大。各。開。了。十。萬。元。一。底。又。了。十。六。圈。歇。局。之。後。老。常。輸。了。八。萬。餘。元。他。有。椿。怪。癖。如。贏。了。錢。別。人。要。求。他。多。打。一。付。決。計。做。不。到。如。輸。了。便。強。迫。人。再。接。四。圈。不。能。扳。本。仍。然。再。接。總。要。自。家。佔。了。優。勝。方。肯。罷。休。今。天。輸。去。將。近。一。底。他。自。然。照。例。行。事。趙。瑤。等。三。人。沒。奈。何。只。好。勉。力。奉。陪。偏。生。老。常。的。手。氣。太。壞。直。挨。到。次。日。午。後。越。累。越。深。又。輸。了。六。七。萬。依。老。常。的。意。思。還。想。再。往。下。接。無。奈。精。神。不。濟。雖。然。權。且。結。束。却。約。定。原。班。明。日。再。戰。一。場。決。個。最。後。的。勝。負。趙。瑤。等。三。人。連。聲。應。允。老。常。回。轉。心。下。悶。悶。不。樂。素。倩。瞧。他。恁。般。情。狀。忙。問。原。故。老。常。即。將。輸。錢。的。話。告。訴。了。他。素。倩。笑。道。這。算。甚。麼。呢。輸。掉。些。微。犯。不。着。自。己。和。自。己。樞。氣。明。天。再。扳。本。就。行。了。老。常。道。不。是。這。樣。講。賭。博。本。消。遣。的。輸。錢。更。是。件。小。事。我。今。並。非。愛。惜。錢。文。却。恨。那。十。三。張。牌。爲。甚。事。不。聽。我。的。命。令。明。日。須。和。他。們。大。大。的。賭。一。場。不。但。將。本。錢。撈。轉。來。兀。自。要。贏。他。們。若。千。方。洩。我。心。頭。一。口。忿。氣。呢。說。着。早。打。了。幾。個。呵。欠。當。下。有。婢。女。將。烟。具。捧。出。素。倩。代。他。燒。好。了。烟。一。口。一。口。的。給。老。常。吸。接。着。又。吃。了。些。點。心。吃。過。之。後。磕。睡。異。常。便。躺。在。烟。炕。上。沈。沈。睡。去。一。直。到。第。二。天。傍。午。方。醒。爬。起。來。心。裏。記。憶。着。昨。日。之。約。胡。亂。盥。洗。一。頓。招。

呼備車往趙氏別墅裏却值章吳正和趙瑤在密室裏談心呢。只有王大侖子還不曾來。老常忙不迭打電話去催促。停不半會工夫王大侖子到了。便拈坐入局。老常要又二十萬元。一底趙瑤章吳是賭慣了。大輸贏的毫不爲奇。自然表示同意。惟有那王大侖子向來愛錢如命。昨天打十萬元麻雀已經萬分勉力。今日又要大着一倍。又不敢顯然拒絕。只好咬着牙根應命。老常抖擻精神想恢復昨天的原狀。那知事與願違。又到十二圈上又輸了一底半。這一急非同小可。剛巧挨到他當莊抓了一副大牌。是筒子渾一色。對對和檯子上已經碰了一筒。與九筒手中是甲風坎子。其餘四張是東風白板。對倒東風。不會有人打過白板。檯子上已有過一張。趙瑤王大侖子章吳猜定老常的牌有了式樣。見墩兒上沒有幾多牌。遂一致專打熟張。預備拿和了。算歇。老常好生發急。在這個當兒他帶來一個當差的。瞧見主人急成這個樣兒。便想偷一張白板給他。和了好博他的歡心。於是藉倒茶爲由。向空盆兒內。在多的四張白板中偷了一張。一手將茶遞給老常。一手將那張白板悄悄向他手內一擲。老常會意。挨到自己抓牌的時候。忽然叫道。白摸白板。坎子和言訖。將牌倒在檯子上。哈哈大笑。趙瑤和王大侖子齊聲叫道。糟了。糟了。他這一牌真夠扳本了。用不着算和子。當然照滿貫給錢。計共三萬元。一家這時章吳冷冷的說道。這三萬元。我是不給的。老常沉下臉色問道。你不給錢。難不成我的牌和錯了麼。章吳笑道。却不會錯。但有一個疑點。我不得不研究下子。趙瑤王大侖子聽他話裏有因。忙問他是甚的疑點。章吳即將手中

一。張。白。板。向。檯。子。上。一。攢。道。我。久。經。抓。着。因。怕。莊。家。碰。回。水。不。敢。打。下。桌。上。在。前。已。打。過。一。張。共。是。兩。張。現。在。常。老。帥。自。摸。白。板。坎。子。和。又。是。三。張。不。是。有。了。五。張。麼。這。三。萬。元。我。却。不。當。給。趙。瑤。王。大。修。子。心。下。料。定。是。老。常。掉。弄。玄。虛。未。便。明。言。只。呆。呆。望。着。老。常。老。常。因。章。吳。揭。穿。自。己。的。真。相。不。由。老。羞。成。怒。猛。然。將。檯。子。一。拍。吆。喝。道。放。屁。安。知。你。不。是。見。我。和。了。滿。貫。故。意。偷。一。張。白。板。在。手。內。希。圖。不。給。三。萬。元。嗎。偷。脾。賊。你。敢。不。給。錢。不。給。錢。我。便。打。你。他。說。到。這。兒。撈。起。桌。上。的。一。把。牌。直。向。章。吳。撒。去。只。聽。哎。呀。一。聲。章。吳。由。椅。子。上。跌。倒。在。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雜

(胡石子)

秋。盡。江。南。北。萬。山。霜。葉。飛。老。懷。潭。水。靜。初。夜。月。痕。微。夕。膳。宜。蔬。食。客。游。亦。布。衣。
 沈。沈。淪。萬。劫。猶。笑。讀。書。非。
 孤。館。棲。遲。久。微。霜。着。我。髯。曉。燈。留。短。燭。暮。雨。下。重。簾。詩。客。工。言。苦。酒。人。不。喜。甜。
 余。懷。雖。落。落。笑。免。百。愁。添。
 所。懷。渺。何。許。猿。鶴。倘。堪。羣。綠。野。一。襄。雨。青。山。兩。袖。雲。藝。蔬。晨。灌。溉。種。藥。夕。鉏。耘。
 寧。不。知。疏。懶。得。閒。轉。自。欣。
 偶。把。征。塵。洗。故。鄉。酒。一。卮。秋。聲。如。雨。冷。余。意。有。詩。知。兩。關。燈。初。夜。東。籬。花。幾。枝。
 笑。將。讀。書。事。期。望。十。齡。兒。

最新時事
章回小說
芝蘭緣

毘陵李定夷著

第十一回 薄情郎私藏總裁宅 和事老苦勸娘子軍

話說小梅從馬二處回到家裏。本抱定主意。想向王氏談個澈底解決。不料回家之後。不待開口。王氏已先提出質問。原來王氏見這幾天裏。小梅坐臥不安。形色慌張。狠像在外有什麼勾當。早已狐疑滿腹。這天見小梅回來。王氏便沉下臉子。說道：你成日子在外面奔走。到底起甚麼正經事情。你自己對鏡子裏去看看。近來那副尊容。一天憔悴。一天倒像我的病生在你身上。一般小梅道：無事。本不用出門。有事呢。也不用不出門。你靜着。養病罷。管閒事幹麼。王氏哼了一聲。又道：你的事。我不能管麼。我管你的事。是管閒事麼。好！你好！你連本來面目也忘記了。好好我再不開口。恐怕要從白天出門。再進一步。晚上也不回來了。小梅笑了一笑。答道：你真太操心了。王氏突然變色道：我只問你。你那個小娘兒們。到底是算這麼一回事。前回你挾着老太太的招牌。叫我媽來用高壓手段逼我。我就愛向你發作。實在因為病着。沒有這種閒精神去管。這種吊心火的事。不料你近來舉動。乖張越發。混蛋那個小娘兒們。把你迷惑得天昏地黑。到底你現在打算的是甚麼主意。今天你說的好。咱們多年夫妻。萬事皆休。倘然說的不像話。我也知道你有六爺做大。保鏢勢力。敵不上你們。可是我有一條命和你一命拚一命。有就夠了。你快些說罷。小梅

見來勢狠兇，便覺不易招架，仍想拿起以柔克剛的手段敷衍過去，便陪笑道：「你肝火如此旺盛，還該靜心斂氣。若是如此脾氣，也忒煞大了。」王氏道：「我還有脾氣麼？我若是有點志氣，也活不到今天。說罷，便由身邊取出一大堆東西，小梅一看，原來是繩子、剪子、刀子之類，嘩啦一聲，撒了滿床。小梅登時嚇得魂不附體，話也答復不上來。王氏又指着說道：「姓梅的，你說罷，教我怎麼死？我今天已下了決心，省得這個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病傢伙。天天做你的眼中針，小梅雖唱了十多年戲學會的，也有幾十齣，却從沒看見過這種陣式，便暗暗罵一聲好潑辣的傢伙。當時便急忙上前把些東西搶着收起。王氏嘴裏却還是嘍哩嘍囉，嚷着求死。小梅道：「今天你聽了誰的謠言，如此盛怒，究竟無的放矢也太覺不值得。」王氏睬也不睬，依然一味亂嚷，說道：「我今天一定活不成了，非和你拚個死活不休說罷。」又號啕大哭起來。當這兩口兒起初鬪嘴時候，早有人去報告梅老太。梅老太以為這是司空見慣的，也作痴作聾置之不理。繫鈴解鈴，都讓兩口兒自己去鬧。不料這回的事非同平時的打情罵俏，愈鬧愈利害。王氏一壁哭着一壁還嚷什麼傷心呀，苦命呀，爹爹呀，媽媽呀，叫得一連串。小梅對着勸阻無效，只是暗地頓足，但恐醋娘子真個尋死作活，又不敢賭氣走開。幸而小梅的伯母來到，做好做歹，替小梅解圍。小梅乘間跑逃，一溜烟早不知去向了他伯母。又說上許多嗣續為重的話，勸王氏不要過於拘執。王氏當着伯母面前，不便發作，只有掩面哭泣。這晚小梅竟未歸家。王氏越加氣苦，他的病本是一種肝鬱癆積之症，病

後身弱更甚。肝火更旺。這回如此一鬧，便整整的一夜未睡。翻來覆去，展轉床席，越想越氣。越氣越恨。一宿過來，他猛然說要歸寧。家裏人都攔阻他，他仍不信，說自己的病本不是風寒，急症到外邊散散心，或者反易痊好。家裏人既攔阻不住，只得聽他去了。這天早晨，王氏梳洗之後，也不畧進飲食，便僱了一乘車，到米市胡同他媽家。想不到女兒會帶病回家，知道其中必有蹊蹺，趕忙詢問。情由王氏是趁着一時的無明火，昂然而走，得到家裏，火已衰了，神也疲了，連話也回復不上來。他媽眼瞪瞪的，看着莫明其妙，扶他走進上房，輕輕睡下。王氏安神一回，精神漸漸回復過來。心裏方才覺得痛苦，帶哭帶訴，一五一十告訴他媽。王母道：「漢子是十個裏面九個沒良心的。碗華這個狗才是什麼東西也配娶二房媳婦！我看他未必有這樣的胆，都是六爺在那裏搗鬼。」王氏道：「我也是這樣的想，他憑着這種勢力，實在奈何他不得。我昨天本要和他拚個死活，不料半途被他勸開。一夜天沒有回家，諒來是在馬二家裏歇宿的。我想病到如此地步，遲早是一坏黃土，不如趁着還有一口氣，到六爺家裏評個是非曲直。我家平日之間，受六爺的照應，本也非少向他家上門吵鬧。我本不好意思，還也有些敢說，不敢做。此刻是我已預備死了，還怕誰呢？莫說六爺就是大總統，我也有胆量去見的。王母聽罷，也泣然道：「一壁想法子對付他，一壁還該保重身子，真的把自己毀損完了，讓他們去享福。麼沒有這樣便宜事情的說罷。覺得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悲苦，狠是難受。原來王氏是獨生女兒，所以他媽格外疼惜。這時母女兩個，便不免

相向執瀾。王氏不忍重傷親心，轉去慰勸他。媽王母擦了眼淚，說道：「那麼馬二家，你就不必去罷。」王氏道：「我是非去不可。我找自家漢子去的不干六爺什麼。我見面之後，自有對付他的話。」王母道：「如果你一定要去，我和你同走罷。」王氏應允，便道：「我今天是疲乏得狠，明天去罷。」王氏聽見這話，自然也極贊成。過了一日到明天早上，王氏母女兩人果然同到馬二家裏，恰巧馬二在家，就在書房裏接待他們。坐定之後，王氏先開口道：「晚華兩天沒有回家，想來在這裏伺候六爺，老太太狠記憶他，特地叫我扶病前來尋他，不想驚動六爺了。」馬二道：「那裏話來，我正想替他排解這件事呢。」王氏道：「那裏敢勞六爺過問究竟。」晚華是否在這裏，如果躲在裏邊，請六爺叫他出來，答話他在。家裏時常戲六爺的牌子來，恐嚇人，我總不信像六爺這樣的身分，會來管人家。閨房之私，不知晚華有多大的斗胆，敢於彼此拉謊。今天我見着六爺，不免便中問到一聲。」馬二見王氏詞鋒銳利，出口數語，便覺不好回復，便含笑答道：「晚華當該不至於此。他近日好研究書畫，又愛學習古樂，我這裏收藏的東西，比別處略爲多些，所以他常來談天。至於他家裏的事情，我素不曾問他，那有去管人家。閨房之私的道理呢？」王氏見馬二言語圓滑，又不便發作他，只得說道：「我也知道六爺是不過問閒事的大約。今天晚華一定在這裏研究書畫和音樂了，請六爺就差人去叫他進來，我是扶病而來，求六爺明白這個馬二不便和王氏計較。當下果然喚當差的請梅老板，不上多時，小梅以袖掩口，從外面進來，現出一種非常忸怩的神氣。一見王氏，便道：「你有病

啦。幹麼。又到外邊來呢。這裏不是家裏。你說話可要留神些。王氏道。我決不多開口。今天是專來尋你的。你立刻跟着我走。我決不有一言一語驚動貴人。你可莫慮。小梅道。你且先走。我馬上回家。王氏道。那可。不願索性不必走。就在六爺面前三對六面說個明白也好。小梅道。我們家裏的事和六爺什麼相干。難道你病着就糊塗麼。王氏道。我正不糊塗哩。你說六爺不管咱們家。爲什麼。你在家裏總說六爺要代你娶二房媳婦。六爺果然有此美意。實在也太關切了。小梅聽王氏的話。越說越進。但又沒法攔阻他。只得暗地裏做手勢。央求王母勸阻。王母起初只當做沒有瞧見。後來方才向他女兒道。你一路到此也狠疲乏了。休息一回罷。王氏道。我是預備拚個死活。才抱病而來。疲乏不疲乏。管他則甚。馬二看他們你一句我兩語。麻煩了半天。這時候便有些不耐煩。向王氏道。你的來意我已完全明白。那件事呢。本來是一種笑話。不料你認起真來。像晚輩這樣的胆量。也不是做那件事人的。你儘管放心。王氏道。六爺你總不能把人家漢子留在這裏。過一輩子的小梅。見王氏說的益發不成話。心裏愈加着急。幸而瞧着馬二毫無怒容。馬二忽願小梅道。你同他們走罷。有什麼天大的事。如此怕着呢。有我替你撐腰哩。小梅不敢不允。站起身來。向馬二告辭過。便往外走。王氏母女自然也跟着走了。正是

怪狀演來說不盡。風潮迭起緣猶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述異

(椿孫)

某氏數年未歸。次妹時年十四。往覘之。一夜。姊囑妹先睡。方
朦朧。間覺有物自上躍下。急摩睛。從帳中外望。時值中弦。澆
亮月自簾隙射入。光明如晝。見一老人倚妝臺斜坐。白鬚。彪
彪然。頭髮猶寥寥。可數。衣履整潔。拈髯似微笑。妹膽怯。即著
衣遁出。告知其姊。確係狐物。且數數見之。云。又予相識。盛君
性誠實。不好作戲語。一日晝臥。尙未睡去。忽見其同居某立
牀前。君心知爲鬼。但不懼。惟徐徐下牀。引足趨履。鬼即退
出。君緩步隨之。時某新死。故未殯。葬。君直隨至柩側。鬼即入
柩而沒。因舉以告。予予向不信鬼。狐至此。實有不能不信者。
要之。鬼狐之說。諸家筆記載之。綦夥。固未可盡非也。

第三十回 安道全妙試回春手 公孫勝愈打掌心雷

話說忠義堂上一頓素齋。吃出天大禍事。先是玉麒麟盧俊義。托塔天王晁蓋。兩個主要頭領。早在堂上倒地。只打得一兩個滾。嗚呼哀哉了。接著又是神機軍師朱武。於路翻身落馬。也只打得一兩個滾。嗚呼哀哉了。死得希奇。突兀其中必有蹊蹺。看官諒還記得。忠義堂上陪著佛爺坐在一席的。盧晁魯武四個中間。花和尚打虎行者。先已退席去了。也該記得。正席左右各有一席相陪。右一席是皇甫端。金大堅等八個。左一席是朱武。柴進。宋江。燕青等八個。當那魯達武松退席去了之後。朱武柴進。眼見正席上面剩下兩個空座。兩個便都坐過去了。又該記得。兩個坐過去了以後。朱武說動佛爺。許把三城相捨。柴盧晁朱四個。各各離席拜倒在地。領謝三城之賞。待至重復入席時。各各敬了佛爺一杯素酒。若說酒裏有毒。佛爺也吃幾杯。柴進也該陪飲。何以晁蓋朱武。盧俊義。三命嗚呼。佛爺柴進。並無變動。何況當下忠義堂上人多眼雜。便要下毒害人。可也甚難。下手如此說來。嗚呼三命死得委實蹊蹺。說話的。不怕看官著急。可知朱武軍師翻身落馬。忽然絕命之時。這邊柴進娘子。也在地下打滾。叫聲苦爲的是丈夫柴進。也是一跌兩滾。嗚呼哀哉了。那邊地藏官。裏那個幽冥教主。善哉佛爺一樣。也是跌了一交。打得兩滾。嗚呼哀哉了。看官

須理會得。這個正是宋江下的毒。此人仁義，只在口頭，心裏卻是不仁不義。他只因都頭領被盧俊義做了，兼且平生忌憚的晁天王偏生又在地下相逢，竟和盧俊義一字平肩高上坐。宋江有口難開一籌，莫展兀的不氣破了胸堂。他不拔去這個眼釘肉刺時，真是一見便要頭痛。你我勢不兩立，也曾使過一條裏應外合之計，滿擬趕趁月盡夜柴進娘子生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有我無你，火併個淋漓痛快，不意弄巧成拙，洩漏事機。若是盧晁等翻過面皮來自家性命顛倒，休了宋江自從開了這個岔子，一時權且收拾狼心相安無事。他也知道盧晁朱武等人時刻防著他，面露笑容，胸藏城府，害得他蠍蠍螫螫，好不自在。他只仗著三卷天書防身，壯膽卻又兩次三番幾乎失竊，他益發懷恨在心，早晚想個脫身之計，待欲遠走高飛，和一兩個心腹弟兄陰謀火併，無奈朱武刁惡異常，凡是遇他出去時，無論是遠是近，必定選派三四個精細了事弟兄，不離左右陪著去陪著來，名說替他防身，其實卻是監押他。宋江又氣又恨，心裏發個很，遂於一夜三更時分，把寢門關得風絲不透，辦起一片至誠心，焚點一爐好香，整束冠帶，洒掃房櫳，撲翻身拜倒在地，啓請九天玄女娘娘下降，拜禱多時，料想九天玄女娘娘當然已經來到。著個料想二下當然二字言他便站將起來，在個千穩萬妥所在取出袱裏來，好待觀看天書，弄些符咒，央煩六丁六甲尊神，施展神通，替他建個火併功勞，把他所有肉刺眼釘一齊拔去。他主意已定，心中大樂好笑自家一向氣糊塗了，一總不曾想著若早央煩六丁六甲尊神，幹這勾當時，晁盧朱武等

幾條性命早休了。自家也不至屏息低頭。多時納悶。喜則喜。如今亡羊補牢。晚而未晚。哈哈。你三個休怪。宋某很毒。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今日今時。正是你三個的死日。宋江一面大發其藥。一面把黃羅袱子一個角兒。兩個角兒。抖將開來。把卷天書只一撒。接連又撒了幾張。慌忙從頭至尾。撒個精光。手忙脚亂。把三卷天書兜底一翻。讀此數句者須要一句一斷。猛可裏打個寒噤。叫聲苦。大吃一驚。目瞪口呆。呆連雙手也顛了。直急得心跳眼跳。肉跳。讀此數句者也須一句一斷。原來禍事禍事的非同小可。兀那三卷天書不知在於何月何日何時一齊改變了。本來面目。從前是鳥篆蟲書。點綴得似滿天星斗。如今是銀輝雪亮。出落得似白面書生。夾這一聯。片紙不曾少無如隻字也沒了。這個是不是時遷偷真換假。便連說話的也不會知道。只得按下不提。且說宋江既然失了天書。益發沒了主意。卻益發切齒痛恨。盧俊義晁蓋朱武等人時刻在自肚裏商量。道有朝一日。覷個便教他個暗箭難防。只這三個結果了。其餘我自有的權詐。收拾得來。籠絡得住。只是左等右等。並無間隙。可乘急切。未能下手。直待忠義堂禮款佛爺。這天宋江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也不知他弄些甚麼毒藥。藏在身邊。只待覷個方便。好下手。卻又見酒席筵前。眼雜人多。無可做些手脚。直待晁蓋朱武等離席剪拂。當兒左右席上諸人。不免也厮趕着俯伏在地。宋江此時心靈眼快。那敢怠慢。倏地搶步來。至正席旁邊。特地做個慌張。跪在柴盧晁朱等人背後。他只在搶步來。至正席旁邊時候。趕著大眾低頭下拜。全沒提防。他早把毒藥抓在手中。只

輕輕把個袍袖掠向酒壺上面一拂。那就得了。這一來他要結果盧俊義。晁蓋。朱武。三個性命。投鼠還那里顧得忌器。只可憐小旋風柴進。和那非同小可的善哉佛爺。不知不覺分吃了些長眠酒。只得厮跟著盧晁朱武長眠在地。萬事全休。忙中偏說趣話好個宋江。真有做作。既然見盧員外。晁天王。柴大官人。長眠在地。同時又聽得戴宗一聲飛報。朱軍師於路倒斃了。宋江便也滿地跌滾。哀痛哭。口口聲聲願以一死相隨。把雙淚眼看定忠義堂柱子。下一個大石鼓兒。拏般做勢待要。納頭撞石而亡。說時快。那時遲。二句換得絕倒。顯見宋江納頭背後忽有救星來到。那人不慌不忙。從從容容把宋江攔腰抱住。江曰不慌不忙。從從容容。益發惡極。顯見宋江作勢。納頭撞石。遲之又久而不曾撞也。那時諸多數內兄弟。卻是實心實地。擢腸大痛。忠義堂上立時變做一個哭林。一切都不理會。猛可裏耳聽得有人打個哈哈。放聲大笑。揮淚打一看時。但見那人緊貼宋江背後攔腰抱住。大笑一聲道。聲宋押司別來無恙。你怎麼哭。哭怎麼莫是要哭得死的。活轉來否。你莫慌。你要他等死。卻是甚難。你要他等活。卻是甚易。且請押司收淚。抬身好待小弟安某拜見。這一來一堂哭的盡都驚喜跳躍。驀地裏見神醫安道全來了。出神醫安道全極突兀極閃忽盡都看得呆了。安道全剪拂已畢。朝著宋江冷笑道。押司休得心驚肉跳。且看安某把死的一救。活轉來。卻再說話。安道全一面說話。一面早已討得一盆清水。一個空碗。左手托著水盆。盆裏杲著空碗。右手打疊起兩個指頭。只在水盆上面一陣割。將盆放了。舀得半碗水。口中念念有辭。忽然大喝一聲道。勅我奉宋押司將令。准免你等一死。安道全其仙乎

你看他說話語語藏鋒直刺宋江心裏然都是作者故弄狡獪。宋江聽了暗地猛吃一驚一時毛骨悚然再看安道全時把半碗水大喝一聲以後一口氣往口裏呷兩顆鼓得滿滿地低頭朝著盧俊義晁蓋柴進面上把水往回噴。真是妙不可言一噴尚無動靜再噴臉色發活三噴兩眼齊開四肢活動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此時於路倒斃的朱武尸身已由李逵趕着戴宗前往馱負將來都虧戴宗精細切囑李逵路上往來不許大驚小怪乾啼溼哭亂了軍心是以李逵著啞馱著朱武直到忠義堂上時方纔放下尸身。暴雷也似叫聲苦哭還不會哭將出來眼見忠義堂上三個嗚呼哀哉了也死頭領忽然直立起來開口說話嚇得李大哥只一跳直跌下忠義堂來。雙手捧著屁股口裏怪叫道尸變尸變活鬼出坑。百忙中插科打諢令人發笑畢竟李大哥跌痛屁股也沒說話的卻是無暇理會且說朱武軍師他也命不該絕不消半晌早被安道全救活轉來可不還是好好一個朱武不曾傷損分毫爬起來定一定神便和安道全說話安道全朝著盧晁柴朱四個唱個喏道聲喜口稱且喜四位哥今日幸免大難安某來遲一步有累四位哥在地上睡了一覺害得衆多兄弟在堂上哭了一場卻是安某之過也此時大衆不免動問安道全一向在於何處如何曉得這邊有難特地趕來相救怎的直到如今始來聚義如何醫術出神入化不須調丹用藥便可起死回生安道全道這個卻是一言難盡衆位可曾知道此時地藏宮中那個善哉佛爺他也沒了命了且待安某前去走一遭來朱武道待某一同前往那邊尚有未了勾當便喚孩兒們牽

過兩匹好馬來。兩個就忠義堂下飛身上馬。豁喇喇穿過三城。直投地藏王宮而去。於路朱武本是前驅。待出得邊城時。方纔和安道全並馬而行。一路問長問短。及至救轉佛爺了。結勾當回來。也是如此。方知安道全一向乃在羅真人的師兄。葛真人處安身學道。今日忽奉真人法旨。著其急急下山。前往忠義堂上救災聚義。原來葛真人與羅真人志既不同道。也不合。因此生了嫌隙。平時斷絕往來。當那一百單八個梁山好漢大難臨頭之日。被張叔夜一齊處斬之後。天神天將前來攝取衆多尸首。卻又沒處安放。只得七零八落。攢將下來。單表內中安道全一具尸首。被個神將攢在一座高山頂上。一直照應到第一回還他下落這位葛真人恰是在這高山頂上。上面蓋個草廬。下面關間石屋。合該安道全有些緣分。尸首攢下來時。真人看得真切。他便略施妙術。立地捉魂入甕。接首上肩。安道全便行走如常。周身發活。葛真人便把安道全收在身邊。做個飛來徒弟。盡把所有神通一齊傳授於他。葛真人諸多法術。本來比羅真人更要高些。是以安道全一旦學成本領。自然也比羅真人徒弟入雲龍公孫勝高出一籌。至於入雲龍公孫勝先生。他在法場上作法稍遲。待得天神將來時。他已身首異處。雖分兩段。未昧一靈。飄飄蕩蕩。一直投奔羅真人面前。哀哀哭訴。恰值羅真人害病在牀。真人而害病乎絕倒一切都不得隔了多時。真人病愈。公孫勝已打聽得明白。白衆英雄地府大聚義。晁天王入夥。湊現成。盧俊義做了都頭。領宋大哥氣破小肚皮。公孫勝料想彼一時。此一時。宋大哥尙然如此。俺若去時。更無好處。只索死心塌地。在羅真

人處吃飯睡覺剪髮撒豆消遣無聊一日出外雲遊忽然和鐵扇子宋清於路相逢不免彼此動問宋清長歎一聲道自從法場上面相別以來一言難盡俺如今與吳學究一同居住俺等近日正是想念先生今日相逢多幸多幸俺等所居只在前面深林之下荒廟之中便請先生前去彼此促膝談心卻是甚好公孫勝也自欣然立地點頭答應道俺不是也渴想殺了快引俺會會吳學究去宋清大喜直引公孫勝來至陰陽界左近一座深黑樹林中問入得林深方得見半壁頽破紅牆一座荒涼古廟看時門牖不全廊廡敗落吳宋兩個沒奈何住在中間便活像兩個花子宋清一路聲喚入去道吳大哥快出來今日可被我找得一清先生來了一清便也厮趕著招呼學究哥哥但見學究哥哥也自連連聲喚卻從破殿左邊一個豁牆洞裏橫鑽直竄出來迎著公孫勝手携手兒淒然落淚便把公孫勝撈入豁牆洞裏一間黑洞洞破落廂廡中間坐這個便是兩個吃飯睡覺所在公孫勝打從亮裏鑽入暗裏兩眼一時作怪黑潮視而不見好半晌定了幾口氣訴說俺兩個窮極無聊只得權在這裏安身白天就殿上開個蒙館招聚幾個小鬼和宋兄弟輪替著教書吃飯黑夜出去剪徑賺些買路錢來招募僮徐圖大舉公孫勝駭然道怎的招募僮徐圖大舉吳用道你可曉得公明哥哥如今怎麼了公孫勝道以我所聞如此如此吳用道惟其如此我在這裏替他甚是不平他那裏時常有密書到來一清先生你和公明哥哥

也。是。一。路。之。人。待。俺。把。他。一。一。書。函。取。與。先。生。觀。看。便。見。分。曉。宋。清。手。快。早。在。自。家。臥。牀。上。面。鋪。席。底。下。取。出。一。疊。書。來。先。檢。一。封。遞。給。公。孫。勝。道。這。是。第。一。封。公。孫。勝。展。開。看。時。略。言。俺。得。宋。清。兄。弟。來。書。得。知。俺。的。第。一。心。腹。學。究。哥。哥。一。同。居。住。不。勝。之。喜。俺。在。這。裏。甚。是。失。勢。不。知。怎。的。衆。心。大。變。都。不。把。俺。放。在。眼。裏。俺。真。有。虎。落。平。陽。之。恨。想。你。等。也。要。替。俺。不。平。念。宋。清。是。俺。兄。弟。學。究。哥。哥。是。俺。心。腹。再。有。一。清。先。生。也。是。俺。平。日。推。心。置。腹。之。人。你。兩。個。若。能。找。著。他。時。替。俺。合。力。圖。謀。教。俺。洩。氣。伸。權。萬。幸。萬。幸。公。孫。勝。看。了。一。遍。宋。清。便。又。遞。過。第。二。函。來。略。言。吳。軍。師。招。募。僕。儂。收。羅。好。漢。將。來。替。俺。出。力。做。個。裏。應。外。合。大。妙。大。妙。多。感。多。感。俺。這。裏。若。有。機。會。可。乘。便。當。馳。書。關。白。接。連。又。看。了。數。函。無。非。都。是。些。內。外。勾。通。準。備。火。併。一。派。說。話。往。下。再。要。討。信。看。時。卻。是。沒。了。公。孫。勝。道。前。頭。書。信。來。的。甚。勤。往。後。怎。的。沒。了。吳。用。道。俺。等。也。在。這。裏。提。心。吊。膽。不。知。怎。的。他。那。邊。音。信。全。無。自。從。俺。這。邊。派。過。一。個。精。細。了。得。的。細。作。前。往。之。後。這。個。人。卻。是。一。去。不。來。直。到。如。今。一。總。不。曾。得。見。宋。大。哥。片。紙。隻。字。來。到。管。情。有。些。不。妙。俺。這。裏。便。也。不。敢。傳。消。遞。息。與。他。俺。拘。不。過。宋。清。兄。弟。情。切。性。急。只。得。三。番。五。次。點。派。夜。行。能。手。前。往。那。里。打。探。聲。息。順。便。做。些。手。脚。那。知。一。無。成。就。有。的。也。是。一。去。不。回。但。只。打。聽。得。朱。武。那。廝。好。生。利。害。鬼。慮。事。業。十。分。得。手。料。想。宋。押。司。益。發。要。氣。破。胸。堂。挫。矮。身。子。如。在。芒。刺。裏。過。活。俺。替。他。想。想。委。實。可。恨。可。憐。一。清。先。生。宋。押。司。平。日。待。你。何。等。推。心。置。腹。你。我。都。承。他。另。眼。相。看。偏。心。相。向。偏。恩。相。愛。好。歹。須。要。替。他。出。

心出力翻轉。本來了其恩怨。這纔不愧相與一場。若是不然。怎稱得是義氣有朝一日扶助得宋大哥高高上坐時。俺等功勞不小。像俺此時。這個窮學究。瓦片可以再翻個身。大斗分金。大稱分銀。豈不快活。所以爲宋謀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金銀之間也公孫勝淡然道。我在金銀兩字上頭看得卻是有可無不關緊。要倒是意氣有些按捺不下。義氣更有點袖手不來。惟依我的主見。既然那邊人多力壯。又兼朱武那厮足智多謀。我等用智用力。既然鬪他不過。惟有和他鬪法。這一來管情百事如意。萬無一失。我那師父羅真人目今正欲廣收徒弟。大闡法門。我勸學究哥哥宋清兄弟不如跟我去拜投真人門下學習。諸多法術多則三年五載。少則一年半載。然後出山前去。我這裏有法可施。他那邊無法可鬪。包管可以囊中捉鼈。該殺的殺。該剮的剮。奪了他的現成產業。交與宋大哥安心受用。豈非一勞而永逸乎。吳用想了一想。道。先生此計大妙。但一則怕真人忌開殺戒。若然知道我等來意。或者不肯收留。二則怕法術學得完成。必待三年五載。說不定我等尙未出山。宋大哥已是磨折死了。或是竟被他等殺害。也未可知。公孫勝道。我這師父羅真人如今卻是窮極無聊。真人而患窮乎絕倒所以急待廣收徒弟。凡有束脩來者。不拒。那有不肯收留之理。宋清道。我的哥哥甚是怕死。可謂知兄莫若弟他雖然氣破肚皮。他決不會氣斷性命。便是磨折得喘不過氣來。他也定然活著。挨不肯避生就死。這是一我料晁盧等人只不放俺哥哥執掌權柄罷了。便是無論如何厭棄俺的哥哥。畢竟礙在義氣兩字上頭。恐天下英雄恥笑。決不殺害於他。這是二學究哥

哥休要多慮。我和你一准相煩。一清先生引至真人門下。便了。吳用道：「且慢不知真人收留一個徒弟，要納多少束脩。」公孫勝笑道：「他十錠銀子也不嫌多，一錠銀子也將就。得你兩個是俺引薦，大約一人一錠銀子便算了。」吳用蹙著眉頭道：「俺往日在宋大哥肩下做軍師時，要百錠銀子也算不得甚麼。今日之下，急切裏要俺一錠銀子，卻是甚難。」宋清笑道：「這個其實難，而不難。我和你好趁今夜月黑，出去雙雙剪徑，弄些買路錢來做個贖兒之禮。」公孫勝道：「使得使得。俺當相助一臂之力，但願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吳用聽了大喜，便與宋清湊集碎銀，買些酒菜，煮得一鍋米飯。三個風捲殘雲，吃個半飽。那時天昏地暗，星月無光，好大一座樹林中間，只有風聲響亮。吳宋二人並不打唿哨，招聚僕僮一個，手執大殿上關爺手裏塵鏢大刀，一個腰橫廟門口金剛腰間頑鈍短戟。公孫勝更無軍器，可取宋清拖過一根支撐破門的木栓，權付與一清先生使用。文章游戲無所

吳用道：「是時候了。」他便拖刀向前，一手牽了一清先生一隻空手，說你纔到這里，地黑路生，俺替你一路帶路而行，休得害怕。公孫勝此時好似瞎子跑街，不覺自家好笑。宋清隨後，出得廟門，把門掩上了，便一同不聲不響埋伏在黑林裏。耳聽八方，也算他們的時來運至。等候得不多時，約莫便聽得大路上面吱吱咯咯，獨輪車響，遠遠而來。再聽時，更是親切中間，並聽得磕磕碌碌，輪轉之聲，漸漸更見一道燈光搖閃。再看時，望見一碗燈籠兩條人腿，黑魅魅一團的一些不錯。正是一輛笨車好也，但聽車轉之聲，甚是沉滯，便知載的必是銀錢。再借燈光搖閃中間，眼看來。

者只是獨車。孤客前後更無人影。宋吳兩個好不膽壯。驀地暴雷似發聲。喊一個橫挺鏢刀。一個高擎鈍戟。直從黑林裏竄向車前。猛一攔。很一喝。照例唱個留下買路錢。來小曲兒。這個就叫剪徑。此段文字異常細膩。先聞車聲。次見燈光。又次乃見人影。卻不發作而更窺望車前。車後知其更無別人。其膽怯也。那時黑林裏面留下一個公孫勝。待要攔動木栓。出林時無奈木栓忒粗笨了。只得依舊拖著從黑林裏摸將出去。挨不上十來步也。不知是鬼是人。猛可裏抓住他的袍袖。卻那裏敢用手去摸。要把木栓橫掃一下。時無奈樹密栓長障礙得一點也不能舒展。慌忙撇了栓。捏個雷訣。豁喇喇霹靂一聲。那知絲毫無用。袍袖依然被抓得緊。他愈慌趕急。再把個空手書符捏訣。大喝一聲。值日功曹何在。便聽得有人笑著答應。道。值日公曹在此。接連。又是一個公曹。手提著一碗燈籠。來到公孫勝這邊。哈哈大笑。是誰抓住袍袖。原來卻是樹枝。那裏有甚功曹。卻是宋清。吳用。寫來絕倒。吳用笑道。不勞一清先生。鳴雷敕將。且喜那人甚是不經嚇。只聽得一聲吆喝。他撇了車子。掇轉屁股飛跑。想是替你找尋值日功曹去了。多幸多幸。一車載著兩口袋。扯開一角看時。不是大錠銀子。是甚麼。宋清也笑道。更奇。那人美意奉送俺等一個燈籠。一清先生這燈籠。權且請你掌一掌。待俺兩個推車入廟。馱袋進門。慢慢地檢點。分派如此。已畢。隨緊閉廟門。三個入去。在燈光裏解開兩個口袋看時。阿也。阿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新報諧藪序

姚民哀

竊夫鹿角談經。戲朱遊。為栗憤龍。據作贊。嘲孫綽。以真豬。惠施好辯。偶為連埋之詞。匡鼎說詩。間作誹諧之謔。况乎莊生放誕。雅善寓言。淳于滑稽。喜為諛語。水濁濯足。宛聞孺子之作歌。頑石點頭。當解生公之說法。方今軍閥囂張。內憂未已。強鄰威迫。外患正殷。蒿目時艱。涕隕无已。苟不尋書破涕。試思何計。排愁此所以小說新報特闢諧藪一欄焉。在惜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遺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矣。僕也才謝士安。懶於叔夜。媿乏生花之筆。慚無倚馬之才。祇以秋士工愁。借茲抒伊鬱之思。羈旅善感。聯為惜誓之文。強作歡人。張鱸口兮。胡盧未甘。藏拙依驥尾而沾弋。奪兔狗尾之譏。自哂班門之弄。編輯者其能恕乎。是為序。

社會小說 珠江風月傳

(東越許廬父著)

第十三回 舊雨重逢蕩婦變節 東皇傳信烈妓守貞

王子平將自己的事情對翠眉講說了一邊。翠眉纔知道他說在鎮守使署當一等參謀之職。聽他口氣着實有點手面似的不覺心中又動了一動。子平便問翠眉嫁的是什麼人。可還有點聲勢。翠眉因士珏不過當了一個縣署科員。相形之下種種都比不上。子平便不覺面上一紅。含糊的說了一句。他也是政界中人。但是……一語未了。子平又笑道。想來在道尹衙門的麼。可有幾百塊錢。一月還穀你用度麼。原來子平本是久慣風月的人。他見翠眉。身面上不見怎樣闊氣。有意坍他的台。特爲將上等差使去激動他。這也算是他們冶游界中的一種手段。咧。果不其然。翠眉已經上了他的鉤兒。神色上益發不大自然起來。當時敷衍了他幾句子。平却也不肯再往下問。但問翠眉可愛吃什麼東西。翠眉先是客氣。子平哈哈笑道。我們都是老朋友了。就是劉次翁也不是外人。既在文明世界。男女交際。本來不算什麼奇事。你又何必這般客氣呢。說着不由分說。一疊連聲喚堂倌送上一張菜單。子平先請次青點了一樣。然後再讓翠眉。翠眉知道這同園的紙包鷄是有名的。便點了一盤。紙包鷄。子平先嘖嘖稱賞道。究竟是翠姑姑漂亮。幾道小菜也是有分寸。有道理的。翠眉睜了一睜。因見子平這般湊趣。自然開心。然後子平自己又點

了幾樣交代堂倌。要做得道地一點。堂倌是認識子平的。滿口子的笑着。答應了幾聲。是是。接了菜單。下去。不一時。酒菜都送上來了。子平先替翠眉倒上一盃白糯米酒。又笑道。翠姑姑。我們倆。有好久不喝酒了。你現在還能喝一口兒麼。翠眉回說。近來倒不大喝。你請便罷。不要客氣了。子平又和次青倒上一盃。三人說說笑笑。吃吃喝喝。直鬧有兩三個鐘頭。翠眉帶了幾分酒意。兩顆水汪汪的秋波。一溜一溜的儘朝着子平亂瞧。子平更是情不自禁。做出許多醜態來。次青坐在一邊。只是微笑。因怕惹厭他們。便告辭先走。子平也不相留。喚人點起燈籠。送他回去。翠眉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笑道。今兒箇鬧得太長久了。我們回去罷。子平笑道。怕什麼。我這人便是這等脾氣。要就不鬧。一鬧就要鬧到盡興才肯罷手。咧。翠眉口雖這般說。心中却並不願走。明是延挨着。兩人又喝了幾盃。翠眉酒氣上湧。面上發出一層玫瑰花色。格外的覺得鮮艷。媚子平禁不住大聲叫起好來。此時子平已經坐在翠眉身邊。料道翠眉情動。便伸出一隻腿兒。在翠眉腳上踢了一下。翠眉啐了一口。微笑低頭。並不說話。子平一時色胆如天。慾心大熾。正待再作點惡樣兒出來。不防園主人黃老板走了進來。朝子平招呼了一聲。子平唬了一跳。忙着起身握手。爲禮。黃老板見了翠眉。便笑問道。這位可是嫂夫人。麼。子平不覺把臉一紅。却還唯唯的應着。一面又朝翠眉偷覷。翠眉也只微微一笑。並不回言。子平更覺放心。當下和黃老板談了一回。時候實在不早了。二人方才向黃老板告辭。一同坐轎子出園去了。至於二人此去到什麼地方。翠眉究竟

竟回家與否作書的。却没有親見。只好懸爲疑案的了。從此以後翠眉便常在同園走走。名爲散悶。實在也不曉他做點什麼事兒。但聽麻子夫婦猜疑說他。每一出門。至早要到三四更。天才得回來。有時也是不回来了。偶然問他一聲。只說在朋友人家打牌。麻子是忠厚人。倒信以爲真。麻子的老婆却有點疑疑惑惑的。也是合當有事。這天翠眉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出門去了。去不多時。剛好士珏回来了。因鎖匙給翠眉帶了出去。不得進房。心中已經有點光火。比及問起麻子。麻子是不會使謊的。一老一實的告訴了他。士珏不覺大動疑心。呆呆的坐着。仰着天思索。了一回。麻子夫婦七搭八搭的對他講說什麼。他也沒有理會。麻子的女人便埋怨丈夫不該將這些話告訴他。聽明兒鬧出事情。又該我們晦氣了。這一句却給士珏聽見了。忽地低下頭來。朝他們夫婦倆怔了一怔。又問麻子的女人。方才你說什麼話。什麼鬧事。不鬧事。麻子的女人那肯承認。便笑了。笑道。我沒說什麼。不過說你們統是性急的人。不要兩句話兒不對勁。又鬧出是非來罷了。士珏聽他話中有話。益發疑心起來。虧他還是有心計的。只對麻子說。我去衙門轉一轉。就來。麻子夫婦並不疑惑。由他去了。他一出了門。就直奔同園而去。進了園。先到各處走了一走。然後尋上樓去。偏這該死的翠眉恰好携了子平的手。向那邊走下樓去。士珏瞧見了他們。背影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只覺頭目一暈。幾乎一個倒載葱。跌下樓去。還怕認不真切。忙又趕上幾步。向樓下一望。早見翠眉同走的。不是別人。正是鎮守使署的王參謀子平。士珏從忿怒之餘。又加唬了。

一。跳。原。來。梧。州。地。方。除。了。外。國。人。之。外。頂。有。勢。力。的。就。要。算。鎮。守。使。衙。門。中。人。這。子。平。曾。和。士。珏。同。席。幾。次。他。雖。記。不。得。士。珏。士。珏。却。狠。殷。勤。他。的。如。今。索。性。連。老。婆。都。殷。勤。了。去。了。心。中。雖。然。憤。激。但。是。滿。肚。子。輪。回。了。一。轉。兩。方。勢。力。却。有。天。淵。之。判。向。來。鎮。署。中。人。在。外。面。鬧。點。事。情。是。誰。也。不。敢。過。問。的。何。况。這。王。子。平。聽。說。還。是。鎮。使。的。親。戚。哩。士。珏。如。何。是。他。的。對。手。只。得。乾。氣。了。一。回。倒。怕。給。他。們。瞧。見。不。當。穩。便。竟。然。反。主。為。客。悄。悄。的。從。後。門。走。了。這。天。晚。上。翠。眉。自。然。仍。是。十二。點。鐘。回。來。士。珏。已。經。定。好。宗。旨。見。了。面。也。不。動。絲。毫。聲。色。仍。是。好。好。的。和。他。叙。了。一。回。家。事。只。有。翠。眉。良。心。內。疚。面。色。上。有。點。不。大。自。然。士。珏。催。他。睡。了。到。了。次。日。夫。婦。倆。一。同。起。來。士。珏。仍。舊。上。他。的。衙。門。辦。他。的。公。事。翠。眉。雖。然。並。不。怕。他。究。竟。總。有。點。子。碍。手。碍。腳。的。不。覺。對。於。子。平。蹤。跡。疏。了。一。大。半。然。而。兩。方。的。情。感。益。發。熱。得。和。爐。火。一。般。士。珏。也。並。不。理。會。只。悄。悄。對。他。叔。子。百。銘。說。了。百。銘。久。處。官。場。胆。子。更。小。聽。說。對。頭。是。王。子。平。早。曉。得。不。敢。做。聲。了。還。勸。士。珏。不。要。多。事。將。來。總。是。自。己。吃。虧。的。士。珏。知。道。對。他。講。是。沒。用。的。只。求。他。別。再。替。人。講。說。百。銘。笑。道。我。又。不。痴。了。這。等。話。還。對。人。講。麼。士。珏。也。笑。了。一。笑。心。中。又。鬼。念。了。一。回。便。定。下。一。個。計。較。暫。且。慢。提。再。說。惺。惺。自。從。次。雲。走。後。終。日。昏。昏。沉。沉。如。醉。如。痴。甚。至。茶。飯。都。不。想。吃。了。不。上。幾。時。便。弄。出。一。身。毛。病。奄。奄。床。褥。無。力。動。彈。偏。這。不。識。起。倒。的。盧。旅。長。兀。自。天。天。一。踰。兩。踰。的。跑。來。和。他。纏。繞。惺。惺。又。不。能。不。敷衍。着。他。也。幸。而。生。了。這。場。毛。病。盧。旅。長。不。能。再。來。逼。迫。就。是。惺。惺。的。娘。也。說。不。出。強。迫。接。客。

的話。惺惺倒深喜得了一個避難之法。還深深的感謝這位病神爺的照顧。哩。但是次雲一去多時。並無消息。自己這病體不好。便罷。萬一好將起來。虛旅長近水樓台。他又有勢力。可以收拾。龜。鵝。終久也逃不了他的掌握。便因這事。他心中非常為難。所以他這毛病。却也天從人願。并不見有甚轉機。也是他運道轉了。該有脫災之日。經他守過了幾時。忽然聽說樊亭侯從南甯回來。在中筏吃酒。咧。惺惺聽了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因為亭侯既來。便可打聽次雲消息也。許次雲還有什麼話兒給他傳來。正待託人去請亭侯前來。早聽樓下高叫一聲。惺惺出飲。兩粵妓女出局。但叫一飲字。惺惺問了一聲。正是樊亭侯叫的心中大喜。連毛病都減輕了。九成九精神一振。身子便直坐起來。忙叫他娘快來梳辮。他娘見惺惺已能出局。也自歡喜。正忙着要水要茶。惺惺驀地一個轉念。叫聲苦不知高低身子一軟。便又躺了下去。倒弄得衆人摸不着頭兒。腦兒起來。好個惺惺。真有急智。忙對他娘搖搖頭兒。有氣無力的說道。阿呀。我真個來不得了。剛才動了一動。渾身骨節就統統酸疼起來。此刻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怎樣能毅出去呢。想樊大人是頂明白的人。娘可替我去跑一躺來。對他說明原故。並要請他同來坐坐。我自然有話對付。也許他憐我。苦惱格外賞點什麼給我。也算我替娘掙點手面兒。他娘聽了這話。在理。又見惺惺精神委頓。不像說假話的樣子。便叫他躺下了。自己跑去艇上。求見亭侯。亭侯先是摸不着頭腦。便把他叫了進來。含笑問道。惺惺怎麼不來。却要你來講什麼話。惺惺的娘只得將惺惺的話對他講了。上。

面坐着盧旅長深恐亭侯不快忙說惺惺那孩子委實苦惱他已經生了多時的病了又對惺惺的娘說道你快回去罷樊大人是最好講話的決計不得見罪等下我再和他過來瞧瞧惺惺罷惺惺的娘謝了一聲又說惺惺眼巴巴等着兩位大人等下散了席務必要請過來瞧瞧他呢二人都應了一聲又吩咐他先去盧旅長又再三替惺惺申辯亭侯心中兀自掌不住的好笑却怕他纏繞不休見了惺惺倒不便講話便趁他打牌的時候獨自一人悄悄來找惺惺惺惺聽說亭侯來了一碇碌坐了起來病眼惺惺玉容寂寞亭侯一眼望去幾乎瞧不出是誰了惺惺一見亭侯心中一痛立刻哇的一聲哭將起來亭侯也自傷心便走上幾步坐在他的身邊握住了惺惺一只枯柴也似的手強笑道惺惺怎的弄成這個模樣了我的傻孩子你也太不明白了惺惺聽了那眼中的珠淚也不曉得從那裏出來的儘自滔滔滾滾翻江倒浪也似的洒將下來倒把亭侯一隻手臂上淌濕了一大塊亭侯見此情形就安慰勸幾句也不曉該從那一句說起正在悲哽的時候却有惺惺的娘上來喝止說惺惺不懂規矩見了樊大人不好好的伺候顛倒哭哭啼啼的這又算什麼咧幸而樊大人是……一語未完亭侯已經不耐煩了便回頭喝道你下去罷誰要你獻什麼殷勤我知道你們這批當老鴇的一個個不是好人已經把人家好好女孩子弄到這般情形真恨得我牙癢癢地虧你還敢夾七夾八來對我講話誰是不懂規矩你纔是一個野人咧本來亭侯性子最是和平此刻因要對惺惺講話深怕他夾在當中纏不明白故意發這

脾氣將他攆了下去。果然惺惺的娘給他唬慌了。手腳一疊連聲應了。不曉得多少是字連爬帶跌的滾下去了。倒惹得惺惺媽然一笑。親自跨下床。想要替亭侯裝水烟。亭侯忙笑着。一手揪住道。不用動彈。你一客氣。我就立刻走了。惺惺只得遵命。因見亭侯等人待他這般多情。只恨不能常常保護他。倒弄得盧旅長那般俗人。儘來欺侮心中一感。不知不覺又哭將起來。亭侯會意忙說。惺惺不要這個樣子。我這回子來就替你帶了。狠好的消息來了。惺惺聽了。怔了一怔。亭侯待要說下去時。惺惺又嗚咽道。樊大人是愛惜我的。我還敢瞞一句半句兒麼。要我的好消息除非是四大人早晚到梧州來。那才是我惺惺脫晦之期。咧。亭侯忙笑道。可不是麼。四大人一時雖不得來。但是他却已經託了一個代表來了。就在……剛說到就在兩字。惺惺只當亭侯說的就是他自己。便認作他取笑之談。不覺紅了臉蛋兒。啐了一口道。樊大人也不是好人。人家把你當作佛爺爺看待。你倒來尋我的開心了。亭侯知他悞會了。也不禁嘖的一笑道。怪不得人家說你孩子氣。你原有點急急忙忙的。我才說了半句怎麼你又弄到我自己身上去了。告訴你一句話。這來的不是別人。便是四大人的親戚。廣東省長衙門的秘書長顏五大人。顏懋卿。現在放了梧州。關監督了。惺惺聽了。這才明白。亭侯不是戲言。但不曉得懋卿是怎生一位人物。忙問樊大人可也認識。這顏五大人麼。亭侯點頭道。我們也算是老朋友了。但沒有四大人那般親近罷。咧。他本來要和我同來的。還有一件公事未了。大約還要遲幾天。才到這人的脾氣。性情比四大人還要好。

過十倍惺惺聽了。把身子一扭，嘖的一笑道：「我不信世上還有比四大人好的人，就有也不是我。這苦命人碰得到的，你不要是哄我頑罷。」說到苦命人這句，早又一陣心傷，淚隨聲下起來。亭侯看他情狀，着實有點可憐，可憫，因即正色說道：「誰哄你哩？不信你等着罷，一星期之內，若還不到，你就問我要。這個人罷，至於我說這人的好處一時也講他不完。簡捷說一句：你方才說把我當作佛爺爺，我是斷乎不敢當的。只那四大人的代表五大人，那纔真正是佛爺爺哩。他的爲人和四大人却又完全不同。四大人雖是仁愛爲心，有時候觸犯了他的脾氣，或是見到了什麼惡人，却比誰還利害十倍。這位五大人却是一味的慈祥愷惻，從來也不會鬧一回脾氣的。將來你見了他，就曉得我的話不錯了。好孩子，你耐耐兒守着罷。脫晦的日子快到了，惺惺聽了也知他這話句句真情，心中說不出那一種感激之情，因復呆呆的坐着，瞧住亭侯，發怔。亭侯笑道：「你還有什麼心事，何不統統說給我聽呢？惺惺只是手托香腮，低鬟默默不則一聲。亭侯笑了一笑道：「我又猜到你的心事了。我知道你眼前還有一位魔君，絲絲葛葛的纏定了你，你却奈何他不得。怕五大人勢力保護不住呢。可是爲此不放心麼？惺惺聽到這裏，倒不覺笑了一笑，因把最近的事情告訴他聽。又說本來今兒我要來出局的，怕他一同在座，明兒就裝不得病，掉不得謊了。所以叫我娘前來請你過來，咧亭侯聽了，深愛他的聰明機警，因說這也怕不得許多。橫豎五大人力量不敷，還有四大人做他的帮手呢。現在這邊的事情，只要四大人肯出頭說一句話兒，誰還

敢說個不字兒麼。總因四大人愛惜名譽，深怕外間講話，所以不肯任心做事。這回子他替五大人攬了這個差使，五大人是沒有什麼錢的，他又格外送了他一萬塊錢，另外又是五千塊，是專替你作贖身之費的。那是我親眼瞧見他交給五大人的，一定不得舛錯。你還有甚的不放心呢？惺惺聽了半响，不則一聲，忽的抬起頭來，朝亭侯看看，便又哇的一聲哽咽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暗吃醋武人欺弱女 明照應俠客拯名姬

那惺惺心感次雲聽完亭侯說話，便又滾下淚來。亭侯又安慰了幾句，又問他新近可要什麼錢用。你別客氣，儘對我講就是了。惺惺謝了又謝，只說等我要用錢時，再問樊大人要去。亭侯想了一想，就開了皮夾，送了他五張十元鈔票。惺惺那裏肯收，後來亭侯說道：「等慰卿到時，你有了錢，就可以還我的惺惺。」這才道謝收了。亭侯因說來得時候多了，怕那魔君生疑，萬一給他找了過來，碰了頭，倒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明兒再來瞧你。一語未了，但聽樓下一陣子腳步聲，便有一人問道：「樊大人在麼？」亭侯惺惺一聽，正是盧旅長，聲氣惺惺，不覺慌了手，腳面色，唬得鐵青。亭侯忙叫他仍舊裝病，自己只遠遠的坐着，翻弄幾張藥方。一回兒，盧旅長跑了上來，見了亭侯，大嚷道：「你好人啊！我約你席散了一同過來，偏你偷偷的什麼時候就跑了來了。亭侯起身相迎，唉，道：你們打牌打得好不熱鬧，我一個人坐着有什麼味兒，可不悄悄的跑了來了。盧旅長却沒心思。」

和他講話忙着先走到惺惺床邊就在方才同亭侯坐過的地方一屁股坐了下去向枕兒上望了望惺惺面色不覺着實的嘆了口氣又說好孩子我知道又苦了你了你見了我也不叫我一聲想來又是說我來遲了心裏不快活咧唉這也不怪你煩恨委實我的事情多一時照顧你不到你還該原諒我才好說到這裏亭侯掌不住幾乎笑出聲來便對盧旅長說旅長溫一下子老契我先走一步兒失陪了盧旅長心中正不自在並不挽留由他先走了盧旅長便又捉住了惺惺的手問剛才老樊和你講點什麼他是什麼時候來的這個人狠靠不住啊他也不想想你是什麼人出他一個條子已經給了他天大的面子了他就癩蝦蟆想吃起天鵝肉來特爲瞞了我就來瞧你可憐你一個病人怎生當得往他這般和你胡鬧我雖則打牌時時刻刻還是牽記着你怎肯教人家來欺侮你呢所以叫個人代着打牌我就跑來瞧你來了唉孩子你瞧我的心意多真情義多深也算你的運氣認識了我這麼一個有財有勢又有情意的人還算是我們倆的緣分深要是不然怎麼這許多人當中我就單喜歡你一人呢盧旅長夾七夾八不倫不類說了這一大套子的話急得個惺惺幾乎要哭出來了盧旅長又說好孩子我們和自己人一般了你可告訴我那老樊對你講了什麼話沒有我還聽說那去南寧的范老四他是狠歡喜你的有這話麼這回子老樊來了可給你帶點書信來沒有再不然或許帶點什麼東西給你麼他說了這許多話惺惺那有好氣兒對他問了幾次兀自淌眼抹淚的一句話兒都沒有經不得盧旅長注

意在此逼住了。再三詰問。惺惺使性兒說道。我又不認識什麼范四。范五的。他可給我帶什麼東西來呢。盧旅長歡喜道。好呀。孩子。這才是了。那厮不是好人。有名的上海滑頭。就是有什麼送給你的。你也不能收他。快快送還了他。才是啊。惺惺聽了。心中勃然大怒。不覺柳眉倒豎。鳳眼圓睜。大聲說道。胡說甚麼。我告訴你。沒有東西給我。就完了。你還是纏些什麼兒哩。老實說。我現在年紀雖輕。知識却是很好的了。眼前的人。誰好。誰歹。誰是誰非。誰的話靠得住。靠不住。那一樁事兒。瞞得過我。很用不着你。蝎蝎螫螫的。老實再說一句。我的事情。我自己會管。再不然。還有我的娘。咧。那裏發得上你。盧大人。這般操心。操機的你。盧大人是做官治民。辦公事的人。也不能時時刻刻顧住我一個老舉。呀。說罷。瞧住了。盧旅長冷啞。誰知盧旅長原是蠢人。聽了這等教訓。倒又悞會。其意忙又陪笑說道。好好好孩子。怪不得我。這般愛你。你年紀雖輕。知識果然比誰還靈巧。說出來的話兒。真是明白透澈。好像從我心坎兒裏挖出來一般。我也知道你心上。只有我一個人。自然當我是好的。真的靠得住的。我既然承你這般相信。那肯欺侮你呢。自然要時時刻刻的保護你了。雖然你勸我的。統是好話。然而我這官是沒有什麼事情的。除了打仗之外。就是掙銀子吃花酒。此外都不管什麼了。况且我的職分又大。勢力又大。我要怎樣就怎樣罷。咧。誰還敢放一個屁兒不成。惺惺料不到他竟會說出這一大套痴話來。因有意開他頑笑。便說。盧大人聽說你這人有本領。會打仗。這話真麼。盧旅長一聽此言。那一喜。真是難以言語形容了。忙說。怎麼不會。

要是我沒有這般本領，怎能做這樣大官呢？惺惺笑道：「假如你在這裏吃花酒，外面忽然強盜來了，你那兵士一時找你不到，又該怎麼好呢？」盧旅長聽了，楞了一楞，道：「強盜麼？那不該我管的。惺惺駭異道：「強盜不該你管，該管什麼人呢？」盧旅長說是警察管的。惺惺笑道：「強盜是警察管的，這真笑話。那天我們幾個姊妹，援住了莫區長，問他可會捉強盜，他也和你的說話一般，推說是陸軍管的。照此看來，你們這等當武官的，簡直都是掙銀子吃花酒罷咧。看來公事是一點沒有呢。」盧旅長喜笑道：「所以天下的官，總是武官寫意，文官沒有什麼道理的呢。好孩子，你是聰明人，既然曉得當武官的好，就快快跟了我上街罷，免得再作這等下流辛苦的老舉。天天都給人欺負呢。」惺惺聽了一言不發，瞧那盧旅長問長問短，言三語四，還沒有走路的意見，心中怪難受的，便把眉頭繃了，幾縷，喊起阿唷來。盧旅長唬了一跳，忙問：「怎樣覺得不舒服？」惺惺喘息道：「方才話兒說得多了，此刻心頭有點子跳動，還隱隱裏作痛的。」阿呀呀，好不難過呀。盧旅長見此情形，自覺再坐下去乏味，只得安慰了幾句，起身要走。又說：「孩子，你別怕，你盧大人有的是錢，倘要看醫生買藥，要多要少，我總得給你。你老實對我說就得了。」惺惺應了一聲，怕他再要纏繞，更不敢再說什麼。盧旅長只得一步一步的挨出去了。惺惺聽他走得遠了，一顆心兒方才安穩。依他的意思，還要去請亭侯過來，却是他娘說：「樊大人不是隨隨便便的人，不能三番二次去請他的。橫豎他一時不得動身，明天自然要來的。」何必忙在一時呢？惺惺聽了，這才無話。如此又過了

一個禮拜。惺惺得享侯時常勸慰。心中一寬。毛病也好將起來。只眼巴巴是盼那憫卿到來。果然憫卿任期局促。不多幾天。已從南寧下來。就在享侯公館。連日拜客見客。接任視事。總有一番忙碌。一時却也談不到惺惺的問題。一直又過了十天光景。這天是享侯在同園請客。座中統是幾個要好朋友。沒有外人。席間享侯將惺惺之事對憫卿說了一遍。又道惺惺得知你來了。便像久病遇見了仙人一般。時時刻刻的盼你去。他對我纏繞了有幾十次了。這孩子也可憐的。你既然受了老四的委託。却也不能將他置之腦後。咧憫卿聽了。噴的唉了一聲。道享侯就急得這等模樣。你看我這幾天。何嘗有一刻兒空閑。既然這樣。我們今天就把他叫了來。使得麼。享侯笑道。正該如此。才不辜負了人家一片痴心。這又有什麼使不得的。當下就寫了條子。喚夥計打一頂轎子去接了他來。惺惺先一日已和享侯說好。早已喜孜孜的在家等着。差人到時。已經打扮停停當當。即時坐了轎子。趕到同園。也是合當有事。惺惺轎子剛到園門。不料盧旅長也和幾個朋友。步行而至。惺惺一見是這位冤家。早又唬得花容失色。六神無主。起來盧旅長却早心花怒放。疾忙趕上。幾步叫道。惺惺。惺惺。你來作什麼呀。惺惺只得垂手低頭。輕輕叫了一聲。又說是有。人來叫條子的。盧旅長忙問是誰叫的。可是那老樊麼。惺惺回說。才到園中。還沒有上去。不曉得。是他叫不是。盧旅長就有點放心。不要跟他上去。惺惺忙說。盧大人這怕不便當罷。盧大人在那裏喝酒。我等下過來招呼。就是了。此刻巴巴的跟了上去。又像個什麼樣兒。幾個朋友也勸盧

旅長不必同去。倒失了自己體統。盧旅長只得罷了。因說：「我們就在底下水閣內喝酒。你務必快
 快過來才好。」惺惺應了一聲，匆匆忙忙的去了。上了洋樓。亭侯已經瞧見，笑着走了出來。道：「好極
 你倒來得很快。」說着，便來握惺惺的手。不料惺惺經盧旅長一唬，兩隻手還是冰冷的。倒把亭侯
 唬了一跳。又看看惺惺神色，非常張皇，驚恐忙問：「惺惺，你這是做什麼了？」惺惺朝他搖了搖手，輕
 輕說道：「那厮也在樓下咧。」亭侯忙問：「可是老盧那魔王麼？」惺惺顫聲說道：「不是他，還有誰呢？」亭侯
 倒也有點為難起來。因笑說：「不必管他，他也不能跑上來拖你下去的一面說，一面將惺惺接了
 進去。和惺惺相見，說也奇怪。這惺惺和惺惺相見之下，都像曾經相識一般。兩人便都有一種
 說不出的情感，從心中發生出來。似的。惺惺一面拉了惺惺，叫他在身邊，一面笑嘻嘻的問他：「
 幾歲年紀？什麼地方人？」到梧州有幾年了？」惺惺也含笑回答。亭侯便將盧旅長待他情形說給惺
 惺聽了。惺惺笑了。笑未及答話。亭侯又說：「這魔王現在正好在下邊喝酒哩。你們如今也算是連
 襟了。可要下去會會他。」一句話說得眾人都笑起来。惺惺不覺紅了臉，接連啜了幾口，又抿着嘴
 兒一笑，道：「樊大人向來是規規矩矩的，今兒也來尋起我們開心來了。」亭侯聽了，阿呀了一聲，笑
 道：「倒看你不出年紀。這般小，居然也會和人家我們啊。鬧起來了，倒不怕難為情麼？」一句
 話說得眾人又是大笑。惺惺紅了臉，回轉身去，低頭脈脈不住的拈弄那衣襟角兒。那一種嬌羞
 無奈的神氣，真個令人魂銷意蕩。亭侯禁不住叫了一聲：「好呀！」接着眾人也跟着亂叫起好來。羞

得個惺惺兩淚汪汪幾乎要哭出來了。慰卿十分憐惜忙拉了他的手說道惺惺不用理他們那班貧嘴薄舌的真是蘇州人說的狗嘴裏生勿出象牙來格惺惺倒又笑了一笑挽住了惺卿的臂膊一同走到洋臺外面當有同園夥計替他們擺好了兩張沙發二人相倚坐下夥計又送上兩盃茶來惺卿這才捏住了惺惺的手太息了一聲道惺惺我和你雖係初次相見你的人品性情我是早已曉得的了惺惺聽了倒像有甚感觸一般低下頭不則一聲好久方才抬起頭來說道想是四大人告訴你的慰卿點了點頭因口中有點發騷便叫惺惺拿過一盃茶來喝了幾口惺惺却不容他多喝一手奪了開去笑道你才吃了油膩此刻又儘灌這些茶水也不怕肚子裏不舒服麼慰卿方才一笑釋手惺惺因問五大人我聽樊大人說你和四大人是親戚呢怎麼他又不來了慰卿點頭說道親戚是有一點不過也很遠了他還有許多事情要等一個人到了南甯他才能夠動身哩聽說他這回子還有好多時候的耽擱只怕一兩月內不見得來了惺惺聽了便有一點抑抑不歡起來慰卿忙安慰道惺惺別怕你的事情四大人統統交給我了我因事情忙這多日子也沒有過來招呼你這幾天稍微清閒了一些等過一两天我就替你弄好了罷那時候你要回上海去或是住在樊大人公館裏等四大人來了再替你想主意那統由你的便你道好不好呢惺惺聽了心中自是感激但因亭侯曾說次雲替他說合給慰卿做小星的他正耽心慰卿不曉是怎生一位人物如今見了慰卿才曉得亭侯說的慈祥愷惻四字的确是

的定評。况又綺年玉貌。卓犖不羣。和次雲比較起來。真有瑜亮並生之概。惺惺心中。自然更是歡喜。此時又聽得憫卿說。送他回上海去的話。頭不覺又起了一番疑惑。難道憫卿專為次雲代表。成全自己。却沒有藏嬌金屋的心思麼。想到這裏。神色之間。似乎有點不大自然的樣子。憫卿却没有理會。二人正在娓娓清談。那樓下的盧旅長。却早忍不住了。已打發夥計上來。催惺惺下去。憫卿笑道。來來。這人也太不識趣。今兒你還沒有贖身。不便拒却他的。沒奈何。你去跑一躺來。惺惺那裏肯去。只是挨着和憫卿講話。隔不多時。盧旅長又叫他的衛兵上來。催促那衛兵。却没有夥計那麼知趣。先是大聲吆喝着。借着主人聲威。說是誰這般大胆。又不吃了豹子心。肝竟把我們大人的相好。留起來了。這不是反了麼。滿嘴裏混囉着。咕咕噥噥的。走上扶梯。一見是亭侯等一班兒。還有魏鎮守使那邊的參謀長。秘書長。和南寧下來談督軍的參謀長。都在一塊兒。這才把他。謊住了。立在門口。待進不進的。垂手兒立着。一面又探頭探腦的。四處張看。這才瞧見了。憫卿和惺惺。面對面。坐在洋台上。講話哩。那衛兵真個為難起來。倒是亭侯含笑問他。你可是找你們大人的相好來了。那衛兵只得陪笑含糊應了一聲。談督軍那邊的參謀長。就冷笑了一聲。道。這位旅長的威風。倒也不小。咧。衛兵那敢回答。亭侯。究竟是和平的人。忙揮手兒叫他下去。又說對你們旅長講。說今兒是我請客。我們正想來請他呢。惺惺也在這裏。就請他快快上來。我們喝一盃兒。再告訴他一句話。他既然曉得我在這裏。却有心規避。我們還要罰他一瓶白蘭地。咧。亭

侯。這。幾。句。話。算。得。圓。到。客。氣。之。極。了。那。衛。兵。忙。着。應。了。幾。聲。是。是。又。朝。亭。侯。行。了。一。個。軍。禮。方。才。匆。匆。的。下。去。了。倒。惹。得。衆。人。都。笑。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許鼎霖軼事

稚儂

許鼎霖乃翁長於刀筆爲爭海州水利案大府下之上元獄鼎霖日往省視雖大風雪數年未嘗間也值鄉試鼎霖奉父命入場題爲興於詩全章鼎霖方寸已亂就舊作興於詩題文塗改草草而出榜發報者至鼎霖妻告曰夫子中式矣鼎霖怒曰汝亦奚落我耶以盃擊之不中妻曰夫子果中式矣報者固在門也鼎霖出視報帖亞元也次日往謁座師乃知副考官某公欲擬元正考官不可故置第二鼎霖因陳情某公求爲乃翁緩頰某公爲之言於當道謂許翁健訟所訟者地方事也且其人久繫身成殘廢例當邀免于是大府上其事于朝遂得釋出鼎霖官至道員乃翁尙存命之跪則跪起則起不敢稍忤故今甯人莫不稱其孝云

苦厂隨筆

(趙眠雲)

嚴君於今春作古。承諸戚友。賈以挽聯。頗多可誦者。略錄如下。許指嚴云。
「祖德。縣延。看後起。先生。解脫。亦人豪。」胡石予云。「百年。棗墅。尋芳。闕
一水。晉江。招古魂。」費華鬢云。「公不應死。公何故死。福總算。修福未全
修。」顧慶華云。「古之傷心人。大醒若醉。世有隱君子。雖死猶生。」吳雲
父華吟水云。「與哲嗣。二載神交。品學冠於我黨。聞先生一朝仙去。典刑
猶在人間。」顧堯俊云。「知我莫如公。樽櫟庸材。幸列德門。叨蔭庇。善人
欣有後。箕裘克紹。最難藝苑。早盡聲。」張蟄公云。「燕賀雕梁。曾向芳園
叨夜宴。鶴歸華表。那堪胥水。咽春潮。」翁小印云。「廿年仰荷。箴言胥水
空流。感慨已離慈母教。一旦飄然仙去。典型在望。瞻依怕讀涓陽詩。」宋
叔琴云。「自令子為館甥。藉瞻霽月。利風揮塵。談心聯雅契。歎我公何厭
世。竟爾雷光石火。乘鸞撒手。絕塵緣。」趙震初云。「失怙幼無知。教養至
今全賴叔。受恩深罔極。涓埃未報。欲呼天。」

美記

寄聲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魅鏡

現已
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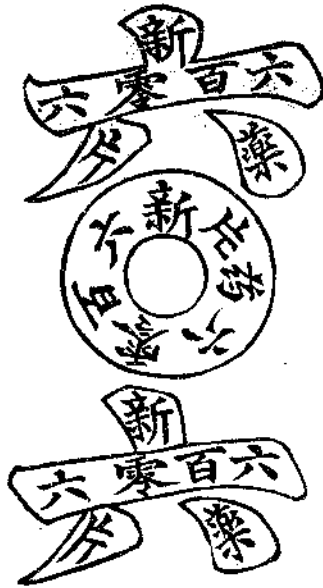
江都李涵秋先生可稱當代第一流小說名家早為世人所公認所著社會小說魅鏡一書曾經逐日登載新聞報諒為諸君所推許是書描摩社會上情狀真是窮形盡相敘官僚有官僚之氣穢敘政客有政客之態度敘奸人有奸人之口吻敘財奴有財奴之氣派敘強盜有強盜之精神敘流氓有流氓之神態敘佳人才子有佳人才子之姿勢凡世界上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一經先生妙筆形容點綴無不神妙欲到秋毫巔篇中又雜以詼諧加以科諷令人讀之解頤捧腹堪為先生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至布局之整齊結構之嚴緊命意之深遠尤其餘事本局不惜重金向先生購買是書之版權歸本局刊印發行又敦請先生將是書由首至尾重行修正改易較逐日登諸新聞報時尤為通體無懈可擊書首又冠以先生自序一篇及海上諸名流敘詞洵為美具難并得未曾有之作全書都三十餘萬言分訂洋裝五大厚冊加增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 名 醫 發 明 ◎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 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人王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筆記

寒藹草堂筆記

葉名琛佚事

(癩 媛)

葉名琛以封疆大吏淪為屬國俘虜辱國甚矣其被虜以後之狀況雖間有知者然大都語焉不詳近據粵人某君談葉在孟加臘事甚悉謂得自一老翁從海外歸來為人口述者其言必可信也爰記其略曰

咸豐中葉英兵寇粵東城陷英人索葉名琛甚急卒得之於左都統署之八角亭遂擁大轎中冠帶翎頂如平時登觀音山度飛橋踰城出薄暮歸舢板携上輪船抵香港居數月復由香

筆記

港送往印度之孟加臘囚於鎖海樓上以洋兵十數守之不許越雷池一步即葉之從者每出入必根問每由外致食物必檢視乃予之食葉之從者四人一名藍瑣武巡捕也一櫛工薛姓忘其名其二人則供雜役之蠢僕耳葉於每膳後必挾書卷偃臥胡牀其容若甚臧洋人有欲見葉者必重賂守兵乃得入視其入視之時間為限亦至速逾限則賂又倍之惟雖索賂而來見葉者日仍數十起葉初以客至必起與周旋既而以為煩亦聽之不迎亦不送也中國人有見葉者輒辱詈之葉亦不怒且就問故國情狀甚悉若己深悔其前非者有粵人武姓入見葉遽出短銃擊之洋兵奔救乃免自是華人遂嚴禁不得入英皇以葉獨居無偶頗憐之每以其起居肥瘠為問故洋兵每閱五日必倩著名美

二

術家圖繪葉之狀。貌以報英皇及香港上海洋官繪時甚久。不得離坐。葉甚以爲苦。惟不敢不從。惟於是時則誦呂祖經以自遣。洋人不解其語。以爲高唱愛國歌。不忘故土。故亦聽之。葉於誦經之暇。日必親作書畫。以應洋人之請。下款輒書漢陽葉名琛作數字。藍瑄力勸不可。自題姓名。乃闕之。洋人固求。則易書海上蘇武四字。洋人得之。亦無知其義者。次年正月。藍瑄以病卒。葉愈寡歡。亦漸寢疾。洋人使醫治之。然葉不信。西醫醫死。不肯服藥。洋官強之。再勉服少許。亦無效。遂以咸豐九年三月丁丑日卒。英人歸其喪。葉素嗜詩。所作極多。故并歸其詩稿云。

名琛歸骨後。粵布政使畢承昭特爲奏報。敘述死狀甚詳。文曰。本年四月初間。廣東省城傳聞已革督臣葉名琛在五印度地方病故之信。正

在飭查間。即于四月十三日。據英國官巴夏禮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妥協。派委問來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日晚到粵。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當卽札縣查明驗收。妥辦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將葉名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爲停放。并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人家。人許慶胡福同供。咸豐八年四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瑄。跟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并厨子劉喜。薙頭匠劉四。一同携帶食物隨行。初七日。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鳴喇國。即新歧坡。十八日。由新歧坡到噠

喀喇（按卽孟加臘）卽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砲臺居住。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園樓上居住。（按卽所謂鎮海樓）自到大里恩寺後洋人預備車馬屢請遊玩主人不允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後帶去食物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欲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端起釁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國家體制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不意日望一日總不能到該國淹留此地要生何爲所帶糧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故屢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一概杜絕不用小的們屢勸不從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終并無別話

只說辜負國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二十四日將棺木運上火船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船運回廣東四月十三日到省藍瑛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噶喇病故寄葬客地謹奏名琛居鎮海樓時豐順人金子達嘉應人劉裕壽久商印度數來存問藉慰岑寂自二月二十日病後名琛已絕口不言三月七日午忽問見電光未從者答以無有至酉末乃殞洋官來視殮用藥入口雜以水銀用洋鐵爲棺鏡兩端裹鉛錫欲葬之金子達不可乃許歸其喪既登船過相距十數里之他蘭他拉又製松木箱以爲之槨抵粵後照會巡撫且曰不信者可啓視之及爲啓棺改殮尸覆於棺中扶出皮肉未脫面目猶可辨也

名琛雖嗜詩。所作殊不甚傳。第嘗見其七律二首。其一曰。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其奈諸君壁上觀。向成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憑他日把丹青繪。只恐愁容下筆難。其二曰。零丁漂泊歎無家。雁信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空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風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蓋即居鎮海樓時作。其聲調之悲苦亦大可憐矣。

名琛夙嗜仙佛。迷信極深。英人初攻粵時。名琛以乩卜之。乩曰。無庸將自去。已而英兵果退。名琛奉乩仙益虔。及至英兵復來。又卜之。乩曰。靜靜自然定。名琛信之。遂不設備。英人書來亦不答。及既被虜。有人題詩於廣州城門云。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二十四史。繙完千古。

奇人未有。按薛叔耘庸庵筆記。述時人諷名琛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蓋傳聞而異其辭者。寥寥數語。已不啻爲名琛作傳贊矣。又有人以名琛與柏貴。債事於粵。與桂良。花紗納請和於天津。相提并論。爲一聯曰。柏葉祇今難作頌。桂花從此不聞香。亦滋令人絕倒。名琛既被虜。爲英兵所擁以行。忽頓足大呼曰。廣東人誤我。聞者咸嗤其妄。因有人爲樂府數首。以譏之。記其一曰。洋礮打城破。中堂書院坐。忽然雙淚垂。廣東人誤我。廣東人悞誠。有之中堂。此語本無疑。試問廣東之人。千百萬。貽誤中堂。是阿誰。語極雋快。可爲當頭一棒喝矣。

又嘗聞某君言。名琛被囚於孟加臘。英廷使翟斯理氏守之。按翟斯理與阿查利。不知是否。

一人。翟。英。人。也。操。華。語。極。精。熟。葉。苦。岑。寂。恆。課。翟。以。經。子。諸。書。藉。爲。消。遣。之。助。翟。亦。頗。能。了。解。久。之。遂。得。門。徑。今。英。文。漢。籍。中。有。翟。氏。所。注。之。周。易。注。及。論。語。老。子。諸。譯。本。皆。爲。葉。所。傳。授。者。果。爾。則。又。漢。學。西。漸。之。一。段。佳。話。也。

武俠叢譚

西山僧師徒

(廬父)

西山僧。忘其名。面紅如血。兩頰繞長髯。體魁梧。有巨力。能持千鈞重。清宣統中。由閩來浙。居西山菩提寺。數月。嗜酒食肉。寺僧頗厭惡之。以其勇。未敢逐也。僧醉。則自顯其技。山後有大樹。力拔之。並根而起。觀者咋舌。僧面不改常度。所居寺。向以富厚稱。盜涎之。以衆來劫。衆咸駭。奔走無敢留者。僧方大醉。持錫杖。夷坐石上。見盜至。

則驟起立。張兩手。阻弗令入。盜怒。各執械攻僧。僧揮杖敵之。盜衆以數十。皆辟易遁。僧大笑。酒氣上湧。嘔吐狼籍。因仆地臥。未幾。鼾聲起。喉際巨如牛鳴。寺之人以是共敬事之。僧惟索酒肉。飲食。他無所需。亦終弗自道其功。居頃之。有訟僧於官者。曰。僧故爲劇盜。往來江湖間。殺人無算。訟者之父。爲他縣胥役。因捕僧被殺。官得狀。檄兵來寺。僧方持壺狂飲。兵共圍之。叱曰。師父。今縣中捉若。若好。男子宜速去。毋爲衆累。僧釋壺。問官捉我何爲。或告以故。僧怒曰。我自爲盜。未嘗竊女境。何相欺也。我不去。衆即往爲我告。官曰。僧人惟改行故來。此今相逼甚。僧人窮無所之。又將爲盜。官不聽我言。則患至矣。衆知不敵。又慮官見罪。相顧爲難。僧揣知衆意。沈吟有頃。毅然曰。我譴若曹苦姑爲若行。毋再留。此何

如衆咸羅拜。僧遂去。不復返。辛亥秋。余方從軍于鄂。奉使至宜昌。夜宿邑城關帝廟。住持僧法宗爲余談邑之近事。頗夥。忽曰。吾廟中新至一僧。名慧根。雖瘦弱。不逮百斤重。而勇乃無藝。疇昔之夜。有亂兵過此。向余索財物。甚苛。余無以應。則出槍擬余。曰。弗從。將殺汝。余方惶急。慧根驟出。伸臂格其槍。槍墮數步外。其人大呼痛。慧根哂曰。似此不濟事也。要充好漢。辱沒煞人。其人大慚。慧根揮曰。去去。毋溷乃公事。臂所及。有風冷然。其人幾不支。返身大奔去。彼今在公。頗欲見否。余喜曰。方今用人之時。有此異材。宜爲世用。可速請來。法宗諾而去。已而偕慧根至。合掌爲禮。余視其人。短小而精悍。目光炯炯。弗類常人。揖之坐。而問曰。師父何來。具此身手。迺爲僧。何也。慧根坐。太息曰。我非樂而爲僧者也。我

爲粵之增城人。生而有膂力。性又卞急。不能容人。常以勇折人。以是仇我者衆。言之我父。將縛我而斬我足。使不復能惡。我有族兄。聞其謀。佯而告我。我怒。毆主謀者。傷其腦。幾死。遂遁入閩。浙。至處州。復以事忤處之官吏。遁之鄉。乃得遇師某。(慧根固言其名。惜余忘之矣。)師少林之僧也。嘗爲劇盜。有名江湖中。旣而悔之。乃改行。痛自斂抑。并戒我毋敢縱恣。游歷各處。悉以技自給。毋擾人。偶至金華。資斧竭。師徒覓廣場。粥藝。求飲助。師以指二。夾石。碎如粉。衆大喝彩。我則舞拳如雨下。觀者目爲之眩。忽有健者。出。自人叢。厲聲戟指曰。何來禿驢。敢在此炫技。能與我角者。方是真男子。不則吾行逐汝出境耳。師拱手曰。師徒入貴境。無所得食。聊獻小技藝。用自餬口。何惡於壯士。茲乃見罪。其人怒。以師

爲誚已。奮力撲師。師格以手。其人力足以抗。師識爲勁敵。遂相持。猛甚。久之。其人勢不支。遂遁。我亦偕師行。其人復以衆至。襲我。我怒。助師力戰。然師所抗。皆無傷人者。以技純。操縱如志也。我已力批。殺二人。傷三人矣。旣脫圍。不敢久留。方遁至浙之西山菩提廟。居焉。慧根言至此。余驚曰。哦。子西山僧之徒耶。彼今焉。往且彼何爲而僧也。慧根喟然曰。言之長矣。先是師有家。在閩之侯官。邑有暴紳。常魚肉鄉里。師之母亦大家女。工針黹。有美色。旣貧。乃爲人刺繡。以自給。常至紳家工作。紳習見師母而涎其顏。入以微詞。師之母大怒。詈爲狗彘。紳亦怒。欲必得之以爲快。師尙幼。讀於塾。暮歸。見母哭甚哀。跪而請其故。師生而富。勇力。性又猛。惡見不平事。恒爲人復仇。毆辱無賴者屢矣。母慮其橫行。秘弗遽

告。越數日。有官役至。捕師。師將抗。母止之。泣問諸役。吾兒年幼。何罪而見逮。役示以狀。則劇盜某供師爲同黨。師大怒曰。我深恨諸盜賊。自不能人。而劫人之物。安肯與爲伍。今官殊憤。我必往與彼辯論。遂受繫。抵縣。母號泣從之。縣官吳以進士就選至此。有能名。而貪婪。聚斂無饜。比方受紳賄。將重治師。使盜與師質曰。某月某日。我使汝劫某家。得贓若干。汝分百金去。有之否。某月某日。我與汝共入某家。得贓若干。我畀汝首飾二事。汝言將歸。獻之母。有之否。師大怒。且賊師母方旁立。情不自禁。大號曰。老爺。屈吾兒矣。吾兒幼。日日從師。讀安有此事。此盜不慊於吾兒。爲是讐言。老爺。毋信也。官叱曰。若何人敢曉曉饒舌。役來逮捕之。母大哭曰。我夫婦只此一塊肉。今且以冤死。我安生爲。不如俱死。因

束手待捕。官則示意役毋捕母。因謂師若不供。吾且縛若母。與若並罪。師乃懼。因誣服。官命收監。而驅師母出。師母哭而歸。且行且呼曰。官爲不道。寃及吾子。猶有天道。盍速斃兇人。市人皆爲下。淚於是。有師之鄉人業衣者。某甲受紳囑。迎母而謂曰。嫂母悲。令郎年幼。恃性而折人。人之憾之者必衆。今日之事。必有賄盜以誣之者。爲復仇計也。今惟某紳好義而有力。縣官憚之言無弗聽者。我爲嫂計。不如求彼申理。爲言於官。而釋令郎。其蔑不濟。師母聞甲言。沈吟者再則大悟。爲紳之害己。以某甲爲紳之走狗。甲所言紳之教也。因謝曰。極知公厚我。然某紳與我家無瓜葛。親未必助我。我亦不願求助於人也。甲聞言。色爲之沮。再三說師母不可。旣歸家。倩人爲狀。將訟之省。紳復以人來。風示師母。苟從

我必赦免汝子。而增益汝產。半生吃着弗盡也。母大怒。詈且哭。紳之人勸曰。汝惜身而害汝子。將以爲貞。庸知所失者大。而所守者微也。且嫂盍往紳家告之。曰。使我從若。甚易。必先釋吾子。事方有濟。藉曰。不然。我雖死。必不若從。待子出而徐爲之計。不亦善乎。師母聞其言。躓之。遂與俱往。面紳而告之。紳大悅。而慮其僞。則留師母於家。即言於官。而釋師。師旣見母。相持大哭。母急揮師使行。且密語曰。我有藏金在床下。泥覆其上。數可百。速往取以行。毋再留此。師大驚。泣請其故。母不答。但有涕淚。益爲怒。遂之出。師歸。如母言。果得金。然弗忍行。匿近鄉某寺。潛出問消息。始知母與紳鬥。咬傷紳面部。紳杖之。垂斃。乃昇以回。師大哭。奔回家。視母已死矣。師痛憤欲死。草草葬母。鄰有長者。問紳將復害師。

以絕後患。憐師幼而不幸。密告以故。趣使速遁。去。師怒曰。彼殺我母也。復欲害我。我即去。誰復爲母復仇者。遂火其所居。挾利刃。夜入紳家。紳方與愛妾狎。師入而砍之。皆斃。染血於指。書其事於壁。雖弗順。通然大略可知也。師遂行入少林寺習藝。少林僧法慧聞其行而俠之。且愛其勇。盡畢生技授師。且戒曰。技所以衛身。而求人非以害人。苟非不得已。毋輕用汝技。汝已盡吾能。而性烈如火。性烈則好殺。技盛則喜炫。炫技而好殺。吾不知汝之死所也。凜之凜之。毋忘吾言。師再拜受教。因下山。遨遊至延武。有孝子郭大猷。受害於土豪。事與師所遇。大致彷彿。然不逮師勇。被繫去。將刑其兩臂。使成廢人。師頓觸所痛苦。盡忘師訓。上門求土豪。豪內之。問師何爲。師言爲郭孝子乞情。豪怒。命拘師。師大笑。視

庭有石鼓。重數百斤。伸兩指。携之起。曰。誰敢抗我。我撲以此石。衆大駭。毋敢前者。師從容釋大猷。繫之。將行。大猷泣拜曰。壯士。大德所不敢忘。然母仇未報。何以人爲。我不願從壯士行也。師哂曰。子大不濟事。安能報母仇。速隨我往。我有以處汝。大猷不得已。隨之行。師匿之山中。語曰。吾欲殺若。仇懼若。懦不能脫。彼網羅滋益。我累故先携若。行若待我。於此。我爲若取仇人頭來。大猷泣拜於地。仰視師。已不知焉往矣。大猷守俟師一晝夜。師果以土豪頭至。大猷感泣。願從師終身。師鑒其人誠篤。試以力。似可教。遂與偕行。而土豪有勢力。訟於縣。縣以稟省。省爲圖師。及大猷像。嚴緝之。師慮不得脫。會有劇盜過山。虎聚衆千餘人。劫掠無算。官兵弗敢正眼視。師偕大猷過之。遇虎。邀與入山。師本無所歸。遂允

之。於是始爲盜。名振全閩。少林僧聞之。使使語師曰。我教若技。乃使若爲盜。背吾命而辱吾門。謂我弗能誅。若耶。師受教。再拜泣悔。將去閩。使大猷行。畀以重金。曰。以此營小母。可以自贖。子終非武才。未可從我也。師於是始入浙。而官中緝捕嚴。乃披薙爲毘盧。且受戒焉。自此弗復言勇。居處屬年許。乃得我爲徒。(慧根自稱)我本不識師。旣避難入浙。由溫至處。將訪戚之商於處者。旣至。而戚婦亦以訟被繫。然其事寃。先是戚與處人某爲金蘭交。訂譜稱昆仲。某爲人陰險多智。其交戚以財。非有所愛也。已而某因案被逮。戚爲營賂得免。家產蕩然。時時向戚稱貸。戚憂之。曰。子一無所有。而食指繁。胡可久也。卽今我肆尙缺。人子不爲屈。可爲我司賬。某大喜。從之。居戚肆。暮年頗多侵蝕。而戚弗覺也。某益

信戚易與可欺。戚無子。以某之介。娶李姓孀爲妾。實某之外婦也。二人者。協以謀戚。肆務益衰。戚婦漸覺之。以告戚。戚雖甚怒。然其爲人繼續長者。以與某交久。未能面絕。使人風示意。某駭且愧。遂辭去。而恨戚夫婦滋甚。於時戚之妾已孕。實某所生也。某使賣布者某嫗約妾。訛言燒香。與某會於廟。某授計。使嫗殺戚婦。且曰。俟若生男。我爲之父。夫已氏懦而無知。彼產可盡得也。妾歸爲食物。置鳩其中。將毒大婦。婦方飽。得食。則置之。妾前夫有子。方來視母。婦以妾所進。賜之食而殮。妾大哭。謂大婦殺其子。訟之官。捕婦去。戚方有遠行。歸而聞之。大悲。曰。吾妻慈厚。安能殺人。此必阿寶之爲也。阿寶者。妾小字也。戚乃赴縣。爲妻申理。不得直。憤噓填胸。將逐妾。而憐腹中物。未得計。妾已知其謀。懼爲所制。遂

席捲所有。偕某遁去。縣中猶以賊富。且外籍。無與援者。索賄甚苛。戚悔已之。不明而信奸也。悲妻之無辜。而被逮也。怨妾之無良。從某而捲逃也。因苦恨憂思。而成病。病劇而我至。戚見我。大悲。哽咽至不能言。旁有人語我以故。我怒曰。光天化日。有此奇冤。彼縣官明知而故昧之。因以爲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耶。丈夫悲。我必爲丈夫復此仇。戚聞大駭。然止曰。弗妄言。若幼而多力。好滋事。今長矣。奈何。慙如昔。我大聲曰。丈夫惟無胆。故受侮至此。今行家破人亡。猶欲作好人。好便好。恐世無公理。丈夫終無以自全耳。我遂出夜劫獄。得戚婦以歸。使速遁。戚大哭曰。子真滅吾家矣。事已如此。爲之奈何。我厲聲曰。有何大不。了。丈夫老而無子。又遭大難。卽令鉅富。亦安所用。之。今宜速行。毋戀此鷄肋爲也。戚不得已。力疾

挈婦遁去。我留守肆中。越日。縣中兵大至。問戚焉。往。我曰。彼已遁矣。汝曹索彼何爲。兵問我何人。我大聲曰。子無問我名。疇昔之夜。劫獄而奪人者。卽我是也。若主爲縣官作民父母。乃貪黷害人。至此。吾固欲見之。微若曹。我亦不渠赦也。行矣。羣衆毋繫我。我不受若羈勒也。遂行抵縣。縣官開庭鞫我。侃侃陳賊事。明白并言已救婦狀。遂大罵縣官。官大怒。顧問衆。胡不械之。我曰。若毋能械我也。我事已明白。自問無罪。安能受若械。遂返身行。衆大譁。亟上圍我。我揮拳擊之。衆數十人。無敢抗者。遂從容去。入夜。復躍入署。官方治文。將緝我。我驟下。擬以刀令毋敢聲。投其稿於火。且劓其兩指。曰。謀財害人。悉由此指。我爲若祛之。官大痛仆。我復躍而出。亦知罪重。慮遭刑戮。欲逃去。一日夜行百里。抵一村。腹餒

甚。索食於廟。廟僧以我不遜。齊弗與。出惡言焉。我怒。推而仆之。僧衆大集。攻我。然皆非我敵。紛遁。俄一僧來。面紅多髯。弗類常僧。見我而叱曰。豎子。何來。迺敢毆我衆。我怒奮勇與鬥。不數合。我已不支。僧復提我足而仆之。命衆繫我。我號泣自陳其事。僧驚曰。子卽行俠。掠人之某某乎。僧人不知多所開罪。急釋縛。厚待我。我因從僧爲徒。僧懼禍及。遂挈我俱遁。至西山未久。有自處來者。言戚之仇某。已挈李妾返。且生子矣。我終疑此子或爲戚種。欲得之以畀戚。因告師以故。師以我義弗却也。我又入處。時已爲僧。衆無能識我者。至某家。視子宛然某狀。我始知曩念實悞。業已至此。不可不爲戚復仇。遂殺某及妾。復回西山。則師已先一日行矣。方我去處時。師命我曰。余兩浙無定蹤。汝今去。往返費時日。

異時苟不得相遇。可至川中覓我。於是我由浙而贛。而鄂。以至於川。遍覓各大刹。最後得師於峨嵋山下。師方病。且死。見我至。則大喜悅。我持之而泣。師揮手止我。毋哭。因語曰。我年五十餘。死不足恨。我無家屬。無後人。今惟汝從我。耳。汝技不我若。而性烈過之。必無好結果。我甚慮焉。我長而遭難。未嘗學問。然聞之人言學問。深則意氣平。子年未老。且質慧。須從事於學。以平其氣。能從吾言。吾方大慰。不則吾終憂汝之及也。我頓首受教。師遂圓寂。爲葬之峨眉山中。我憶師言。頗慄慄自危懼。常以書自隨。幸幼時善讀。且長於記憶。積久未忘。得書頗易領悟。久之。則浸潤於書。野性漸除矣。雲游至此。蒙此間住持優禮。我曩見不平。故以此報之。非敢技癢也。慧根言竟。余撫掌起曰。異哉。我聞子師。徒事令我。

大快令師居西山時嘗聞其事不謂圓寂之遊
今子有文武才而遯跡世外甚非所宜蓋亦爲
國用乎慧根笑謝曰居士休矣世會不同才術
各異僧人勇不足禦砲火學不足以治簿書居
士安所用焉且自近年來潛心經典似有所得
此中大有樂趣功名富貴不足道也余聞之爲
之色沮氣喪內愧而不安者久之慧根既去余
輾轉床褥味其言甚久達旦未睡數日爲之不
怡

枕亞曰今世重武術甚矣若西山僧師徒其
術之高如此世蓋罕見焉然觀慧根言論又
不屑以武術鳴者其技而進於道者耶若西
山僧若少林僧我未之見如慧根言則其爲
人可知也舉世無人才乃於方外人得三焉
嗟夫可以傳矣

昔非軒隨筆

古碑太守

(陳逸民)

涇陽端甸齋性酷風雅酷嗜骨董攷正辯僞不
厭求詳在有清末葉時固不愧一代大收藏家
也任江督後更爲豪量搜求雖至一磚一缶之
微莫不媼妍並納其有價值連城者亦絕不吝
惜其鉅耳惟據吳昌碩先生云當年爲涇陽題
跋時所見各種書畫精確者十之三餘都贋鼎
不足道蓋最初所收之物耳足見國粹淪亡殊
可慨嘆云云當時僚屬知涇陽好古如命乃有
藉骨董爲進身之階者吳興某太守聽鼓有年
官衷殊熱一日有人談及涇陽好古事某守卽
將祖藏初拓西麓華山碑真蹟進獻焉涇陽鑒
爲天下無第二本誠爲希世之寶不勝珍視什

藏之翌日即傳某守進見曰爾家藏有希世古碑足見播紳後裔必能治民有道余當有借重爾處也某唯遜謝越三日即有皇皇淮安府知府之委札頒下矣時人悉其事欣羨之餘莫不頌稱曰古碑太守亦可謂謹而慮矣

張天師

豫章龍虎山自張道陵盤踞設教後世代居之歷朝封敕亦未間斷故張獲以炫誇其法而愚民迷信亦愈見其深先從曾祖掌衡公任蓮花同知時與道陵後裔友善常往還一日先公謁張正在談話間忽見一古裝官僚捧茶出公驟見頗懷悚似有穀穀狀張即撚鬚言曰護法何足恭乃爾耶此本府之值日執事耳詢是何名職張曰今日所值者即湖州府城隍也公以湖府乃桑梓之邦城隍乃地方正神形益不安乃

商於張求免值日差張諾即喚侍者來諭曰爾將湖州城隍牌反向之侍者唯唯退張曰護法雅命業已遵辦以後貴地城隍永免此問值日矣余按張氏之差遣城隍事豈其對於地方官故弄其神而益使愚民心嚮神往耶抑果有其事而真能遣神調將耶余於是不能釋然於懷泚筆記之以當世之明達耳

劉開再世

乾嘉間劉開少年科第著作頗宏惟性甚高逸故士人咸敬仰之歷掌各省文衡得門生徧天下一日劉赴四川典學行經陝西鳳翔之東鄉忽道旁有一縞素婦某氏跪輿前叩請曰公非四川學憲劉宗師耶劉甚異亟停輿詢究竟婦曰先夫讀書不遂含恨而亡已二月矣昨夜詔婦夢囑以明日劉大人過境其慎備酒饗恭候

某處道旁。求其移駕。敝廬爲余撰一墓誌。蓋非此公手筆。則余一世積志。殆無大白于後世矣。故婦不揣冒瀆。伺候於此。逾半日矣。伏乞勿吝。使節寵顧。寒廬則生榮死德。俱渥大人成全也。劉許諾。遂至婦家入坐。書齋。但見塵埃滿布。書籍橫陳。檢亡者遺稿。文氣縱橫。豪放不類現代。格局詩亦酷肖唐人。惟多感慨悲憤之音。乃知積世之學。而未能見賞於當代。所由來也。欽佩之餘。益形惋惜。即援筆成文。逾千言。交婦付梓。婦叩謝。出饗。午餐餐畢。偕臧獲輩。閒步山林。眺覽風景。將半里許。忽聞林中作砰礚響。奇之。循聲往跡。斗見有一古墓。坍塌。諦視墓門。現一七尺碑。文曰：（宋處士劉開之墓）七字。劉因與已姓名同。深異之。似有感觸前世之意。乃僱人修復碑墓。並略紀其遇。而鐫石於旁。工既竣。劉

即啟節行。詎未及履任。而中途已赴道山矣。語云：獲見前身事蹟。則壽必不能永。所謂混沌玄妙。不宜宣洩。故耳。據此說。則釋氏所云輪迴胎化諸端。或亦有其事乎。惟不解其何以相隔千百年。而始轉世耳。余聞之。先大父所談。述而未敢云其臆造。故略紀於此。而質當世之靈學大家焉。

神醫

吳興沈義民先生。由富陽教諭。而轉宦江蘇。在吳縣任許。適紅羊亂作。蘇城陷。徐撫殉。公忽棄印。遁循例革職。事平後。懸壺闔閭。城生涯殊不惡。合肥李文忠素佩其醫道。高明文忠時正開府。吳門也。適李夫人懷孕。已九月。因軍事倥傯。之際。風鶴頻驚。行轅萬不便。坐蓐須送。至京師。分婉以道遠。因游移未決。乃召公視脉。公知文

忠意旨即按脉徐言曰夫人胎氣復靜妊脉尚
 伏當可安抵京師始發動耳文忠意乃决翌日
 派驄從護送起程行匝月始至詎知夫人抵京
 之夕寧馨已呱呱墮地矣喜電傳來闔署歡忭
 文忠立召公獎謝并嘉譽之曰神醫遂為公附
 片奏請開復原官尋補江陰令以酬其勞先大
 父與公同居多年朝夕縱談詢其按視李夫人
 脉何以準確乃爾公然鬚一笑曰醫之一道全
 恃術耳余切脉時但知文忠意中官署不能產
 兒且計算孕期尚在九月之候促之就道尚不
 致中途有變故信口以决其疑耳彼時方寸間
 豈真有確切之把握耶此蓋余之心理作用非
 醫理中有何項玄妙也又叩公求醫之道究讀
 何種書籍為最有效公曰余在富陽時暇即喜
 讀江筆花之醫鏡及李氏脉訣等書寤寐求之

雖乘輿拜客亦必手不失卷如是者十年如一
 日故余之醫理僅參透臟腑表裏陰陽寒熱而
 已豈有他哉噫今之醫士每喜矜誇其術而故
 弄玄妙以神其技者夥矣若公之深得八訣而
 衡斷脉象方有百不失一之妙文忠稱之曰神
 醫豈偶然耶



巧 乞

(雲眠趙)

秋月溶溶夜閉門
 焚香薦酒祝天孫
 阿儂悔被聰明誤
 不乞靈根乞鈍根

風 信 災

上 海

蘇 州 銀 行 廣 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爲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 洪少圃

協理 陳筱舟
襄理 張洪疇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東路轉角 即麥家園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各國原料藥材醫局器械化學儀器婦女化粧用品大小鏡箱鏡頭自製各種手提快鏡平片白金紙香水香皂等以及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價廉物美伏乞賜顧下列哈蘭士醫生五種良藥各埠藥房均有經售如無從購買請向本藥房函購即班寄呈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癤癰疽潰爛癰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之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茲抹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洋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新輶軒志

(趙眠雲)

臺灣生番異俗紀畧

(三) 服食

世界民族。凡文明愈進者。愈趨於平等。制度其未開化之處。階級必嚴。此公例也。蓋其部落之民。必爲酋長所征服者。而酋長遂爲一部落中最貴之族。其得執事於酋長。府或用爲各處鎮壓。小民之結固。陸如尋常。所稱官吏者。亦皆視同貴族。雖其間尙有等差。要之非平民所可比也。而平民又皆敬畏之。不敢慢視。則征服之效也。結固陸。猶言地方官。蓋蠻語云。今更述服食。小林部居民。春夏秋三時。上體恒不衣。僅以粗布蔽下體而已。冬較冷。則上體亦衣。不過單袷。

布服無用。棉者女子則春夏秋用。半臂蓋其族已稍稍開化。知拋露乳峰之蒙羞辱也。所奇者凡未結婚之女子。則不用半臂。上體亦全露。所云用半臂以護此兩峰者。乃指已結婚之婦女。言或曰未嫁則無所屬。得自由。而其族女性多淫。方藉是以爲招也。既有所屬。則有節制。蓋男威甚強。雖欲不受拘束而不得也。自來以此爲通例。或人之言果有徵乎。抑出於揣測。未可斷也。所服以黑色爲最貴。平民非年六十以上。不得用黑相傳。其酋長初祖喜着黑衣。故今惟酋長得全用黑衣。平民六十以上用黑。不過其衣用黑色緣之以表異於衆人耳。七十以上則緣黑二條。八十以上三條。九十以上四條。百歲則酋長以已所服之黑衣賜之女。則酋長夫人賜之。黑衣榮寵之極。則也。既死仍須以此黑衣還。

之。曾。長。不。以。殮。不。私。藏。其。所。製。之。原。料。似。布。非。布。似。綢。非。綢。有。光。色。頗。能。耐。久。或。云。綿。與。羽。毛。織。成。者。此。原。料。惟。曾。長。府。有。之。平。民。并。不。許。私。織。也。其。嚴。厲。蓋。如。是。結。固。陸。所。衣。黑。衣。非。純。黑。者。以。白。色。緣。之。純。黑。惟。曾。長。得。用。之。他。物。亦。以。黑。爲。貴。也。其。地。亦。多。有。藝。稻。者。其。米。甚。細。曾。長。自。食。米。往。往。采。他。部。落。之。佳。者。其。人。善。捕。魚。部。中。多。深。流。魚。肥。美。且。冬。無。堅。冰。故。捕。之。四。時。不。絕。其。魚。色。淡。黃。有。黑。紋。若。鱖。魚。狀。惟。無。大。者。以。五。寸。長。爲。至。巨。矣。杜。工。部。詩。謂。頓。頓。食。黃。魚。可。移。贈。也。以。捕。之。易。無。乾。腊。者。每。食。皆。鮮。或。云。甚。腥。他。部。落。來。購。取。則。帶。鹽。至。醃。而。食。之。則。其。味。更。美。而。腥。氣。除。矣。是。魚。名。湯。鮪。不。知。古。有。是。稱。否。

稍。次。者。曰。膠。奇。膠。奇。尋。常。人。皆。可。服。用。膠。拓。則。貴。族。製。服。之。原。料。也。平。民。欲。以。膠。拓。爲。衣。者。其。家。必。豐。富。須。報。之。曾。長。納。膠。拓。稅。而。後。服。之。則。人。皆。以。爲。榮。顯。百。戶。中。亦。不。過。二。三。戶。而。已。男。女。當。結。婚。得。向。曾。長。府。租。賃。膠。拓。禮。衣。男。女。各。一。襲。而。貧。戶。則。大。抵。免。用。蓋。租。賃。費。亦。甚。貴。也。其。後。改。制。度。凡。結。婚。欲。得。膠。拓。禮。衣。而。貧。不。能。納。費。者。可。於。結。婚。前。半。年。報。曾。長。府。以。作。工。十。三。日。代。之。作。工。則。男。爲。之。而。女。不。與。焉。自。此。例。開。幾。無。一。家。不。服。膠。拓。禮。衣。結。婚。者。俗。雖。未。甚。開。化。虛。榮。心。已。甚。矣。又。曾。長。每。三。年。向。民。問。選。女。子。一。次。以。十。六。歲。至。十。九。歲。爲。合。格。故。民。間。皆。須。待。十。九。歲。以。後。始。得。自。由。定。婚。焉。選。一。次。則。額。定。十。人。其。選。得。之。父。母。則。賜。大。服。以。黃。色。膠。拓。爲。之。儼。然。爲。曾。長。之。岳。父。母。視。此。服。榮。於。

華。衰。矣。酋。長。每。三。年。所。選。女。子。十。人。過。三。年。後。至。下。屆。重。選。時。以。未。有。子。女。及。無。孕。者。還。其。父。母。使。自。配。而。前。賜。其。父。母。之。黃。色。膠。拓。大。服。亦。不。奪。去。并。以。紅。色。膠。拓。之。禮。衣。使。出。宮。之。女。服。之。既。嫁。後。則。其。壻。須。偕。妻。朝。見。酋。長。酋。長。飲。食。之。而。復。以。紅。色。膠。拓。之。禮。衣。賜。其。壻。焉。皆。異。典。爲。鄉。里。所。榮。視。者。也。冠。皆。竹。冠。其。製。亦。有。數。等。最。貴。者。雕。刻。而。加。彩。色。焉。男。子。十。五。歲。以。前。不。冠。女。子。十。三。歲。卽。加。冠。冠。男。飾。以。魚。形。之。膠。拓。布。女。以。膠。拓。布。所。製。成。之。花。飾。之。此。普。通。皆。可。用。者。以。膠。拓。僅。飾。冠。而。不。爲。衣。也。酋。長。之。冠。盤。以。兩。龍。惟。所。雕。刻。及。織。物。則。尙。皆。粗。陋。略。具。形。式。而。已。履。多。連。襪。者。平。民。草。履。貴。族。則。以。膠。奇。粗。布。爲。之。無。有。用。膠。拓。者。雖。酋。長。亦。然。尊。首。而。賤。足。謂。以。膠。拓。踐。踏。於。地。則。神。且。震。怒。而。殛。罰。

之。故。膠。拓。但。爲。冠。與。衣。而。不。敢。以。爲。履。且。下。裳。亦。無。有。以。膠。拓。爲。之。者。其。視。膠。拓。亦。重。矣。相。傳。謂。酋。長。之。始。祖。其。名。卽。爲。膠。拓。蓋。膠。拓。布。由。其。發。明。故。對。於。此。不。敢。褻。焉。且。膠。拓。布。不。許。私。鬻。於。他。部。落。違。者。誅。之。食。亦。米。米。皆。本。部。落。出。產。且。能。爲。大。宗。之。輸。出。品。其。他。以。田。獵。而。得。之。禽。獸。亦。常。食。之。平。民。往。往。獵。動。物。於。山。中。以。爲。常。品。而。代。米。乃。以。餘。米。轉。售。出。焉。蓋。其。地。山。林。谿。壑。甚。多。漁。獵。亦。出。產。之。大。助。惜。工。藝。不。發。達。故。終。歲。耕。作。漁。獵。得。餘。財。者。甚。少。大。抵。餬。口。而。已。且。多。懶。惰。者。不。免。有。飢。則。覓。食。飽。則。棄。餘。之。祖。風。故。也。聞。後。來。稍。有。進。步。則。酋。長。曾。爲。他。部。落。之。旅。行。有。所。感。觸。歸。而。先。從。衣。食。整。理。起。將。繼。及。於。他。工。作。焉。

又。有。一。部。落。能。造。紙。而。不。能。製。布。紙。雖。粗。頗。堅。

靴故普通人家皆用紙衣據云紙以樹皮稻草等爲之故紙衣亦頗能禦寒貴族則於鄰部購布製衣服之平民服布衣者非有功不能百不得一二男女結婚則以紙衣彩畫之頗艷麗里中及親戚之來賀者亦皆衣畫飾之紙衣紅綠眩目殊有絢爛之觀冠亦紙冠亦皆五彩眩目焉平時冠素五色雜用無專尙一色以爲常尊者足無襪履惟酋長有之則以革爲者外亦畫成足五指之形其色亦與其足畧相似忽視之則完全赤足而未履者焉所製衣之紙名曰號尼各爲最上者曰活北次之曰墨其蘇里又次之曰郊王末斯下矣號尼各大抵非貴族不用爲酋長府所督造者用活北者已少普通則墨其蘇里與郊王末兩種所製者號尼各不能納稅捐用與他部落不同階級極嚴雖富不得納

賞僭用貴族之禮焉惟部中時來外患凡遇他部落之侵略能戰勝敵人斬得若干首級以上則例得比貴族得服號尼各上等之紙衣或布衣故往往有貧苦者遇禦敵時斬得多級不即以獻功鬻其所斬之級於富人己可得厚賞而富人獻功後可服貴族之衣顧此猶僅僅得比貴族而已必三次斬級多乃正式升入貴族而所謂布衣與號尼各之上品紙衣由酋長賜賚而無庸自備矣其重戰功如是食每日一餐雜用米麥豆菽等食時以日中食量殊大蓋并尋常三餐爲一宜其多矣佐膳之品菜蔬多而動物絕少蓋皆不事牧畜而僅恃漁獵其地山水又少多荒田地動物之足供食品者不多焉富者往往至他部落買而食之故雖子女婚姻親朋鄰里來賀亦蔬食多而魚肉少已成風俗習

慣人亦不以爲異也。聞會長日兩餐，餐必五蔬。蔬類二，其三則魚鳥獸肉之類。妻妾侍食，必會長食畢而後食焉。會長亦一夫多妻制，有最寵之妻，則會長命與同食，不俟食畢始食，爲特典。諸妻皆慕之，而不敢怨焉。無正嫡，旁妻之別異，統名之爲會長妻。其侍僕則稱會長妻爲黃姑姑。云黃姑姑，府中服食最優者，故以之尊。會長妻也。爲會長供食之人，如帝皇之尙食，號曰火生，意猶供給火食之類耳。俸給頗優。若食不可口，則有罰。惟黃姑姑得代乞免，故火生恒私事黃姑姑，特爲輿援焉。平民有善烹調者，思夤緣得火生一職，則烹炮佳味，私進之。黃姑姑有時黃姑姑言之，會長即召入充火生。火生無定額，有時多至十數人，惟年逾四十，卽不合格，而令退職焉。大抵火生皆黃姑姑之私人，友人聞而

風俗

笑曰：昔春秋時，雍巫有寵於衛，共姬不謂此風，今乃傳之海外，誠足以資談助也。

(未完)

眉案佚話

(何椿蓀)

後漢梁鴻之妻孟光，每餉食必舉案齊眉。人世相傳流爲佳話。至今猶稱道，勿替。惟予見時人筆記有鴻妻孟光畏夫甚篤，且怕見其面目，故每食必舉案齊眉以避梁鴻怒目之說。蓋亦引古以正今之失者。觀此則鴻案齊眉非佳兆可知矣。

俗典

(逸梅)

官場杜牧詩大開官職場火燒眉毛五燈會元僧問蔣山佛慧如何是急切一句慧曰火燒

房錢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小小園林矮屋一日房錢一

賈足

手段謝上蔡語錄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老辣劉克莊題跋歌行悲憤慷慨苦硬老辣

徒弟陳搏詩堪嗟繼踵無徒弟

好事不出門陳搏詩堪嗟繼踵無徒弟

討宜寒山拾得云凡事莫過分盡愛討便宜

著衣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著衣犬鏡

花押唐彥謙詩公文持花押

脚錢朝野僉載御史祿米不出脚錢

醉薰岑參詩欲別醉薰薰

思潮

韜
丁
韜

英雄肝胆錄

坊間英雄書大都注重匹夫之勇匪賊必報無賴行為耳不足訓也是書得為國為民之大英雄數十餘人橫刀殺敵大丈夫軀壳犧牲躍馬衝鋒好男兒頭顱拚將軍百戰姓氏千秋沙場之血跡未消異域之英名尚在斯固國家之干城柱石也不有紀述何以表彰爰請文學巨子十餘人精心撰述激昂慷慨如見其人嗚呼叱咤如聞其聲足為我國民愛國尙武之好模範好男兒宜手一編也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八分半

名士風雅史

書紀明清兩代數十餘名士之風雅史皆係專撰之稿吟風弄月文人之韻事可喜紅袖青衫兒女之情懷難免癡頭怪腦書獸子動輒騷狂瀟灑風流大文豪理富落拓不合時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不得意而借酒澆愁狂歌當哭片言調侃則舉座無顏一語詼諧則闕堂大笑才子之常態名士之本色也一編在手可以消閒可以尋趣欽佩名士者盡購閱之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照碼七折郵費八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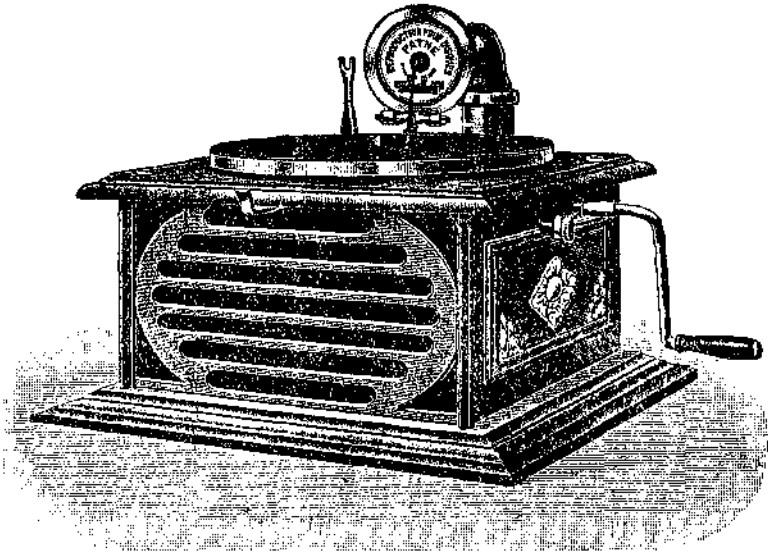
美人聲色誌

美人難得一冊書中竟得絕世美人數十餘人傾國傾城極盡人間佳麗如花如玉無殊天上仙姝約略分之各有所長或妙解詩詞女子不同凡俗或深知節義女丈夫自異庸人或嫻音律盡絲竹之能或習霓裳擅羽衣之曲或則輕鬟淺笑各有神情或飛燕驚鴻自成態度或若離若即癡情人世無雙或出死入生恩愛終身不二有足多也洵可傳矣繪色繪聲惟妙惟肖惜美人營款成學士文章可稱雙絕愛閱者當然不少洋裝一冊定價四角特價七折郵費七分半注意單購一冊照碼七折外埠加寄費七分半三種合購特別優待照碼六折外埠祇需郵費一角一分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留聲機器

名伶唱片

本公司各種鑽針留聲機器不但質料堅固且用時非常便利各種京戲小曲唱片舉凡中國名伶應有盡有家庭娛樂之品莫妙於此近又新出王又宸雙處等京腔以及王无能江北空城計滑稽小曲唱片多種並有曲本目錄附贈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思潮

(賊 菌)

談心

社會上有一句常談。「人心是肉做的。」既有了一個血肉軀，就有一顆心在腔子裏。披毛戴角的動物，犬守夜；雞司晨；虎不食兒；貂性慈愛；這都是心的作用。人是惟一的高等種物。心的靈明，比其他的動物高出萬萬倍。所以這地球的主人翁，是人類的，不是其他動物類的人類的心，也是一個心，其他動物類的心，也是一個心，怎樣其他動物類的心，不及人的心呢？人的肉心之外，有一個運用肉心的真心在這裡。司命令的，就是白種人說的神經中樞；主宰的，就是孟夫子說的本來善性；後來王陽明說的「良知」「良能」就是真心的作用；佛家說

的「原人」「真我」就是真心的本體；作奸犯科，惡逆不道，就是把真心失却的原故。真心是善心；肉心是惡心；孟子談性善，善性就是真心；荀子說性惡，惡性就是肉心；肉心是無靈明的，現在的人，壞到極頂，人說他們全無心肝，我說他們心是有的，但是只有肉心，絕沒有真心的，有肉心，無真心，和禽獸又有什麼差別呢？

心字的古文作本是象形字。但是既然象形，就應當但用就是了。因何中間又加一，呢？是象肉心的形，是肉心之中，要把個真心不要失掉。「人之初，性本善。」孩提之童，有個肉心，都是有個真心帶得來的。所以性字從心從生。善性是從真心生出來的；惡性是從肉心生出來的；修仙學佛的人，要解脫肉體；西方哲學家也說是精神不滅，精神是真心所寄託，

肉體是造孽的機器，「楞嚴經」上說的一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爲賊媒，自劫家寶。眼耳鼻舌身，心是血肉的一體，六賊的中間，心是他們的首領，五賊造的孽，皆是受心的號令，心無妄念，視根不接色塵；聽根不接聲塵；嗅根不接香塵；味根不接味塵；觸根不接觸塵。一擒賊當擒王，一起種種嗜欲的這顆肉心，是要先把他的征服了，纔得由真心來主宰。修行的人又曰修心；治國平天下的人先要正心；修心正心，都是要把肉心整理好了，至於這無形的真心，從來不曾有一些兒錯處。

孟子說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種種的心，合攏起來，就是一個真心。真心在什麼地方呢？就在人

身。在人身什麼地方呢？在肉心裏。真心是什麼樣子呢？有形而無形，真心失却，雖有肉心，就無惻隱；無羞惡；不知辭讓；不辨是非；這真心就和西人講生理說的神經系一般，有是絕定有的，但是實而虛，不能說出究竟什麼樣子來。還有和神經系差別的人，無神經系，就失了知覺，人的真心失掉，依舊是有知覺的人，但是就這有惡念，絕無善念了。因此所以能下一決斷的判語，真心是善心；肉心是惡心；無論什麼人，天既賦了個肉心把你，就同時賦個真心把你，肉心是固體液體的合質，真心是氣體的原質，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肉心重濁，真心清輕，清輕的氣質，容易浮散，重濁的氣質，固定不移。世界上的惡人多，善人少，就是這個原故。但是真心有一種特別的性質，任是萬惡的人，有獸心；野心；利

己心；害人心；僥倖心；妒忌心；慳吝心；卑鄙心；肉心的種種惡孽，都齊全了。真心的一點根苗，總不能剷盡的。「清夜捫心，自覺慚愧。」「元凶巨惡，僞借美名。」這就是個憑據，佛說「丟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心失去，沒有回復的時候，屠夫到不能證佛果了。所以無論什麼惡人，只要一念是從真心生出來，就趕緊牢守住他，發揮光大，把真心尋得來，仍請他住在原位上，善念充塞，惡念自然消滅，肉心不用事，依舊做一個好人了。聖賢仙佛，都是能尋得真心來，十分努力的幫助真心，把肉心的惡念滅去，纔得爲聖爲賢，成仙成佛的。現在的人，如果真心沒有失却，趕緊把他保守好了。如果所行所爲，一點真心都沒有了，趕緊把真心尋得來，教他管束住肉心，自己能補過，就是從前有許多壞

處，人家也就原諒你了。

人與動物不同，動物有完全的肉心，（雖然動物的心臟，有和人不同的，但就他在這一種動物中，總算肉心完全了。）天不會賦與他完全的真心，螞蟻合羣呢，犬馬戀主呢，就是他不會全無真心的證據。所以只能說動物無完全的真心，不能說動物全無真心，人既有完全的真心，失却了又能尋得來還我；若是還去任肉心作惡，不曉得悔悟，那就不如披毛戴角的了！願我們親愛的同胞，大家速速悔悟，惡世界變成善世界，大家就總是有真心的真人了。



笑話

(何椿蓀)

時值夏夜。暑氣逼人。某村鄉人三五成羣。聚坐場前。納涼。迨夜既深。某甲即高呼其妻。若子睡覺。鄰人某乙聞之。即呼甲曰。若今夜不住在家耶。甲應曰。否。予固住在家也。乙曰。若既住在家。胡爲連叫。囑。寤。上去也。甲知其戲。已一笑置之。

予家西鄉。一日自城寧家至龔基廟。略入小憩。適一道士亦隨後至。予認爲某廟道士。略與問訊。惟彼不識。予因詰予住何處。去。予曰。下去。(語如氣)耳。彼即曰。君往夏溪。須走予廟旁過也。予亦不與辯。含笑佯應之。蓋予家南鄉。故有夏溪鎮。道士誤會其旨。遂謂下去爲夏溪也。

黎元洪 徐世昌

快看前後
兩大總統
之歷史

黎元洪 徐世昌

兩種合購
照碼六折
半月為限

黎元洪又上臺矣。還我使君。再濟蒼生。其生平之軼事奇行。頗多足述者。本局特請貢少芹李定夷兩君。編黎黃陂軼事。業已出版。記黎元洪之一舉一動。自少年時代以至復位為止。纖微靡遺。有二百餘篇之多。定價每部大洋六角。又徐世昌之祕密。係新學印書局出版。現亦經本局代售。自出版以來。銷行甚速。書已將罄。足見內容之佳。原此書為前公府諮議黃君所作。是祕密笈。是鬼魅圖。是燃犀草。是鑄姦錄。欲知徐世昌十年來之祕密史。不可不讀是書。欲知民國十年來之衰弱根源。尤不可不讀此書。全書計七十章。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上海四馬路
中國華書局發行

上海華書局出版

特價千部 尺牘辭典補編 照碼折六

本局發行尺牘辭典一書深蒙海內各界歡迎自上年出版後僅八個月已將初版一萬部售罄今應各界需用起見特於三月間趕緊再版已于五月二十日出書業經逐登新申兩報廣告矣惟本局增刊尺牘辭典一書乃係延請海內名家專撰之稿凡正編或有未盡各門類悉在補編中列入之兩種並讀堪成完璧足稱尺牘典故中破天荒之鉅作也不論政界學界商界工界農界以及僧道尼巫各界關於往來酬酢尺牘應用各辭典無不收羅入編即學界作為參攷自修之用均可隨意所欲任便採擇真所謂要什麼就有什麼誠活用各種典故之無上善本也全書都七萬言現已出版洋裝一册定價六角特價一月照碼六折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七分半東洋倍收西洋再加倍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分至二角為限外國郵票不用茲將目錄摘後

●尺牘辭典補編目錄

頌語類五十種歲時類廿五種地輿類廿二種政界類廿五種學界類九種商界類卅一
種工界類四種各業類卅四種閩閩類十五種慶賀類廿九種慰唁類十九種懷敘類十
種邀約類七種餽遺類九種薦舉類八種慰託類五種請人類十種作伐類八種懷敘類十
七種贊助類七種饒遺類九種薦舉類八種慰託類五種請人類十種作伐類八種懷敘類十
類四種答謝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規戒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問候類八種答謝類七種
謝餽遺類十五種答謝類十四種規戒類十四種答謝類十四種問候類八種答謝類七種

附告

凡購買再版尺牘辭典正編一部者敬贈本書補編一部不取分文惟
單購補編者照價核算凡蒙
惠購正編預約諸君請即持券來局領贈特此通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啓



艷文



合肥胡天然新羣芳譜序

(東園)

弄。弄。紅。塵。干。紅。旆。旆。茫。茫。紫。陌。萬。紫。繽。紛。艷。北。
 地。之。胭。脂。奪。山。何。患。披。南。宮。之。圖。畫。拜。石。何。顛。
 里。杞。園。檀。流。為。雅。什。湘。蘭。澧。芷。併。入。騷。情。楚。澤。
 痛。深。知。屈。靈。均。之。有。感。蓬。山。恨。遠。詠。李。商。隱。之。
 無。題。冶。葉。倡。條。孰。非。麗。質。婉。華。嫩。藥。具。見。靈。根。
 此。合。肥。胡。生。天。然。所。以。有。新。羣。芳。譜。之。編。也。胡。
 生。身。在。淮。澗。神。游。滬。瀆。翦。取。吳。淞。之。水。湧。出。文。

艷藻

瀾。夢。回。巫。峽。之。峯。幻。成。愛。嶽。紅。情。輾。轉。綠。意。纏。
 綿。夾。袋。儲。材。奚。囊。貯。錦。鬱。青。霞。之。氣。齊。天。則。律。
 正。璿。璣。和。白。雪。之。歌。擲。地。則。聲。鏗。金。石。秋。千。賭。
 技。花。軌。之。影。衡。量。夏。五。闕。文。藥。榜。之。名。待。補。筆。
 椽。入。夢。一。代。才。人。斧。藻。垂。箴。萬。年。女。史。點。綴。衆。
 香。之。國。妃。白。儷。黃。描。摩。碎。錦。之。坊。嫣。紅。姘。紫。鸞。
 鶯。燕。燕。如。繪。玉。音。雅。雅。魚。魚。如。傳。綺。語。問。花。解。
 笑。廿。四。番。風。信。匆。匆。鬪。草。關。懷。重。三。節。韶。光。冉。
 冉。吾。想。胡。生。於。此。粲。蓮。在。舌。蜚。厥。英。聲。成。竹。在。
 胸。騰。其。茂。實。則。有。雪。兒。席。上。雲。母。窗。前。舞。扇。金。
 迷。歌。衫。紙。醉。玉。樽。送。酒。酒。仙。挾。客。而。忘。形。珠。箔。
 飄。燈。燈。婢。笑。人。而。攝。影。桃。蟲。偶。客。栖。借。一。枝。蘭。
 麝。方。添。薰。蒸。百。卉。紅。紅。素。素。帖。小。字。而。泥。金。翠。
 翠。青。青。機。回。文。而。璇。錦。玉。樓。人。醉。嫁。杏。春。初。金。
 屋。嬌。藏。睡。棠。夜。半。又。有。江。頭。折。柳。海。角。飛。蓬。桃。

葉有歌楊枝無力風薰南國紅豆相思霜傲東
 籬黃花比瘦同是天涯淪落泛梗隨波幾經風
 雨晦明飄茵墮溷丁年易逝銷魂金粉之場午
 夜無聊落魄綺羅之隊至若懺消泥絮羅裙化
 蝴蝶飛來夢斷宮幃銅瓦逐鴛鴦散去懊儂歌
 繡珠吹笛墜樓猶是落花才女俠紅線司書盜
 盒原非鹵莽辭柯綠怨隕穉紅愁榮悴不同沈
 浮各異替名花而寫照淡妝與濃抹相宜託吟
 草以言情淺痛與深顰皆效軟障之圖南嶽欲
 喚眞眞勾闌之艷西川恍逢灼灼雖殺青罪過
 咎在風流而浮白贊歎評同月旦某雲中辨樹
 霧裏看花追名士而渡江附秀才而利市訊通
 黃耳崑山之兄弟多情契合素心淮海之友朋
 無恙記去年讌會難忘金斗之舊游寄今日增
 緘又擬玉臺之新序

艷詩

題歌史翠娘小影

(玉生)

錦瑟催成玉柱移銀燈背處見腰肢劇憐花底
 相逢日不是天桃未嫁時
 通辭有願託微波羞唱丁娘十索歌隔日重看
 眉黛減真情偏讓美人多
 江城花發已忘歸割作屏風錦一圍忙煞深深
 雙蝶往來都傍玉釵飛
 妙舞清歌兩擅場燕姬誰道遜吳娘累儂欲作
 神仙去認取天台是故鄉

贈小翠玉歌史

(覺之)

翠玉歌史燕產也柔情脈脈綽態盈盈氣
 比蘭芳喉如珠轉鸞歌滬上蜚譽一時騷
 人墨客如蔣天河阮珩生諸公咸有題詠

調續清平洵韵事也。僕天涯浪跡客舍遺
愁聽韓娥之妙曲不媿陽春寫飛燕之新
妝合爲外傳爰賦短章以揚豔幟

花花世界樂如何燈火樓臺麗景多疑入廣寒
宮裏去月明如水見姮娥

小家碧玉大家風北地燕支別樣紅好似天桃
華灼灼曉含春雨醉牆東

姍姍薄暮特來遲楊柳腰纖力不支一曲高歌
驚四座居然巾幗壓鬢眉

杏紅衫子藕絲裳粉墨頻登大劇場玉樹歌殘
人已去餘音三日繞空梁

一座瓊筵錦繡圍珠光釵影並增輝勿驚蝶
貪春夢爭向花枝故故飛

燕姬半屬木蘭妝大鼓聲聲聽激昂天意特生
嬌豔質婷婷風韵勝吳嬾

滿堂喝采鬧喧譁青眼難邀顧盼加別有靈犀
通一點天台訂約莫還家
壯年早覺繁華夢我亦蕭然杜牧之偶品名姝
成戲筆春申新詠竹枝詞

十香詞

有序

(慶霖)

嗟嗟十丈軟紅塵撲面不堪重憶昔年遊
每到歡場我增不樂爾茲躑躅瀝瀝殊多
感慨偶流連於新世界游戲場得晚香玉
大鼓詞史其人綺年玉貌別有丰姿耐人
尋味藝亦可可旅邸挑燈得七陽詠七絕
十章顏曰十香詞非諛非贊蓋用以自遣
耳

誰家艷質鬪王嬌寶蓋華燈現晚妝綺貌如花
能解語芳名不愧玉生香
一串珠喉繞畫樑英雄兒女調淒涼巧拈鐵板

輕輕拍拍出梨花片片香

小妹嬌癡態萬方(香玉有妹曰香蓮)追隨阿

姊俏登場年輕那識情深淺暗送花蓮舌底香

星眸兩點故輸將惹得游蜂興意狂紅杏東風

各有主豈容無賴亂偷香

詞壇大鼓晉稱王多少微臣表頌揚(某君為

立晚社捧場)欲乞皇恩新雨露阿誰先惹御

鑪香

明粧新寫黛如張弱質柔肌竟體芳祇為向來

嬌懶慣愛香人却怕薰香

敢着微詞憫謝娘如卿應合嫁王昌莫教豎子

輕攀折辜負柔條委地香

幾回失意走歡場艷跡生平愧姓張修得微聞

鄰澤候牀頭都是夜來香

美人歌舞減容光名士新亭枉斷腸紅粉青衫

同落拓未知許認杜蘭香

萬金豪擲綺羅場風月珠江未忍忘回首舊遊

都是夢從今不敢再憐香

艷 牘

送某女史入尼庵書

(物外散人)

燕鴈分飛遽散萍蓬之跡鱗鴻未便時深兼葭

之思采蘭贈芍溯前情而悵增綺懷鬪草研花

逢舊件而每懷芳躅猶憶衣香鬢影如兒姿容

檢誦碎玉零珠宛聞聲款心懸兩地腸已九迴

嗟夫卿以巨族名媛渺孤星于曙後深閨弱質

歌履霜于晨朝憔悴心肝繡閣譜懊儂之調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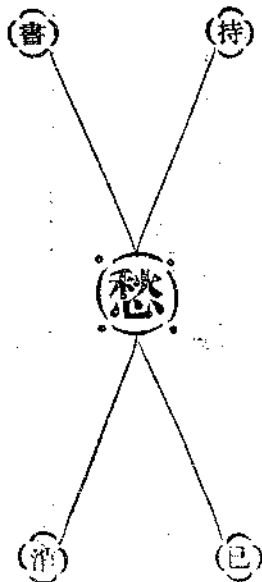
珂境連彩毫寫哀怨之詞飄零半世尋知己而

不逢抑鬱平生托微言以解慰蘭心蕙質幾同

鸚鵡之才慧業俠腸隱寓鴻鵠之志既而遇人

不淑。遭故多艱。離家鄉而僑遷。四明卜居寒舍。隔籬院而時聚。一室表叙苦衷。望衡對宇。綠楊垂兩家之春。賡句和詩。紅豆記相思之曲。記會捧茶。携手憑碧欄。以臨風斜坐。支頤倚綠窗。以窺月。歷歷此景。耿耿莫忘。有時問難。析疑。期收切磋之效。憤世嫉俗。輒抒忿激之詞。披情懷。導愁懷。拳拳致意。慙慙垂咨。雖無肌膚之親。實用肝胆之照也。茲聞茅菴遁跡空門。皈依勸破。菩提成四大之幻想。證到般若。悟五蘊之皆空。從此貌鼎火温。木穉香通。徹三昧。牟尼珠。捻貝葉。經宣誦。千聲暮鼓。晨鐘。懺除孽障。獅爐龍鉢。好尋波羅。僕則黃楊厄閨。紅葉緣慳。一枕明月。憐蝸居之無聊。兩袖清風。愧馬齒之增長。十年獻賦。辛酸滿懷。萬里請纓。貧寒入骨。碌碌如常。縷縷難述。較卿之枕流漱石。吟月弄風。其相去爲

何如哉。惟是門外桃花。望斷春風之徑。樓頭明月。徒深秋水之思。物換星移。室邇人遐。曾日月之幾何。而景物之若是。是能不令人腸斷也。耶。嗚呼。訂翰墨之交。遊情逾一載。結苔岑之契。誼緣證三生。猶記南浦分襟。贈別凄然。就道從此。西窗剪燭。話舊更待何年。幸賴片紙之驛傳。消弭寸衷之馳念。安得滌除萬慮。屏絕七情。長齋而悟玄機。趺坐而參妙諦。與卿同歸。正果超脫俗塵。昇登。切利之天。免墮泥犁之獄。望風懷想。毋以葑菲而棄遺。還雲下。願當盥薔薇而拜誦。



老和尙

(何椿蓀)

予見老和尙所作我所樂調寄黃鶯兒四首其一云無事莫生愁住
山林學隱流松篁掩映窗前後布勝綾綢菜勝珍饈枝頭花鳥皆吾
友好優游酣然一覺蝴蝶夢莊周其二云無事莫生愁訪名儒伴道
流本來面目宜參究福是人修閒是人偷夜遊秉燭明如晝好優游
何榮何辱呼馬任呼牛其三云無事莫生愁愛觀山喜泛流酒爐茶
灶消清晝言多招尤事多招羞閉門一榻羲皇候好優游閒非閒是
總不到心頭其四云無事莫生愁悔從前錯下鈎仰天大笑今丟手
經文懶搜仙佛懶求內省只在心無疚好優游心田耕種歲歲樂豐
收語意超脫悠然世外讀之令人名利心都淡

刻評

瘦媛



最新百圖

最新百圖已出至四百數十人廣徵博採煞有才
 第四集得全國名花
 者動美觀人愛能藝者使人多情人戀好俠
 人憐義者尤令人起敬則斯圖之印行豈特供觀
 尚義者尤令人起敬則斯圖之印行豈特供觀
 之倩影而易易識者許為美術界精品非虛
 而合刊之尤非

如本集大批搜羅得世界當選
 羅得世界當選

統徐第王寶玉以及前屆新世界花國副
 統徐第王寶玉以及前屆新世界花國副

總統好第曼君並各總長兩院長等
 總統好第曼君並各總長兩院長等

玉照本重資為覓得印訂冊內誠罕有也即各埠
 玉照本重資為覓得印訂冊內誠罕有也即各埠

鳳仙任大丁綺王金花周子薛素雲
 鳳仙任大丁綺王金花周子薛素雲

花亦名馳北地拜倒石榴李君滿天紅等蘇小鄉親
 花亦名馳北地拜倒石榴李君滿天紅等蘇小鄉親

樹者不知多少杭州之芬碧若雲霞等清歌妙舞色藝並
 樹者不知多少杭州之芬碧若雲霞等清歌妙舞色藝並

伶則陳蕙十三陸芬碧若雲霞等清歌妙舞色藝並
 伶則陳蕙十三陸芬碧若雲霞等清歌妙舞色藝並

計全選驚人所有著名者無門豔妍之致手此一
 計全選驚人所有著名者無門豔妍之致手此一

衆嬌於金屋輕瓊淺笑以陶情
 衆嬌於金屋輕瓊淺笑以陶情

悅性也每集定價一元四集合購只收六折寄費一
 悅性也每集定價一元四集合購只收六折寄費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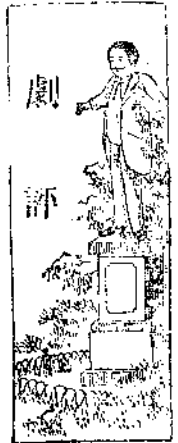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人造自來血

做藥房自製人造自來血發行數十載通銷五大洲歷時愈久信用愈著因是藥功能補血強身性和效速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為英國皇家醫生所處方做藥房慎重選材料遵方配置發行之初原名博羅德補血聖藥旋以行銷頗廣原名嫌贅特改名人造自來血曾經呈請內務部化驗批准立案上海英工部局衛生處醫官化驗給憑中西各國醫生化驗試用證明確為補血聖藥主治各症另詳仿單茲不贅列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徐家匯謹記路 五洲固本皂藥廠

做廠原址係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全廠占地廿餘畝廠內完全德國機器布置均合科學方法所有出品早已行銷全國去歲做藥房出資收買特改名五洲固本肥皂廠聘請著名技師依照從前成法加以改良所製肥皂選料純潔重用香料無論香皂粗皂莫不堅結耐用經暑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中第一良品本外埠五洲大藥房及各洋廣貨店各煙紙店均有出售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啟



一知半解的劇譚

(民哀)

做雜誌上的劇譚有一樁極困難的事往往有很好的劇場消息做時候極時髦極有價值爲了時間問題待等刊出來已成明日黃花這真合着張天師被鬼迷有法無用處二句俗語了因此雜誌上刊出的評劇文字祇好談談過去歷史和空議論要想從戲劇新聞上出風頭萬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過去歷史人云亦云一毫沒有精采要講名伶的軼事看的人把你的年紀來定真假譬如像小子這樣年紀談起陳長庚張二奎的軼事來人家不是說我道聽

劇評

途說就說我是空中樓閣捏造的講到實際上確乎有這兩種嫌疑如果單發議論什麼戲劇改良哩舊戲改造哩又多說得到做不到的事情像馮子鸞現在一個字不做的法則最漂亮了換句話說評劇家三個字根本上不成立的要富有戲劇智識舞台經驗又和伶人是不通聲氣的人才能算是公正平允的評劇家因爲和伶人一通聲氣落筆時候難免有偏袒地方說出來的話就不能說他公允確切但是不和伶人往來那些「行語」切口一從那裏去學呢所以評劇家三字從根本上推翻祇好說能動筆的票友和善作文的捧角家除掉這兩項之外像小子似的那是票友中的跑龍套筋斗虎罷了跟着人家挖一個四門跑一個走邊吶喊一聲兩聲完事至於那般搨着評劇家

招牌賺錢去養妻兒老小或是借著捧角機會便關開一條做官或謀事的捷徑以及騙一兩頓酒食敲些小小竹槓等類這是先應當討論他的人格問題他說出來議論無論怎樣動人文字無論怎樣優美我們眼光總放低一層看他的了更不能算評劇家所以把評劇家三個字去恭唯人家簡直是滑稽性的罵人（有人責問我既然如此你爲甚又做這一知半解的劇譚那不是自己罵自己麼非也小子這篇東西完全是徇新報主任貢少芹先生情面不能鉄錚錚回答我不幹這事祇好湊一篇東西塞責落筆時候先抱定我適我意宗旨不去跟人家罵人捧人更不想在評劇界的分金庭上佔一把交椅老老實實說瞎七搭八寫一陣就算報答新報主任了）

呂月樵這個角色雖然不能算大名角但是上海天津北京漢口多知道他的名字自從大舞台脫離以後他的名譽一天不及一天在共舞台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今年出了共舞台跑到天津去想開戲館東奔西走着實費了一番心血飲食裏頭又不留意生起春溫病來始而還不甚注意後來又加了痢疾及至他的妻女趕到延醫調治已經來不及了從此以後要聽呂月樵的目蓮救母祇好向百代公司購一張留聲機片了我書至此有人見而非之曰呂重病誠有之死尙未死究竟若何且俟下文三麻子的關公戲小子素來不要看的講他的裝飾好那麼玄妙觀裏買一軸關公神像或者周慕橋畫的月份牌豈非比他更神氣最相反對就是他淌馬姿勢上一回馬那馬必定要發

回脾氣。請問關公之聖武。宏威。難道連一匹馬的性子多降不服麼。贈金賜馬時候。第一次騎赤兔馬。尙可強辯。第一次摸不着馬性。子斷無回回如此的果眞。如此赤兔馬完全是匹劣馬。那配稱神駿呢。赤兔馬尙有可說。斬華容的時候。跨下尙非赤兔馬。關公上馬也費多大工架。那關公簡直沒有本領。騎馬還能稱武聖麼。所以。我素來不贊成的。祇有一般甯波人看見了三麻子的關公。竟要買副香燭。向他叩三個頭。哩論他的唱。無板徽調。祇見他頭搖個不定。口裏哼個不定。請問好在什麼地方。我想這種角色。祇有騙騙甯波人罷了。上海人也要嫌他膩煩。所以丹桂第一台出來之後。無人去請教他。到漢口上揚州走天津。多不得意。我意謂外江人看戲程度高了。外江人如此更不用提北京。

了。那裏知道三麻子這回到了北京。竟然大走了。紅蓮八句鐘掛客滿牌。比誰的風頭都要出得足。這一端看起來。北京人的聽戲程度大非昔比了。

有人和我說。北京人愛老老年紀人跑到北京唱戲。一定走紅蓮。我說把新舞台湯雙風大劇場的。李春來以及沈韻秋等拉到北京。那是一定上座了。又有人說北京什麼角色多有單缺。紅生所以三麻子一進京會如此之盛。但是三麻子的紅生。是否是一數二。的材料麼。請北京人仔細辨上一辨。萬不能滿臉硃墨。便當他紅生用哩。要是明白甯缺毋濫的宗旨。就不會贊成三麻子的關公戲。誰識北京人的聽戲程度。比外江高呵。

林唐甫先生告訴我。他和蒲伯英等一般人刻

方用足精神想把戲劇改良取崑徽京秦以及文明新劇的好處集合攏來創一種戲劇現在那裏籌備一折西施今年不出現明年一定出現使那戲劇界上放一種異彩我說照三麻子到京裏會唱得這樣紅法那麼把常春恆劉筱衡的狸貓換太子弄到京裏一定還要時髦不必再想別樣法兒有人說我太挖苦北京人我說一點不挖苦不然爲甚麼恩曉峯在廣德樓唱包公出世也連排了半年一樣天天上座呢五月裏頭在亦舞台唱的那個小鴻聲手折足癩唱戲的資格取消了一半劉鴻聲雖然跋足究竟比他好看些他也是俞五所辦的斌慶社出身因爲殘廢被斥一個族人姓魁的收容下來一向在北京哈達門外茶食胡同廣興園唱的祇賣十四個銅子和天橋班子一樣價值這

回跑到上海來居然大軸子壓軸子唱得非常熱鬧料想他本人做夢也不預備有這一日的狸貓換太子這本戲和前幾年的宏碧緣唱得一樣紅了這是萬萬想不出的目前除掉新世界沒有唱這折戲的資格新舞台亦舞台尙沒有唱這折戲之外其餘那一家不唱這個戲新近我得到兩個消息亦舞台孫老班本想到北京去邀高慶奎和程豔秋的那裏知道豔秋嗓子倒了慶奎不肯來又想拉小余和小雲那是更辦不到了却巧王又宸在天津開戲園蝕本所以就拉了他來預備叫他做陳琳綠牡丹的寇承御白牡丹的李妃李永利的郭槐張德俊的展昭劉振庭的八賢王也要排狸貓換太子了新舞台方面本來這回歇夏有幾個問題（一）拆去兩間花樓台口改成方形（二）對

於王九齡有所表示。(三)排演狸貓換太子。這三個問題臨了那一個裏頭還有新陳總理問題哩。如果姚天亮辭去總理夏老大(月恆)接手那麼一定拉潘月樵張德祿進去決計也排狸貓換太子潘月樵的陳琳趙君玉的寇承御趙文連的李妃汪優游的劉妃夏月潤的郭槐夏月珊的包公張德祿的展昭劉漢臣的八賢王(又說是周鳳文的劉妃汪優游的龐妃)這兩個消息小子下筆的時候還沒有實現呢。若是這本戲還是做勿敗這兩家遲早要排這折戲的而且新舞台做起這折戲來一定有一個白話廣告像「我們爲什麼要演閣瑞生」似的到那時上海各戲園簡直可以稱是貓叫不是唱戲了。

生存在現在的世界。上社會的眼光高的太高。

低的太低。單把戲劇一項來做個譬喻。一方面極力把易卜生蕭伯訥的劇本譯出來。想灌輸新人的腦經裏。一方面牛頭不對馬嘴的本戲。接一連二在舞台上出現。一般真戲迷却多迷信着譚調汪派。還是三眼一板的嚷着一般時髦朋友滿口說是戲曲改良。然而也沒有改良辦法。彼此都是因噎廢食。各走各的路。結果大家不得益處。到被那些賣弄小巧的伶人佔了大便宜。弄得社會上人的觀念像翠屏山裏的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一樣越說越糊塗。據我的謬想。迷信舊劇的人。不要把新劇看得草率。醉心新劇的人。也不要儘罵舊劇陳腐。大家平心靜氣聯合起來討論一下。無論新劇舊劇經過幾度試演和第三者的批評。自然糟粕去精華存。然後去抵制那種非驢非馬魔術化的舊式。

新劇我想社會上受益一定要比現在的多哩。

我曾經聽得一個滑稽家把現在流行的那種魔術化舊式新劇用十個字去批評到很有意思。他說：一張幕表，兩段說明，三天預告。

四句搖板，五音聯彈，六種機關，七牽

套子（七牽吳諺不佳之謂套子，即打武行）。

八仙下凡，九流三教，十套布景。我仔細

一想從宏碧緣到眼前的包公出世的確多脫

不了這十個字的包刮。

聽戲是件消閒尋快活事情。評戲是憑我個人的意見發表。也是一種陶寫性靈的事情。如果

聽了戲一定要做戲評。做戲評一定要依附在

一種黨派裏面。簡直是自尋煩惱。何必聽什麼

戲呢。我從前聽戲確有這種謬見。到現在自己

笑自己這算什麼呢。并且從前對於劣藝的伶人。和有淫行的伶人。拚命攻擊。現在也想穿了。本來具高尚藝能的人。能有幾個能覘見色不亂的人。能有幾個何況這般簡單頭腦的伶人。呵。

無垢室劇談

（醒民）

老譚之珠簾寨風盛一時。凡以譚派自命者。莫不演此。以為標識。然未見有能擬譚氏者。老譚之唱。做念打。固非餘子所能。夢見即裝束之間。亦非他人所能及。其最美觀者。則為盛上之孔雀翎。聞此物為譚氏購於市間。蓋古物也。在譚氏亦不能舉其名。因唱珠簾寨。姑置盛上神采。非常此翎。遂為珠簾寨李克用之專用品矣。譚氏故後。此物尚藏其家。後人演此。雖亦有此翎。然非譚氏舊式。更不若譚氏之可觀。又安知譚

氏之購此初非以演珠簾寨也。或訾譚氏珠簾寨之裝束爲破壞舊規。此言也。余甚韙之。

程豔秋去歲聞有南下消息。嗣以暗噪之故。恐無美滿結果。遲至今日。猶未果。來論者皆服其遠識。余謂不然。觀馬連良之獲盛譽。南人戲學似已進步。嗓子關係確經打破。余將於豔秋此來之榮辱毀譽。以覘其劇學程度。果否進境。豔秋虛懷不來。此在豔秋深爲失計也。

小余摹譚僅能具體。馬連良從而學余。去譚益遠。然其規矩格律極其謹守。做作表情極其盡情。腔調聲音亦間有一二似譚之處。卽不師承小余亦足壓倒。餘子蹙眉搖首之病。且較小余爲少。盜宗卷法門寺南天門打巖嵩身段做派皆有可取。笑則尤佳。唱則西皮較勝於二簧。做則身段略遜於表情。此余對於馬連良之確評。

也。上例各戲聞其皆坐科所習。嗣聆其慶頂珠汾河灣乖漏甚多。則爲滿師所說。語云玉不琢不成器之謂歟。

北來伶人多不敢久駐此邦。設不爲海派輾化。必遭人唾棄。獨荀慧生居此三載。有餘彌久。彌貴。此亦令人不解者也。其技藝扮相嗓音亦且角不可多得之上選材。然其擅戲極少。曾隸杭州有翻頭過早之譏。返滬之後頗致力於新脚本。遍託相識名人代編曲本。同人因以西湖主相贈詞句之典雅結構之縝密穿鑿蓋口之得法。迥非其他脚本所可同年而語者。以排演不得其宜。配角又未盡善。殊未滿人之意。後見於席間。又以此事相懇。因見李笠翁之蜃中樓。不但曲折耐人尋味。且可籍切末以見長思。刪改爲亂彈之譜。又因事未果。新舞台之十九本濟

公活佛。即脫胎於此者也。然其事跡全非措詞尤粗俗。精采毫無焉。

小翠花之演戲。做作表情。能得桐秋神髓。際此人材消乏。老成凋謝之時。田氏而外。幾無能與齊驅。並駕如海慧。寺荷珠。配梅龍。鎮烏龍。院百花亭。小放牛等劇。或潑辣兇悍。或端莊流利。或為小家碧玉。或為蕩婦淫娃。皆柔膩入微。動作入情。上馴才也。鬚生中總角。即蜚聲於時。吳鐵菴。馬連良。外有名。吳少霞。者彩霞之子也。業鬚生頗濫工。倒嗓之後。迄未登台。聆其胭脂井。鬧府頗有意味。惜其嗓音終不能出。不然連良非其敵也。以扮相甚漂亮。亦用心於武功。以為嗓子不能復原之後。步架式做派。一以小樓為宗。復執贄於叔岩門下。聞亦頗有心得。其養精蓄銳以待一逞。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乎。

譚迷之衆。遍及南北。譚派之多。亦逾於過江之鯽。汪派之傳。僅一鳳卿。然亦膚淺之學。復有師事鳳卿以汪派自命。是可笑也。郭仲衡。材料在王二之上。迺以鳳卿為規模。等於自棄聲名。亦終不能與鳳卿相抗也。票友中有張菊樵者。亦王派下海者也。技藝凡庸。即學王。尚不得其似。常以戲單一束示於人。曰。此余之成績也。則皆聆鳳卿時所積者。言次頗自視不凡。不遇知音之概。抑鬱之氣。不可遏止。不自知其難於造就。也不實之求。而虛是務。其愚誠不可及矣。

嘯雲齋鼓話

(寄聲)

●李大王

李大玉。此次來滬。更名黛玉。梨花鼓詞界三傑之一也。論其技藝。實已到爐火純青之候。嗓音圓潤。行腔有味。吐字清晰。記者年前在都門時。

曾贊許此人。今年三月間爲大世界所聘於十八日登台。是日聆其唱。空城計一折。抑揚頓挫。痛快淋漓。表情周密。手眼俱到。揣摩盡致。大鼓之能事畢矣。故前在京游藝場。能獨樹一幟。無出其右者。技藝之足以動人。如此自不難受滬上顧曲家之歡迎。惜現已偕人逃去。恐此後再難聆其妙奏矣。

●田鳳英

田鳳英。貌尙清秀。性亦溫厚。不知受何激刺。忽偕黑牡丹遁去。蘭英受其影響。因之停唱。論鳳英之技藝。僅言平平。中氣欠足。嗓音亦不甚清脆。不過行腔間稍有韻味耳。鳳英與蘭英對唱。每至行高腔時。二人必同唱。互相用嗓。以補不足。若一人單唱。則不能勝任矣。

●黃蓮枝

黃蓮枝。在梨花鼓詞界。可取之材也。惟貌不甚

佳。藝則甚優。倘彼蒼能使其換一副清秀之面。豈非聲色藝俱全之名角。此所謂美中不足。然董之人緣甚好。頗得諸文豪題詞贈文爲之贊揚。惜已爲漢皋游藝場所聘。重來滬上。未知期以何日。余前曾聆其唱馬鞍山一折。行以淒涼之腔。令人聞之神傷。口齒清晰。嗓音圓潤。行腔使調。出於自然。毫不做作。此乃董之特長。非若參野狐禪者一味以油腔滑調號召人也。

●杜大桂 杜大正

杜大桂。杜大正。在梨花鼓詞界。與三傑並駕之材也。論其技藝。可謂登峯造極。二杜同姓。而不同宗。均在豫省。奏技余年。前南旋順道許州。探親在開封。稍作勾留。適得聆二杜之歌。大桂貌頗清秀。面如滿月。真若一朵出水芙蓉。亭亭可愛。嗓音甚佳。行腔別有韻味。如唱（悲秋探病）

等折。旖旎。細致。哀婉。纏綿。錦繡。描摹。一種。含情。之。狀。真。有。令。聆。者。均。入。情。網。之。魔。力。大。正。貌。不。如。大。桂。技。藝。相。等。各。有。所。長。大。桂。如。唱。《黑。驢。段。大。烟。段》。至。緊。板。時。如。滾。珠。切。玉。描。摹。烟。鬼。狀。神。情。如。畫。喚。醒。世。人。不。少。頗。有。勸。懲。社。會。之。功。惜。其。嫁。作。商。人。婦。紅。塵。紙。上。不。再。以。色。相。示。人。矣。

●銀姑娘

銀姑娘。半。是。梨。花。大。鼓。半。似。滑。稽。大。鼓。之。角。也。論。其。技。藝。則。尚。可。取。做。作。則。令。人。可。笑。今。試。分。別。言。之。銀。之。優。點。中。氣。充。足。噪。音。圓。潤。凡。歌。一。折。從。不。見。其。飲。茶。行。腔。有。韻。味。吐。字。亦。清。晰。惟。收。尾。句。難。以。油。滑。之。腔。過。甚。實。非。梨。花。正。宗。不。免。為。做。作。之。缺。憾。每。每。賣。弄。秋。水。效。老。倭。瓜。之。技。故。一。登。壇。台。下。之。怪。好。聲。無。奇。不。有。如。《好。勁。兒》。《好。倭。孤。兒》。《你。瞧。瞧。你。這。個。浪。勁。兒》。

等。一。時。令。聽。者。耳。為。之。聾。神。為。之。昏。故。上。等。社。會。之。人。雖。欲。聽。其。鼓。詞。懼。此。紛。鬧。未。免。裹。足。不。前。余。今。聊。為。忠。告。務。撇。去。收。尾。句。油。滑。之。腔。亦。勿。再。效。老。倭。瓜。之。技。循。規。蹈。矩。唱。去。定。可。受。顧。曲。者。之。歡。迎。也。

●晚香玉

晚香玉。梨。花。鼓。詞。界。中。貌。美。品。端。之。角。也。吾。友。蘇。君。少。卿。前。曾。在。商。報。評。其。技。措。詞。似。兼。誠。諧。頗。贊。許。晚。之。髮。際。上。有。天。然。曲。線。的。美。並。想。長。留。作。種。子。以。便。飽。看。云。云。此。則。有。目。共。賞。評。其。藝。亦。推。中。驕。之。材。行。腔。使。調。韻。味。雋。永。吐。字。清。晰。惟。中。氣。欠。足。不。能。多。唱。多。唱。則。有。力。竭。聲。嘶。之。病。故。唱。時。晚。香。蓮。較。多。晚。香。玉。較。少。此。則。天。賦。之。所。限。亦。無。可。如。何。好。在。聽。玩。藝。者。祇。求。其。有。韻。味。雖。少。可。以。勝。多。也。

白話

叢書

陶齋



許指
嚴撰

分門尺牘新

各界
適用

是書為武進指嚴許國英先生所撰先生文名藉甚著作等身久為海內學子所信仰如某大書局所出歷代名人書札皆係先生所註其餘出版名作亦指不勝屈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洋公學教務及北京財政部某機關秘書故政學兩界往還書札多有先生任事時積存之稿隨類編入先生因見坊間尺牘大都雷同鄙陋陳陳相因特出新裁撰集此書全編分政界軍警實業教育社會家族禮俗女界等八門每門又各分類自中央外省以迄男女交際不下數十類所撰各書札皆切於實用合乎時尙文體駢散兼列雅瞻風華一洗陳腐淺俗之弊行間概用圈點標識以清眉目每篇又以簡便法加注音釋俾學者易於領悟且省檢査之勞復於篇尾摘取詞藻以類相附足供研究斯道者隨時變化摘用法尤咳備是讀先生所撰之書屢數百通即不啻有數千函羅致胸中可以隨意運用也政界門內並附公文舉例內分公文名類公文作法擇要輯錄公文通用語分上行平行三種舉例詳解說明文牘格式言之綦詳非深得個中三昧者不能道其隻字後附聯世文範係先生歷任幕職時有當道諸名公代作之詩文聯從未刊行更屬名貴全書四百頁計三十萬言再版出書洋裝金字定價一元八角特價大洋九角平裝定價一元四角特價大洋七角外埠函購郵票代洋九五折扣外加郵費一成二千部為限期滿照七扣

上海

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四馬路國華書局

發行

文林書局啓

頁少芹總纂

本局三大名著出版

諸名流撰述

本局開設十年出版書籍無不精益求精而又美久受社會歡迎茲由頁少芹先生編纂三大名著出版可推海內獨一無二之作每種四大厚冊都二十萬言三大名著共六十萬言分門別類聚精會神撰稿者皆係當代名流故內容益覺完備欲知歷代掌故者不可不讀此書欲知國民事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知社會及家庭情狀者尤不可不讀此書欲知方外青樓及神聖鬼怪之資料者更不可不讀此書欲知茶餘酒後消愁解悶者愈不可不讀此書凡上下數千年縱橫九萬里見聞開閉形形色色無不搜羅殆遍誠空前未有之大觀也茲將三大名著書名列下

分類小說大觀

是書共分十二編(一)政治類(二)社會類(三)家庭類(四)軍事類(五)教育類(六)節義類(七)寓言類(八)滑稽類(九)軼聞類(十)言情類(十一)偵探類(十二)冒險類每類俱有短篇小說十篇上下事實新奇文筆優美著者如林畏廬頁少芹李涵秋李定夷許指嚴包醒獨瘦鵬吳雙熱徐半梅朱劍山吳綺綠張枕綠張碧梧諸先生皆為海內著述名家對於本局出版之作更復精心結撰可推當代第一全書分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分類筆記大觀

是書共分十編(一)歷代軼事(二)清乘補遺(三)民國軼聞(四)社會瑣誌(五)武俠紀異(六)巾幗遺聞(七)金粉小誌(八)方外談叢(九)怪異述聞(十)游覽隨筆每類有筆記數十則一篇有一篇之精采一段有一段之趣味不同他家蕪拾前人牙慧剪裁報章鱗爪者可比著作者如畏廬少芹定夷指嚴涵秋綺綠一厂劍山芹孫枕綠花奴諸君其尤著也全書裝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分類諸著大觀

是書共分十一編(一)諧文(二)諧詩(三)諧詞(四)諧歌(五)諧曲(六)諧記(七)諧經(八)諧令(九)諧謎(十)諧聯(十一)諧語人手一編可以噴飯可以捧腹可以解頰他家出版之諧著有如是之滑稽可喜者子綠著者為少芹定夷指嚴丹斧秋水醒著獨詩靈逸梅飯半君博賊菌守拙鬚雲東園片孫映池病慘寄恨明道天放季子一明諸是以君有巨製全書分訂四厚冊外贈錦匣一隻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諧文

●絡絲娘傳

(賊 菌)

絡絲娘洛陽女兒也一名紡緯一名紡緯(見古今注)號莎雞亦號梭雞莎梭與書諧音人以其能讀書也故以女秀才呼之每當金井雕欄淡月疏星之夜其聲蕭蕭雞鳴以時絡絲娘亦應時而鳴故有雞之號(見埤雅)雞好武善鬪絡絲娘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所過之處羣蟲望風而走莫敢敵亦莫能敵羣蟲訝曰何物女秀才不以武名而今則是何意態雄且健耶絡緯曾隨螿螿遊螿螿爲秋蟲之先進雖粥

無能惟知食井上之黍而北方蟲多莫敢輕攫其鋒故絡絲娘與之深相結納陽則奉命維謹絕對服從陰則利其昏庸大權在握革國總統老蟹退位牡蠣(與黎音相諧)復職絡絲娘與有力焉組織內閣界絡絲娘以鬪蟲總長之職絡絲娘棄不屑就與之商量華國事則又冠冕堂皇其辭曰絡緯武人也只知練兵謀國防不敢蹈干政之嫌其實一舉一動稍與其意見相左則又大聲疾呼如頑固家塾師斥其徒舊式家庭父訓其子淋漓痛罵不肯稍留餘地以是樹敵太多種讎愈衆牡蠣之左右蟻院之黨徒相與謀曰若人雖勇敢有餘非深沈有腹劍者劉四罵人猶是秀才本色去其羽翼離其腹心先愚弄螿螿使之離武更勾引其同類異聲而鳴楚歌四面項王尙自刎於烏江絡緯一鳴

四壁蟲聲不與之相應則亦不敢效螿螂之逞其貪心奮其勇力矣即猶不自悟鳴聲依然張弼詩曰促織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則鳴聲軋軋又何益哉嗚呼華國凋零秋氣已深羣蟲亂飛救死不暇尙矜矜效蠻觸之爭絡緯大聲疾呼未必非秋蟲中之善鳴者然明於責人則可而剛愎自用獨行其是以爲我之所行絕無謬誤強人之盡如我意則萬萬不可寒風易動蠢爾蟲豸爭者鳴者同歸於盡可爲痛哭流涕而長太息矣

●河鼓天孫一夕談 (頽川秋水)

隔秋水兮盈盈望美人兮遲暮抱此襟懷抑鬱誰語者伊何人曰牽牛耳望夫君兮夷猶獨愴然而涕下百無聊賴雙眼將穿者伊何人曰織女耳幸也一年容易又是秋風鷓鴣駕橋成忽復

遇雙星渡河之夕于是牽牛即騎青牛而戾止織女又跨彩鳳以來臨各訴離衷無人私語牽牛泫然泣曰鳥鵲雖靈不如精衛安得日啣碎石舉銀海而填之使汽車天上往來電掣風馳一剎那間彼此可覲面以慰素心也織女聞言亦悄然不怡既而笑曰啣石填河誠屬快事然明河耿耿絕勝瑤池填之已不免大煞風景况何漢迢迢一瀉千里安得如許靈鵲作此工程耶儂昨遇天上安琪兒爲言人間大巧飛艇製成于青雲而直上御仙風而冷然往往有新婚夫婦以度密月者其快樂爲何如儂與君爲夫婦雖幾千萬年矣然而一年一度不若人間之永享團圓也耶其識之自今而後願君省却閒錢儲款以備購艇之需若猶不足儂將拚捨私蓄以助君屆時空中往來其樂無藝亦無煩靈

鵲之勞勞也。牽牛破涕笑曰：卿真癡矣。飛機雖好，其如天帝之債務未及清償，彼爲債權人，其將遣人來索，奈何？織女至是，斂其雙眉，捧心而勿言。牽牛歎曰：予已計之熟矣。卿七襄終日，不成報章，僕又犁雲鋤雨，所入無多，爲今之計，惟有勞卿玉指，輕織冰綃，多成雲錦，積資以購一鐵機。屆時軋軋機聲，輕巧靈捷，由一機之積推廣而爲十機，由十機而百機，千機，于是召天女，集仙娥，施散花之手段，抽歌舞之工夫，天廠告成，萬縉立致，既還天債，又購飛機，屆時復我自由優游，歲月在天，比翼永作鸚鵡，天帝恐又不冉干涉我矣。不亦快哉！不亦快哉！織女聞言，點首稱善者，再密談未畢，天雞已鳴，于是牽牛乃送織女渡河，夫歸相別，誓照約以行，爲將來永遠自立計，故分離時彼此欣然不復若從前之

黯然魂消也。

反乞巧文

(穎川秋水)

昔楊朴七夕詩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說者謂斯語良確，然吾以爲此詩出之近人，則無可置喙出之古人，則所見未廣也。蓋古人實多抱樸含真，天性未漓，吾行吾素，雖有所巧，非巧不可階也。若夫近代，則天真久鑿，奸巧良多，實有如紅樓夢周瑞家的評冷香丸所謂：巧死了人者，故有巧宦焉，巧言令色，舐痔吮癰，由狗竇則屈膝羹辭，嘗龍湯而汗顏，弗顧苟遇捷徑，羣爭趨之，其巧爲如何？有巧婦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昔也懼無米之難炊，今也倚市門而弗恤。人雖嘔之，猶自鳴得意，其巧又爲何？如有巧匠焉，巧奪天工，聰明誤用，不思制器尙象，以利天

下。但。作。奇。技。淫。巧。以。悅。庸。愚。炫。異。矜。奇。不。切。實。
 用。其。巧。更。爲。何。如。且。猶。不。止。此。士。惟。巧。也。故。辯。
 言。觀。政。以。攬。取。人。間。之。富。貴。商。惟。巧。也。故。囤。米。
 販。士。以。吸。收。人。民。之。脂。膏。吏。惟。巧。也。故。舞。文。弄。
 墨。以。變。亂。天。下。之。是。非。蓋。幾。乎。無。人。不。巧。無。事。
 不。巧。矣。惟。然。故。目。巧。而。善。見。機。耳。巧。而。善。知。風。
 口。舌。巧。如。新。簧。心。孔。巧。同。機。械。手。腕。以。巧。而。好。
 奪。利。趾。踵。以。巧。而。善。奔。波。其。尤。甚。者。大。巧。而。故。
 示。人。以。拙。大。智。而。又。示。人。以。愚。巧。妙。無。窮。天。孫。
 見。之。恐。尙。斂。手。而。自。嘆。弗。如。也。然。則。焚。香。膜。拜。
 乞。巧。庭。前。亦。奚。爲。哉。亦。奚。爲。哉。

諧 詩

● 悲秋吟 (集成句)

(賊 菌)

昔歐陽有秋聲之賦。宋玉有悲秋之作。茂陵。

風。雨。相。如。瘦。骨。支。離。沉。澁。芷。蘭。屈。子。長。歌。當。
 哭。溽。暑。方。闌。清。商。已。至。華。國。事。已。無。可。爲。傷。
 人。心。別。有。懷。抱。對。秋。日。之。淒。淒。聽。秋。風。之。瑟。
 瑟。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固。不。獨。張。翰。動。薊。鱸。
 之。思。鮑。照。吟。絡。緯。之。句。也。而。奈。何。唇。槍。舌。劍。
 之。政。客。稱。干。比。戈。之。武。人。醉。生。夢。死。尙。力。鬪。
 智。妄。逞。炎。威。未。知。秋。氣。嗟。乎。韶。華。易。逝。盛。衰。
 無。常。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三。生。有。幸。過。去。知。
 非。欲。效。淳。于。滑。稽。之。言。東。方。詼。諧。之。語。中。懷。
 抑。鬱。笑。口。難。開。無。可。如。何。集。古。人。之。成。句。聊。
 以。自。遣。非。先。覺。之。自。任。也。

井。梧。搖。落。故。園。秋。(陸游秋思詩) 夜泊潯陽。
 宿。酒。樓。(吳處厚九江琵琶亭詩) 商女不知。
 亡。國。恨。(李商隱詩) 滿潭鉦鼓競飛舟。(蔡。
 襄寒食游西湖詩)

留得殘荷聽雨聲（李商隱宿駱氏亭懷崔雍

崔袞詩）一番風信落花爭（程嘉鑿繡雲詩

）夜聞猛雨拌花盡（李商隱春日偶作）倦

聽山城長短更（蘇軾池爐詩）

聞道長安似弈棋（杜甫秋興詩）曉來病骨

更支離（蘇軾次韻王定國詩）賈生年少虛

垂淚（李商隱安定城樓詩）宛轉蛾眉能幾

時（駱賓王代悲白頭翁詩）

風雨纔分半枕涼（劉仲尹初秋夜涼詩）輕

衫當戶晚風長（陳師道晚登白門詩）長安

雨洗新秋出（韓愈酬司門盧雲夫）兵氣銷

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

唯有秋風愁煞人（張說鄴都引）海門潮上

沒青蘋（劉滄懷江南友人詩）一夕瘴烟風

捲起（賈島寄潮州韓愈）東家流水入西濱

（王維春日訪友不遇詩）

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秋夕詩）微風吹頰

酒初醒（陸游練塘詩）回看衆女拜新月（

張夫人拜新月詩）樓上秋風吹畫屏（傅若

金登樓詩）

羊城竹枝詞

（天球）

枇杷巷裏聽蠻歌莫笑秋娘眼不波簾外客來

茶未喚亂拋紅豆打鸚哥

翠冠珠佩繡羅襦扶得阿嬌上彩輿三日倚門

阿母笑大街簫鼓送金豬

南門拜佛北門仙寶燭金花供廟間一炷清香

出城去布裙齊上白雲山

花田一畝古城西煙雨濛濛水拍隄淒絕南朝

歌舞地鷓鴣飛上木棉啼

譜 經

●新四書

(靈 鳳)

軍閥有勇而無利爲亂軍士有勇而無利爲盜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之必爲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利生運動也者其爲利之本
歟

借債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爲之者緩用
之者侈則債恆借矣

十室之邑必有活動如我者焉不如我之專精
也

子曰去正而治邪可以爲政矣滔滔者天下皆
利也而誰得與之

人知之亦鑽鑽人不知亦鑽鑽曰何如斯可謂
之鑽鑽矣官寡廉恥則可以鑽鑽矣

官吏無所爭必也利乎一網而盡毫無餘其事
出厚皮匿怨而起左邱明恥之某不恥之

鷄鳴而起急急爲亂者兵之徒也鷄鳴而起孳
孳爲利者官之徒也雖無官守尙有言責豈不

綽綽然有餘裕哉

某長官曰鄙人之於官也力謀焉耳矣好缺出
則貢吾金於總長投刺於次長常缺出亦然察

他人之謀無如鄙人之用心者他人之官不降

小鄙人之官不陞大何也

孔方對曰君好飲請以飲喻欣然酌之拳令既
下棄樽逃席而醉或片時而嘔或數小時而後

嘔以數小時笑片時則何如曰不可直不卽嘔
耳是亦醉也曰君如知此則無望官之大於他

人也
不違上意俸不可勝食也關說不逆人意賄賂

不可勝食也。捐稅以時。賣黎庶錢財。不可勝用也。俸賄賂。不可勝食。錢財不可勝用。是使人在位。居官無憾也。在位居官無憾。亡國之始也。

諧 牘

●自由女詆荷花大少書

(黔夫)

啓者。金風應律。團扇初捐。玉露迎涼。魚書未答。我公子兮。棄儂不顧。豈竟以葑菲見遺。耶。猶憶大世界一見。傾心新旅。社兩情歡洽。不翼而飛。番佛本言情之物。握手相語。台基爲幽會之場。雖無紅葉之媒。自由兩得。早訂白頭之約。永矢百年。是以野合時想。乎爲雲夜行。不畏乎多露。結挽同心。既山盟而海誓。枝成連理。願地久以天長。夫高陽台中。夢回峽蝶。巫雲峯上。睡穩鴛鴦。

諧 藪

鴛妾貌本似桃花。生成薄命。君情豈同柳絮。轉側隨風。不謂黃犬音乖。青鸞信杳。當定情之初。憑肩而誓。軟語叮嚀。君尙憶之乎。一旦中道棄。捐君不願學。張君瑞食貧無怨。妾亦當效卓文君。言猶在耳。忠豈忘懷。嗟夫。虎阜貞孃。還不了相思之債。揚州小杜。竟然成薄倖之名。謹布素賤。尙希青鑒。好音惠我。引領企之。自由女奉書。

諧 曲

●蘇州留園卽景新開篇

(金一明)

不慣家居。慣漫遊。只知歡喜。不知愁。留園風景。仍如故。燕子重來。幾度秋。數繁華。說蘇州。上津橋畔。園依舊。休感滄桑。劉易留。(留園昔爲清劉蓉峯觀察之養親別墅)

七

試看陰成森樹綠。昔年曾傍養親樓。迴廊曲曲通芳徑。巧石玲瓏疊景幽。落落亭臺凝畫本。灩灩池水碧於油。遊人逐逐多如鯽。遠徑留連週復週。有的是又一村邊閒駐足。聽柳梢鶯鶯繞繞歌喉。有的是蓬萊小憩尋詩句。把韻事收羅入唱酬。有的是獨自悄悄留履處。戀含山夕照落西疇。有的是招涼河畔烹新茗。看沼底魚遊意自悠。物景還須人景襯。看人人看面曾謀頭。這邊是皮鞋囊裏時髦女。異服奇裝博士頭。省識文明新解放。同行男女認朋儔。那邊是儼同伉儷新夫婦。眷屬如花不易求。攜手言歡堪羨煞。鴛鴦一對幾生修。還有那吳娃事業同神女。蕩魄勾魂轉慧眸。惹得狂郎心意醉。後先追逐露風流。還有

那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何妨賦好逑。一見傾心相恨晚。綠陰深處話綢繆。說不盡名園開放徵娛樂。說不盡眼底烟雲筆底收。猶有村姑須點綴。天生憨態不知羞。裙邊顯豁天然足。梳箇朝天別樣鬆。乘興來遊偏自詡。一生得到幾回不。行行如入山陰道。恍惚迷離莫自由。辨物辨人難自辨。好像那賈府初來老老劉。在下是美景飽餐歸去晚。一眉新月綠驪驢。別墅濛情意未休。

諧 談

●花萼樓諧乘

(民哀)

一農人與其子耕於野。忽天地昏黑。勢將大雨。其子謂父曰。大雨驟至。暫避片時。候雨後再耕。

何如其父曰然。乃避於水車棚之下。良久。父忽命其子作對曰：「朦朧雨至難耕南畝之地。」子不知所對。呆視其父。不語。會有路人避雨。亦入此車棚。因行路過遠。疲乏不堪。覘天將晚。苦無投宿處。聞此信。口對曰：「泥濘途遙誰作東道之主。」農父聞之。駭然曰：「不嫌茅屋小。略坐片時。」路人大喜。竟迫彼父子。與之冒雨偕歸。既至。欣然曰：「且喜畫堂寬。可留數日。」農父曰：「客至矣。庭前準備茶湯。」路人曰：「賓來也。廚下安排酒席。」農父知客素飲。無奈治酒以待。飲至三更。客酒興曾不少減。且毫無休意。農父慙而促之曰：「瞧樓上。噹噹噹。響響響。正打三更。通大道。」路人曰：「畫堂前。你你你我我。我。我。但願一醉解千愁。」農父覘客無去意。不得已。再治榻命寢曰：「客床已設。今宵權且

安身。」路人曰：「主意甚殷。明日必留早膳。」翌日黎明。路人即起。尋思囊內乏資。農家索報。何以酬之。凝思半晌。乃至廚下。持菜刀一柄。特在石上磨之。霍霍有聲。農父驚醒。出視之。訝曰：「借問佳客何事。操刀而磨。」路人曰：「無故擾人。祇有殺身圖報。」農父懼其自殺。急止之。曰：「若死吾家。定惹一場官司。」路人曰：「欲全我命。必須十兩盤纏銀。」農父爲求安甯。起見。如數與之。不足。則以首飾碎銀。湊成之。遞與路人曰：「首飾湊成銀十兩。」路人欣然接受。曰：「戧頭折短庫三錢。」農父憤曰：「惡客惡客。速去速去。」路人謝曰：「賢東賢東。再來再來。」（編者按：此語聞之友人。雖屬陳腐。頗有意味。程子瞻廬曾錄刊新聞報。快活林。然與此少異。閱者幸弗以抄襲見譏。）

蕭伯星娶顧氏女爲室。顧女丰姿綽約，豔麗絕倫。蕭愛之特甚，伉儷之篤，爲世僅見。女如有所需，蕭必爲之辦。到從無違逆。失妻歡心者，一日顧女患心疾，延醫治之，服藥無效。求神不靈，蕭百計思維，無法以起妻之沈疴。病日劇，蕭惟對之飲泣而已。將垂絕際，忽來一古衣古貌鶴髮虬髯之道者，自言能治顧疾。蕭大喜，引其入室診視。道者曰：「此病不難治，但藥引難得耳。」蕭曰：「懸重金求之，或可能得。」道者曰：「非也。尊夫人之疾，非用入之心肝爲引，不爲功。」蕭聞言，有難色。繼思今日當道槍斃一失機，旅長一通敵，政客何不乘機往法場竊取以瘳妻疾。舉告道者，亦以爲然。蕭居城外，時已不早，乃急結束入城。至法場，天已昏黑，輾轉覓得二屍於蔓艸中，撫之冷已透骨，料爲飲彈之人，無疑，乃取所攜短刃。

刺胸取之。二屍皮厚，一時不易得手。良久始穿其膈，而刃鋒已折，以手探之，殊不知腹內空空。如一杳無所有。蕭長歎曰：「吾妻休矣。初不料此二位偉大人物，迺全無心肝者耶。」（蕭伯星者，小百姓也。願女者，苦女也。身列顯要者，本來全無心肝。小百姓誠少所見而多所怪也。）

前清某詞林之父，爲吳門著名成衣司務，而喜掉文。及其子功名顯達，掉文更甚，得當不得當，不問也。其意蓋不說幾句文言不成。其爲翰林之父，一日有里人鍾某請其春宴，彼欣然往。正行間，有識之者遙叩曰：「丈將何往？」彼勃然對曰：「將以費鐘。」



文苑

太華

言情小說 雙梓碑

歡娛之詞難工愁苦之首易好詩文如是小說亦然年來小
說盛行出版之作多於恆河沙數惟陳陳相因作者每苦江
郎才盡閱者亦覺索然寡味實則世間之事類無窮即書內
之材不盡祇須作者深思力索何慮不能出類拔萃是書知
容庶乎近之作者燕雙飛館主人爲都門名記者歷主日
報京津時報北京新報大陸日報正言報順天時報亞洲
報等筆政聲譽文章一時無兩情詞與書中主人有擲塵大
故不自畧真名是書哀感綿綿情詞悽咽心作字滯血成
簾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全書分章紀甲乙兩女爭奪一壻而
遙隔萬里雙方又各不知其結果則均失敗黃土一坏雙葬
佳入其間之離離合變不測洵極說部之能事也定價
大洋四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

醒世小說 南北浪游記

劣問社會小說夥矣顧皆道聽塗說之談而由作者浪歷其
間者蓋鈔如也本書爲小說名家墨隱生之作作者浪歷其
北豐於湖見乃舉其所知之奇聞異事撰爲是書舉凡世情
之冷熱社會之鬼蜮兒女之纏綿風俗之罕異無事不有約
略舉之如某法官知事之勢利萬狀官場現形記也北
京禮士胡同之案南京南館店之火等社會現形記也
至於所敘漢口北京等處之種種奇異情形則描寫風俗又
無所不至更如蘭花館之豔史刻畫兒女肝腸則又近於言
情故此書包羅萬象極盡意味非尋常社會小說比也定價
五角照碼七折郵費七分半兩種合購特價六折郵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發行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是書為英國名小說家柯男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老矣以其家世之勳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賈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焄赫文豪之精神如是其墨鏗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傲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為之潤文(急富黨)為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已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敘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遠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樹炸藥箱等種種千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有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當代駢文類纂

駢儷文字為文學之一種自歐化東僂以來新學風行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二曰(賦)曰(頌)曰(是)曰(啓)曰(牋)曰(書)曰(序)曰(跋)曰(記)曰(銘)曰(誄)曰(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黎元洪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棟庵吳東園許指嚴王廉宜包醒獨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醴穠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洋紙本裝八册外加布套定價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外加布套定價三元四角

當代駢文類纂續編

是書為包醒獨先生編輯內容豐富選材尤精於初編諸大文豪外復增載湯蘊銘林紹標王祖畚孫寶琦李稷助蔣著超鄭漁父等諸名人之佳著體格完備無美不收全書分上下兩册合諸初輯共得文二百餘篇洵屬洋洋大觀凡購當代駢文類纂者一律奉贈



文

梅芬閣本事詩詞輯序

(問梅)

吳姬梅芬小字翠英蜀之郫縣人幼遭盜匪破其家身更被掠售於山左賣解之家爲之讀書習藝由是精技擊善超距頗知文義妙解音律及長苗條婉孌流利輕盈隨假父母僕僕風塵自燕趙湘鄂流轉吳中假母固重利者遂淪入樂藉乙未春予探梅鄧尉方與相識越歲吳市設關開埠奉調重來人面桃花倍增悵觸後值庚子之亂其假父母入匪黨被誅姬得賽金花

文苑

援。助。手。亦。仇。人。遁。跡。南。下。與。予。復。聚。於。金。閨。暇。輒。扁。舟。載。酒。徜徉。於。雲。水。爲。樂。未。幾。悉。本。身。母。尚。存。就。余。私。議。擬。俟。奩。蓄。稍。厚。當。作。歸。養。計。壬。寅。夏。誤。傳。母。喪。匆。促。就。道。然。是。時。蜀。有。兵。變。之。警。緩。之。卒。不。聽。於。是。忽。忽。五。載。復。邂逅。於。甯。滬。車。中。爲。予。略。述。別。後。行。止。謂。已。焚。頂。於。勞。山。上。清。宮。比。因。假。歸。省。慕。願。畢。復。往。以。了。餘。生。予。爲。嘆。惋。者。久。之。逮。抵。滬。駐。車。僅。致。聲。珍。重。而。別。遂。永。不。復。見。今。者。時。過。舊。游。勝。地。烏。啼。花。落。回。首。淒。然。乃。輯。新。舊。諸。作。彙。錄。一。編。藉。誌。綺。情。豔。迹。云爾。

詩

壬戌上巳潘蘭史周夢坡邀同人集學圃

禊飲作

(沈焜)

維歲壬戌朔癸丑一彈指間十年久名流脩禊
 借雙清此集要為淞社首壁間肖影二十三披
 圖一一認誰某幾輩爭看畫裏人八仙早失飲
 中友繆執凡汪淵若劉語石鄭叔問李梅齋
 楷稚昭錢聽那履樸父子皆已下世年年上巳
 醉春風珍重今年莫輕負初來學圃追古歡舊
 雨晨星只八九俗骨難逃猿鶴嘲塵軀半逐馬
 牛走紫芝問我意云何詩豪酒傑今能否嗟余
 衰態逼中年久學陶潛賦止酒靜中時或一吟
 哦湘管無花憎老醜風雲變幻世局翻坐見河
 山遭躡蹂鶯花海國自繁華要是人間逋逃藪
 客居不易來日難那有閒情筦桃柳今日何日
 天氣新良辰美景樂無咎名園高會繼蘭亭一
 舉千春動不朽清談娓娓勝絲竹幽契超超絕
 塵垢何須禊飲仿華林白玉之壺黃金斗

和醉黑韻

(周慶雲)

太始古歷社以丑維吾淞社稱最久雙清禊飲
 記權輿畢至羣賢多皓首祇今圖畫檢重看
 斯在斯曰某某鍊石難為補恨人斷金恰是同
 心友十年駒隙感恩恩光景流連肯負芳期
 又屆月重三厄運還嗟歲陽九大漠盤雕擁節
 來中原逐鹿揮戈走白宮垂拱若無聞魁柄潛
 移但唯否自古佳兵本不祥祓除願借流觴酒
 吾儕小集坐分曹儼若德齊而地醜故事重稽
 薄洛津踏青仕女原紛蹂昇平遺韻更何年歎
 鳳傷鱗在郊藪擊楫攜琴涉名園飛花誰唱春
 城柳沈郎高詠獨淋漓難和陽春慚自咎若以
 巴音協律求定知尋索皆瘞垢填胸塊壘那能
 消與爾澆然傾一斗

恭輓齊孟芳先哲封翁仙逝

(東園)

祝嘏詩曾和去年夢回一枕賦游仙駿聲昔副
金門彥燕譽今傳玉牒賢涼透荷風驚爽籟夜
歌薤露入哀絃料騎箕尾歸天上北斗光韜析
木邊

闕澤蟾宮尙署名曼卿領土圭蓉城昭垂鴻範
民遺愛唁慰鸞章子奪情(謂今總統於將軍哈恩逾恆令在軍界統治喪)

一代藏書多積累千秋著錄誌哀榮立功立德
皆家法金石開宗道益明

詞

壽星明

(東園)

海上愛儷園社主哈同先生迦陵夫人百三

十壽合慶祝詞

處士星明婺女星明星明老人記珠聯璧合升
恆日月瑜懷瑾握巽兌風雲黃海東來碧瀛西

望松柏南山鬱瑞氣誰得似似華萃並蒂蘭蕙
同根 慈護掩映靈椿歷五百年秋五百春想
左宜右有鴛鴦福祿外方內直龍馬精神義粟
仁漿性禾善米道德藩籬八正門園萬畝正花

開仁壽竹挺公孫

絲繡平原紗繡觀音千秋一時翳經神詩聖心
藏心寫木公金母眉介眉齊化雨隨車德星聚
頰鼓吹文明足起衰遙寄祝祝懸弧華屋設輓
香闈 松支又遂萱支把繭帕靈丹謹護持更
祈年引杖繫腰索笛延齡進酒繞膝萊衣頌上
林壬數周花甲夫子同庚慶古稀偏賺我欲追
鷗東渡唱鶴南飛



廢人

(稚儂)

世稱耳目手足不具者爲廢人。顧此語殊不盡。蓋人之廢與否存乎其人耳。彼師曠無目，張蒼失聰，要離斷臂，孫臏刳足，較之有手足耳目者，所就孰多耶？苟有手足耳目而不能用，欲不謂之廢人，得乎？世俗之人，所謂皮相者也。唐大歷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而寫經字，體端整，不讓書家。宋時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兩臂俱缺，肩以下如削，每梳頭，右足夾櫛，左足縮髮，及洗衣澆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匹手無異。人與之錢，輒伸足取之，略無凝滯。又宋景德中，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繡鞋，纖緻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按以上兩事，均見宋人上官融所著《友會談叢》。余少時亦見一高麗人，十指俱脫，落以口啣筆作字，姿勢飛舞，非尋常書家所不能及者。然則人之爲廢與否，豈不存乎其人哉？今之士不農不工不商而腴人，以自養者，其自視爲何如耶？噫！

報餘

君博

精選古今名人情詩三百首

▲洋裝一大冊 ▲定價大洋五角

詩三百篇不廢鄭衛言情之詩由來尚矣魏文侯聽古學
 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性之習於綺豔自古
 即然於今為甚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詩本所以陶
 情故寫情之詩尤易於工雄雌相和之章繆寡自悼之作
 類皆文生於情可歌可泣其妙造之處寧在宋豔班香下
 耶是書分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五古七古六類乃仿蘅塘
 退士唐詩三百首之例也凡八十餘家言盡屬名家之作
 有吳梅村尤西堂龔定庵唐伯虎袁才子魏子安諸先輩
 之精構有樊山實甫敬觀胡長木袁寒雲百衲吳東園
 李定夷諸當代名家之傑作有侯夫人隋煬帝妃顏待月
 白樂天妾清鄭妃聖祖妃李香君馮小青袁紫卿諸女詩
 人之佳著有黃夫（黃仲弢文宗之室）秦湘蘭柳眉卿
 蘇慧卿高素姜才女諸當代女子之手筆其中名士與
 閨秀各得其半閨秀之作大半採自海內孤本或未刊之
 稿此書之成參攷書幾及百種遠搜徧擷無不取洋
 乎洵大觀也近人好讀香豔之作若編乃香豔體之精
 華花晨夕雜誦迴環真覺薰香摘豔無此佳味紅粉佳
 人青年才子欲互唱相和者尤不可不備此書且詩意清
 麗詩句顯明人盡可讀無虞高深附刊詩學要訣五編足
 為學詩者之指南能將此書研究之雖不能吟詩者亦可
 得其門徑也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洋裝
兩冊

新上海現形記

定價
七角

上海繁華

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

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

未週或知之而有所顧忌致其他種種

世人所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

是書專搜報紙外之遺聞就老

上海而探微索隱秉筆直書內幕

揭真相畢露為上海確實

事情奇形怪狀隱事秘聞包

至富筆誅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

斯可兒現撰述者為小說名家

定夷先生文章聲價薄海咸知

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版定價七角郵費七分半

洋裝
一冊

千金一笑錄

定價
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繪終難

覺淡而無味名家則信手拈來都成

妙諦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風雅與否也是書特請當代

學巨子定夷指歲少片秋水瀰雲明道逸梅季子丹斧等廿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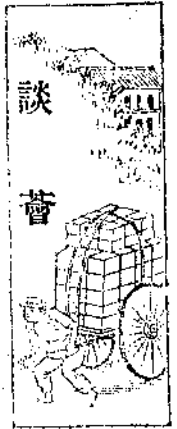
共同撰著聚本數年心血則無一則不

語妙天下已覺名貴本局意猶未滿復刪磨存新

摘取精華一百七十餘則始敢刊行問世有言皆趣無意

不新道人所不能道洵足為大庭廣衆間談笑新資

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嘯塵賸墨

(癩 蝮)

蘇松嘉錯壤處。有地名大蒸小蒸。皆在積水中。草樹蒼蔚。團聚成村落。故名管仲。姬小蒸。人趙吳興。往來其地。因作水村圖。又爲管氏造樓。曰管公樓。吳興手抄佛書。卽用管公樓印。成朱格。李竹嬾曾親見之。記入紫桃軒雜綴中。今則大蒸小蒸之名。不知尙存否也。竹嬾又謂吳興有妾名舞。袖而無出。殆仲姬爲公所蓄耶。抑仲姬歿後。公乃自置之耶。不可得而考矣。

老子所授尹喜五十文。以其爲藏室柱下史。得見三墳古書。大都節錄其要語。以爲訓耳。至漢河上公有章句。蜀嚴遵有指歸。皆未有道德經。

談 管

之名。自唐玄宗時。旣作注釋。始改定章句。稱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口渦老子廟中。蓋已非其舊久矣。

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家得之。此妾事暗鳴叱咤之主。不理管絃粉黛。以逢其豪侈之習。獨嗜玄默虛無之典。至以爲殉。其超出虞姬輩。不啻數十等矣。而其姓名不傳於世。惜哉。

蘇子瞻謫黃州後。自號東坡。晚又號老泉。山人以其家有老人泉。故也。其印章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篆文。又其畫竹下。有老泉居士印。皆其證也。後人以明允有老蘇之目。遂以老之一字。牽及老泉。漫以加之。指爲老蘇之別號。其謬甚矣。

蔡中郎女人。但知有琰而已。實則別有一女。嫁

羊祐父道先娶孔融女生祐後娶蔡生承二子皆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祐得生承竟死其賢如此以視文姬之失身胡虜歸而再嫁者殆匪可以同年語矣

楊太真本廣西容州普甯人父維母葉氏生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乞為女攜歸長安入壽邸後為玄宗所奪遂擅天寶之寵幾覆唐祚可謂奇矣屢易其父而皆楊其姓尤奇右數則皆節采紫桃軒雜綴唐人冬至前一日亦曰除夜太平廣記盧項傳曰是夕冬至除夜是其證也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八月可稱端午其他可類推矣項羽立楚壞王孫心旋尊之曰義帝或謂義帝之義字實含有假設之意凡物非真而假設之

者皆曰義如人謂假子曰義子父曰義父明其非真父子也又如婦人有義髻衣有義領義袖指有義甲樂部曰有義嘴笛皆以明其為假也羽立義帝蓋亦曰彼非真帝特假設之云爾其說甚新可供史家之談助

湯卿謀曰文君當鑪卓王孫恥之却為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擔憂耳思之失笑余按卿謀代長卿擔憂殊未免為多事母亦自為文君擔憂耳一笑

卿謀又言吾輩一生得秋氣多便足雅人深致若得春氣則近於思嬾得夏氣則近於熱官得冬氣則近於隱士固當以蕭瑟清曠蕩我襟情

兼持黃。斛秋。光爲世間療俗耳。余按此亦名言。生亂世者。大可奉以爲法。

今人稱書生曰措大。其解說亦不一。或曰有士而貧者。居新鄭之野。以驢馱醋。而鬻之。人呼爲醋馱。後乃譌爲措大。或曰鄭有醋溝。士人居其間者。多大族人。因呼醋大措。亦醋之變也。二說皆指鄭地言。不知果足據否。或又謂措大者。以能舉措大事言。此則恭維未免太過。信爲此解。亦當爲反詞。以相譏者。猶曰此輩焉能舉措大事。云爾。若更加以冠詞。而曰窮措大。則其爲世。詬病更何待言。余謂窮則必措。措宜作醋。乃較有味。何如。

龔定菴（自珍）居京邸時。與畫師朱野雲極相得。朱亦清狂之士。翰墨見重於一時。嘗贈定菴一楹聯曰。田蚡。罵座。非關酒。江敎。移家。那算狂。

定菴懸諸廳事。不以爲迂。徐垣生見之。指謂人曰。入門觀此聯。便知是定菴家矣。

人意淡如秋。後葉一回相見。一回疏。相傳爲一婦人。被出時。留別其藁砧之作。語意酸楚。讀之使人心惻。余曩嘗錄入詩話中。今按此被出之婦人。卽汪容甫（中）夫人孫氏也。容甫性乖僻。一日晨出。忽潛回入夫人室。夫人方梳洗。容甫遽出不意。自後抱之。夫人問曰。是孰來相戲。容甫怒曰。豈有他人敢爲是乎。遂出之後。作劉孝標論。乃有蹂躪東西。終成溝水。語卽指是事實。則夫人之被出。全出於容甫之疑誤也。以夫人之才情美秀。而竟不見於容甫。冤哉。

金瓶梅小說。爲刺嚴東樓而作。所謂西門慶者。不過假託爲之。非真有其人也。乃据新王城香祖筆記言。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

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演劇。吳族命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互控於縣。其說乃至奇。誠豈信有是事乎。抑阮亭故為是狡獪。以博人一粲歟。吾不得而知矣。

百工技藝各祀一神以為之祖。如倡寮祀管仲。伶人祀唐玄宗。胥吏祀蕭何。曹參。木工祀魯班。此人所共知者也。鞞工祀孫臏。以其足嘗被刑也。餅師祀漢宣帝。以其微時嘗賣餅也。此其義已涉牽強。長隨祀鍾三郎。閉門夜奠。諱莫如深。亦莫知為何神。或曰是中山狼之轉音也。北京伎院所祀之神。其文為天下總使。各署來京。差委字樣。莫知所指。其陪祀者為蛇鼠黃鼠狼刺蝟等物。直令人不可思議。尤奇者粵中麻瘋院。祀嚴嵩。詰之則曰分宜罷相後為麻瘋院主也。

南省染坊專染紅色者曰紅坊。則祀關公以戲劇中飾關公者必為紅臉故也。嘻。是真可笑煞人。

有人於程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影一幀。風姿豔絕。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其一曰。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遺羅敷嫁。使君下署淮南。龔鼎孳題其二曰。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着兩三花。下署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皆真蹟也。玩厥詩意。似是芝農與橫波初定情時作。故其辭繾綣乃爾。

金冬心畫竹題記。多極可玩味者。錄其一云。予游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僧心印乞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竹尊者頓開生面矣。并

題七字古詩曰。好游名山。扶一藤。林間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而嬾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信筆寫來。都成妙諦。誦至末句。尤令人忍俊不禁。

久。溷。俗。塵。苦。不。得。脫。偶。一。靜。坐。冥。想。村。居。之。樂。輒。爲。神。往。不。已。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比。檢。蜀。人。詩。話。見。江。津。劉。穎。濱。田。家。樂。云。葦。芭。光。潔。板。門。麤。野。景。蕭。疏。入。畫。圖。珍。錯。滿。前。人。不。識。一。天。秋。雨。長。瓜。壺。鳥。聲。格。磔。暮。烟。飛。竹。成。陰。筍。正。肥。塘。種。荷。花。籬。種。菊。又。鋤。山。藥。種。當。歸。不。築。亭。臺。傍。輞。川。手。栽。花。木。自。天。然。田。家。也。有。公。園。福。滿。架。秋。風。扁。豆。鮮。又。合。江。陳。梅。溪。田。家。竹。枝。詞。云。黃。梅。雨。後。長。苔。痕。早。稻。如。雲。綠。滿。門。梔。子。花。兒。何。處。唱。牧。童。騎。犢。過。前。村。爽。眼。疏。籬。石。徑。斜。芰。

荷。香。裏。野。人。家。田。翁。笑。說。豐。年。兆。六。月。新。嘗。菜。豆。花。數。詩。寫。田。園。風。景。宛。然。如。畫。真。乃。實。獲。我。心。惜。不。得。真。身。其。間。以。爲。快。耳。荷。荷。

桐。城。吳。北。江。至。甫。先。生。之。令。子。也。近。有。句。云。學。譯。艱。似。通。大。夏。戒。詩。難。似。塞。黃。河。余。讀。而。怦。然。譯。事。吾。不。敢。知。至。於。詩。則。余。自。橐。筆。賣。文。此。數。寒。暑。中。矢。誓。勿。爲。者。屢。矣。以。其。能。閱。敝。吾。文。事。而。又。靡。所。裨。益。於。生。計。也。願。一。爲。人。所。牽。率。輒。復。技。癢。不。已。則。又。稍。稍。爲。之。而。詩。亦。因。以。稍。進。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令。雖。復。欲。棄。之。又。似。有。所。弗。忍。也。者。乃。竊。嘆。戒。詩。之。未。易。易。也。昔。人。謂。詩。能。窮。人。或。卽。以。此。故。歟。一。噓。

李。西。漚。先。生。嘗。戲。爲。雲。子。歌。音。二。首。其。一。云。幻。幻。幻。渾。是。一。場。精。扯。淡。霎。時。生。霎。時。滅。霎。時。聚。霎。時。散。世。間。何。物。得。堅。牢。十。二。萬。年。天。也。爛。其。

二云。巧巧。渾是一場大煩惱。大家苦苦亦甜。大家醜醜亦好。天公却好兩分明。却把世人攪撥。倒語含佛諦。而以淺俚出之。警醒癡迷。故應不少。

天中節笑談

(梅子馨)

學校逢節放假。例於揭示處。判明放假日期。某庶務因事多心亂。將天中節放假一天。誤寫天中節。放假一天。諸生譁然。因問曰。老師不曰天中節。而曰天中節。其說可得聞乎。庶務沉吟片晌。曰。凡與中字之字形相似者。都可借作中字。蓋一雖不中不遠矣。(成句)

鬪爽園

(蘊石齋)

人生一寄鷗。能歷幾多秋。故我還天賦。車馬非所求。但知園林趣。好結松竹儔。爰關惜華軒。外半畝地。植樹蒔花。以遂余宿志。愛茲陋室野圃。遠囂塵。累積私券。酒債不嫌貧。有酒便陶然。豈計炊無煙。得過今日。過一醉枕石。臥醒來。只在花間坐。鶯啼睨。琴絲和籬殘。牽蘿補堆石。區行伍。蕉葉俯短垣。藤叢隱矮戶。修竹數百竿。入夏。午陰寒。手植凌雲木。龍鱗勢漸蟠。主人一曲羣芳歡。呈香吐豔。如星攢。開來偶譜養花法。十年心得心。猶怯維花維酒維詩。魔縈繞。問身不嫌多。伴花須飲酒。飲酒復吟詩。吟詩三百首。花間酒一卮。



守誠齋詞話

(雜俎)

舊日閨中女兒每值鳳仙花開多搗花捶汁染指甲上紅斑深透以為美觀年來女界昌明羣趨學校指甲多翦去以利操作纖纖春葱迺不獲見而染指甲事亦遂不復道吳門葛秀英女史玉貞有醉花陰詞一闋詠其事錄之用志舊日紅閨雅事詞云曲闌鳳子花開後搗入金盆瘦銀甲暫教除染上春纖一夜深紅透點絳輕濡籠翠袖數亂相思豆曉起試新粧畫到眉灣紅雨春山逗

英女士澹香樓詞中有數闋無縫天衣殆同已出為錄其寄夫子之作三章其一憶王孫云畫堂深處麝煙微(顧魚)閒立風吹金縷衣(韓偓)紅綃帶緩綠鬢低(白居易)落花飛(王勃)不見人歸見燕歸(崔魯)其二虞美人云庭前芳樹朝朝改(李嬌)尚有餘芳在(韋莊)年光背我去悠悠(沈叔安)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此時欲別魂俱斷(韓偓)試取鴛鴦看(李遠)不挑紅燼正含愁(鄭谷)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李後主)其三巫山一段雲云麗日催遲景(公乘億)羅帳坐晚風(趙嘏)自盤金絲繡真容(王建)翻疑夢裏逢(戴叔倫)離恨却如春草(李後主)落花落花慵掃(李珣)思量自暗銷魂(韓偓)蛾眉向影顰(劉希夷)其贈雙妹兼以送別調寄生

詞話

香子云落花。落臉紅。(陳子良)困立攀花久。

(白居易)垂柳拂粧台。(歐陽謹)掬翠香。

盈袖。(趙嘏)不敢共相留。(盧綸)去是黃。

昏後。(韓偓)欲去又依依。(韋莊)幾日還。

攜手。(韓偓)玉貞以如許清才惜不永于壽。

年十九便卒造物忌才于斯益信。

毗陵錢冠之。(孟鈿)女史為錢維城女。(維

城官刑部尚書清諡文敏)崔龍見室賦性至

孝嘗翦臂療父疾生平嗜龍門史記研索殊有

心得旁通韻事所著浣青詩餘其小令余已選

入綠窗紅淚詞矣茲記其楊花。(長亭慢)一

闋詠事殊極宛約余謂有南宋詞人氣息也詞

云似花似雪渾無緒過眼韶光者般滋味數點

霏微畫檐飄盡向何許斷腸堪寄更莫向章台

路便折得長條已不是舊時眉撫遲暮望天涯

漠漠忍見亂紅無數池塘夢醒倩鶯兒喚他重

訴卻又被曉風吹去更淒冷一天煙雨算只有

灞橋幾曲縮愁千縷

外子幾菴客京邸時在廠肆以百錢購得抄本

詞一小册才可廿餘翻末數頁虫蝕過半漫漶

不能卒讀可辨識者約廿餘闋字迹娟好詞復

淒豔題名卷繡詩餘不著姓名書角有小印審

視為夢芙女史不知為誰氏手筆茲記其浣溪

紗云寒食清明奈怨何傷春人已淚痕多可堪

春在病中過徒有相思縈遠夢了無情緒畫雙

蛾子規底事斷腸歌

陽湖莊蓮佩女士盤珠嫁同邑吳孝廉軾年廿

五便卒著秋水軒詞一卷多淒咽之音如柳絮

詞蘇慢遮云早抽條運作絮不見花開只見花

飛處繞砌縈簾剛欲住打箇盤旋又被風吹去

野裳邨荒草渡離却枝頭總是傷心路待趁殘
春春不顧葬爾空池恨結萍無數悽惋幽咽真
傷心人別有懷抱矣

德清俞繡孫女士綵裳爲曲園先生女公子適
錢唐許佑身所著慧福樓詞多長調頗有可誦
語爲錄一闋以志嘗鼎一臠之意始信淵源家
學不同流俗也其長亭怨慢云正三月落花飛
絮歲歲魂消綠波南浦賸有紅牋斷腸留得斷
腸句一江春水量不盡情如許欲別更徘徊但
淚眼盈盈相覷日莫縱歸舟不遠已抵萬重雲
樹無眠彊睡怕孤負翠衾分與想別後獨自歸
來對羅帳淒涼誰語只兩地相思挑盡一燈疏
雨（是闋原題注云春莫隨家大人返吳下靜
壹主人坐小舟送至城外賦南浦一闋見贈別
後舟窗無事因倚此調寄之云）

又曲園先生孫女俞慶曾字吉初爲繡孫女姪
工詞著繡墨軒詞一門風雅俞氏見之矣其浪
淘沙云往事慣消魂銀甲金簪蛛絲應罩舊題
痕孤館簾垂鏡上早疏雨江邨夢裏暫溫存祇
欠分明花陰燕子鎖重門兩地酒醒香燼後一
樣黃昏蹋莎行秋夜云秋露冷冷秋風細細秋
虫切切如私語有人不寐倚秋燈銀屏疎影秋
如水秋入愁腸愁生秋際秋聲聽徹無情緒開
幰獨自看秋星秋河隱微波起浣谿沙云惜
別情懷幾度猜薰籠間倚漏聲殘霜濃鴛枕瓦
繡衾寒度曲怕拈紅豆子送人記泊綠楊灣
孫碧梧女史湘筠館詞中有蘇幕遮一闋聲調
雖胎息于范文正之碧雲天紅葉地而詞境則
絕似晏小山是湘筠集中佳構也詞云金蘋洲
黃葉渡雲靜秋空人逐飛鴻去目斷高樓天欲

莫遠水孤。飄衰艸斜陽路。漏聲沈。桐陰午。江闊山遙。有夢還難度。簾外霜寒。風不住。明日蘆花。今夜知何處。

桃花扇酒籌

(鄭逸梅)

徵歌選舞

好聲色者飲

笛聲吹亂客中腸

善笛者飲。作客者飲。

間將雙眼閱滄桑

高隱者飲

這笑罵風流跌宕

清狂者飲

迎婚油壁

將結褵者飲

飄零鬢斑

僕僕風塵者飲

題君博美人畫

(朱瘦月)

左泉不及右泉甘。風味璇閨素所諳。手握絲繩親汲水。待烹佳茗佐清譚。

繡衣晶鏡冠同袍。千予扶梯意氣豪。記得檀奴相戲語。下樓後步較前高。

鮫綃拭得淚痕無。玉臂輕籠一出珠。佇立沉香亭子上。朝朝相伴只狸奴。



滬伎近訊 (一)

(老 匏)

民慶里尋梅的跟局，即是從前絲絃傢性，豔冰老九豔冰在這五年當中，略負聲譽，和現在那些軍閥比較，雖比不上吳佩孚、馮玉祥那般鼎鼎人物，也不輸彭壽莘、董政國一流好漢。本來是在民慶里做的那年，和好第、美第、姚第、寶玉四個人，在笑舞台包戲助賑。至今有人稱贊頭一回工部局抽籤，就把她抽掉了。她本來有個恩客姓徐，做牙醫生的，在這個當兒就嫁給徐牙醫了。我們還同他開頑笑。從今以後，好取消絲絃傢性的外號，大可叫得牙婆。她不懂牙婆的意思，付之一罵，也就罷了。現在又出來做了。

花 史

因爲自己牌子取消，所以頂着尋梅牌子，神氣還是像小孩兒似的，歡喜多說話。不過皮膚和臉上顏色，却比前三年老景得多了。我瞧見了老九發生兩種感想：一種是身世感，念恐怕再隔四五年，她竟變成一個徐娘了。一種是廢娼運動上的阻力，像老九這樣人，不能算她渾蟲。她也很知道現代潮流的向背，無奈何爲着經濟上本身的自由，上種種關係，又出來幹這勞什子生活。不然也斷不會做這還湯、豈腐、乾從這點子上着想，豈非是廢娼問題上一個大大阻力？（因爲尋梅商標沒注冊，受了捕房干涉，老九又改稱素娥了。）

不曉得誰在報上宣布了一條三馬路惜春得頭彩的消息，弄得通國皆知，閨動一般。游手好閒天天跑去討喜封討得惜春生意上麻煩透。

咧。上。至。先。生。下。至。燒。湯。沒。有。一。個。不。怨。捏。筆。朋。友。多。事。害。得。她。們。應。接。不。暇。至。於。這。個。消。息。是。虛。是。確。現。在。還。是。個。疑。問。因。為。有。人。當。面。問。惜。春。她。說。沒。有。這。件。事。究。竟。如。何。祇。好。套。着。小。說。口。氣。要。下。回。分。解。了。

法。租。界。的。宴。樂。園。沒。有。開。幕。的。時。候。多。認。道。是。仙。宮。闈。苑。裏。頭。的。人。物。一。定。皆。是。仙。女。嫦。娥。又。誰。知。一。開。門。人。家。多。望。風。而。逃。說。得。好。聽。些。是。文。明。么。三。說。得。不。好。聽。簡。直。改。良。台。鷄。內。中。人。物。雖。未。必。個。個。羅。剎。頑。母。却。都。帶。着。粗。俗。卑。劣。色。彩。叫。人。見。了。作。嘔。有。人。說。創。辦。的。人。受。了。交。易。所。的。苦。楚。沒。處。發。洩。有。心。創。設。這。個。頑。意。挖。苦。交。易。所。的。裏。頭。照。樣。分。科。辦。事。也。有。所。員。也。有。經。紀。人。這。個。說。數。那。是。神。經。過。敏。我。不。敢。附。和。的。

白。克。路。十。號。添。了。一。個。新。角。色。名。字。叫。做。綺。雲。據。說。在。北。京。做。過。眉。粗。膀。闊。一。望。而。知。是。個。實。行。大。家。前。幾。天。企。公。說。起。這。位。先。生。白。天。尚。在。某。處。讀。書。我。到。要。見。識。見。識。怎。樣。一。個。人。兒。當。時。叫。來。我。覺。得。臉。子。很。熟。仔。細。一。想。好。像。這。人。在。北。京。路。富。潤。里。住。過。永。安。公。司。新。開。的。時。候。她。常。到。的。名。字。髣。髴。叫。新。嫂。嫂。老。家。在。閩。北。男。人。吃。船。上。飯。的。北。京。也。許。到。過。讀。書。這。一。層。我。有。些。不。信。跟。局。的。那。個。吊。眼。皮。從。前。常。在。大。世。界。新。世。界。頑。的。大。約。是。一。個。小。小。有。名。人。物。可。惜。我。不。知。道。他。叫。甚。名。字。新。近。才。想。出。來。那。是。阿。素。

翠。芳。老。七。北。邊。回。來。之。後。現。在。頂。民。慶。里。秦。樓。那。扇。牌。子。唱。兩。句。小。喉。嚨。比。以。前。稍。會。有。味。一。點。就。是。說。話。的。神。氣。也。滅。了。許。多。怪。相。不。像。從。

前搖塘鼓式了。有一天在檯面上遇見一個促狹鬼，忽然問他：張嘯天和吟湘結婚，你難過麼？老七把臉子回過去，道：阿要觸霉頭。

樂餘里日日紅，據說是個好出身，一向沒知道她底細。這回遇到一個姓鍾的，譚起原來日日紅的父親從前做過松江提督，姓譚，湖南人。按譚提督爲楊景龍之前任，楊後爲劉某，未滿任而清亡。她的母親也是四十年前有名伎女，嫁給姓譚的，做偏房，不知道怎樣一來帶着女兒下堂，仍理舊業。可是年紀大了，不出什麼風頭，故此把女兒裝飾了，應酬客人。前三年常常在碼頭上走動，後來在嘉禾境內新陸鎮上遇到陳家荳腐店裏大小姐（按即小夜明珠之胞姊）做了介紹人，才到上海……唉！這可以作軍閥的後輩的榜樣麼？

三馬路的慧娟是廣東人家，當丫頭出身，和前和樂坊的蔡詠春一樣。我在前四年瞧見他，還是個小先生，哩後來同一個姓張的打得火，一般熱在一品香開過幾回房，開抄過幾回小貨，成了一個尖先生。現在當然變做阿大先生了，可是身材橫闊，豈不大比前難看了許多？這應着了一大而無當，一句成語，又有人稱他律師公會，我不懂什麼意思。現在一調才查知道和慧娟往來的客人，不是中國大律師，便是外國律師，那裏的繙譯，所以有這稱呼呢。

「蔡詠春萬里尋夫」，「賽金花暮年守節」，「文豔親王熱昏」，「瀟湘館主焚稿」，這四回同日是我的朋友上海閒人編的，他小說沒做，我先把那事實寫出來。蔡詠春是從前在和心坊掛牌子的，臉子着實不壞，因爲她是廣東人出身。

是丫頭。所以有「廣東西施」和「丫玉」兩個別號。嫁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裏一個姓路的。去年簡照南把姓路的派到四川去推廣銷路。蔡詠春留在上海信札都不常來往。謠言姓路的在四川又弄一個人了。所以蔡詠春自己出去找尋有幾個心愛蔡詠春的。得到了四川打仗消息很替這位民國孟姜女捏一把汗哩。賽金花的年紀簡直可以開六大慶。自從民國三年上和江西參議員魏阜鷗做了夫妻。到也一向無話。新近姓魏的犯了一種說不出的毛病。被一個冒失鬼一姓沈和魏阜鷗還是親戚。胡亂打了一針。竟然送命。賽金花哭得死去還魂。披麻戴孝。守起節來了。宣言江西太平一些。她要扶柩還鄉。有幾個前輩先生道洪文卿死了。她到沒有這樣的苦楚。總算魏阜鷗做了中

國的瓦德西也值得死的了。張文豔雖然是個唱戲的。在杭州時候也曾應徵勸酒。一身充過兩役。這回來了個金少梅和她一樣掛着文豔親王的銜頭。兩下一比較。北王似乎勝於南王。再加牢什子的狸貓換太子。唱得辛苦一點。竟然生起熱病來了。熱昏過幾次。若沒有汪洋醫生一塊冰一根針。熱昏的昏字幾乎要寫薨字。病好了外邊又謠言她要嫁汪洋了。文豔恨道。我熱昏剛好人家來熱昏了。竟要和登載這項消息的報館打官司。不曉得怎樣的。不過共舞台聘了一個王克琴補了她的王缺。外邊又謠言得復病了。其實她的出錢施主小盧不願意她再唱戲。收了去了瀟湘館。主林黛玉這件傢伙也算得怪物。自從去年瘋癱之後。社會上漸漸沒有人提及她了。新近得信老林在坟山

路文元坊家裏悶得沒事做把一生所有的當票和人借借人的借票以及瘋生老斗寄給她的情書多向火盆裏丟這是變相的焚稿人家多說是不吉之兆因此上有幾戶老客人看她實在苦了替她打了一場撲克抽了三千塊錢頭錢也算表一點心的

從前在民慶里的天籟因爲王芝祥替她開了緣薄高士儻着實愛上她居然也坐了頭排交椅後來因爲和老鴇作對跳出去請護花律師辯護竟然推翻強暴恢復自由立刻在迎春坊組織了一個燭立淫府得各嫖客的承認局面也做得不小那一年却巧第一次抽籤把她抽掉了她趁此機會嫁給一個洋行買辦但是天籟做生意的時候和大舞台一個唱戲的有一手兒自從嫁人以後當然疎遠了今年鬼使神

差在半淞園裏和那個唱戲的碰着了輕車熟道又敘起老交情來不曉得被誰吹了一句風洋行買辦大不答應你們想天籟肯退讓麼兩下裏一吵嘴就此拆散姻緣現在天籟又出來做生意了仍舊在民慶里名字叫寄塵有人問她爲什麼出來她說買辦太太吃醋受不了沒奈何再出來做的其實騙人瞧她離不了民慶里這條術堂就可明白她目標認定的地點唉既要幹這賤業何必嫁人呢有人說天籟嫁人本來是洗澡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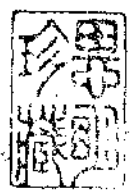
豔冰天籟這般人次第做還湯荳腐乾了這個當兒又有一個祕密消息那嫁王文華的凌菊仙一來守寡不易再者什麼出身今年和文華的夫人也不知尋了幾回事口口聲聲也要出去再做生意文華的老兄知道沒鍊條猴子是

養不牢的了。所以把凌菊仙轉給了一個親戚。不。媿。是。個。省。長。資。格。有。主。見。這。一。來。叫。做。移。禍。江。東。如。果。凌。菊。仙。再。要。下。堂。就。不。丟。王。門。的。臉。了。自。己。到。沾。了。一。個。解。放。美。名。真。是。一。舉。兩。得。據。說。那。親。戚。已。和。菊。仙。做。過。遠。期。交。易。這。一。回。不。過。是。到。期。出。貨。罷。了。

贈銀鳳校書

(洛書)

惺。忪。媚。眼。酒。初。醒。脈。脈。芳。心。無。限。情。詠。絮。新。吟。誇。慧。性。拈。花。微。笑。悟。前。生。照片。中。銀。鳳。作。招。花。微。笑。狀。故。云。七。絃。斷。續。鶯。聲。滑。三。疊。纏。綿。翠。黛。橫。一。曲。譜。成。還。默。默。風。流。遙。憶。漢。長。卿。



物之奇號志

(逸梅)

郭椒	躑鴉	寶鴨	烏園	大武	鵝眼	玉版	酪奴	玉粒	花中君子	金衣公子	烏喙將軍	長髯主簿	青州從事
牛	芋	香爐	貓	牛	錢	紙	茶	米	蓮	鶯	豕	羊	酒
山君	側理	木樨	韓盧	丁櫟	青蚨	龍劑	瑞草	白粲	花內神仙	錦帶功曹	無腸公子	綠衣使者	平原督郵
虎	紙	桂	犬	牛	錢	墨	草	米	海棠	鶻	蟹	鸚鵡	酒

